

朝霞

ZHAO

XIA



朝霞

目 录

· 散 文 ·

上海啊，你的未来——理想颂

……………姚克明 徐 刚 刘征泰 段瑞夏 陈继光 (4)

黄浦江进行曲

长江口的明珠

你早，金色的杭州湾

金鸡飞向彩云间

春天的赞歌

笔(征文选刊)……………余思涛 (36)

迎春的窗花……………刘殿玉 (75)

· 小 说 ·

新的镜头……………边风豪 (27)

金色的路……………秦 节 顾绍文 (47)

最后一个工班……………张长公 (56)

官渡之战(故事新编)……………杨志刚 (64)



· 诗 ·

人民大会堂颂……………姜金城（3）

乘长风，破万里浪

——欢呼“风庆”轮首航胜利归来……………宁宇（24）

布林的西港的叩门声（外一首）

——摘自一位水手长的笔记……………袁军（25）

· 评 论 ·

一部细致动人的好电影

——谈影片《闪闪的红星》的艺术成就……………方泽生（41）

俯首甘为孺子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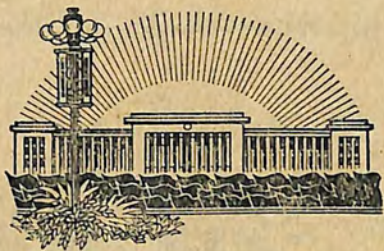
——学习鲁迅关于少年儿童文艺的论述……………石一歌（61）

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好诗

——评叙事诗《千年红》……………吴增炎 周土根（71）

革命的远景是斗出来的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再批判……………履岳（78）



人民大会堂颂

姜金城

在节日灿烂的焰火中，
你象宝石的山峦熠熠闪光；
在漫天飞卷的旗海里，
你象钢铁的战舰破浪远航；
首都的道路，边疆的界碑……
都凝着你朝霞似的光芒！

从英雄纪念碑前走到你的身旁，
这征途，多么崎岖，多么漫长！
你的雄伟，使我想起——
巍峨的井冈，峻峭的太行……
你的庄严，使我想起——
火红的进军路，浓绿的青纱帐……

啊，人民大会堂，
我心中有多少歌要对你唱！

在这里，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总结了路线斗争的经验，
指出了继续革命的方向！
在这里，我们伟大的党，
夺取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新胜利，
和七亿人民畅谈理想……

你的光芒，映在大庆红旗上——
那鞍钢的铁流，大港的油浪……
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凯歌高唱！
你的霞彩，凝在大寨红花上——
那戈壁滩的金波，红旗渠的流水……
正激起跃进的春潮猛涨！

啊，人民大会堂，
想起你怎能不豪情奔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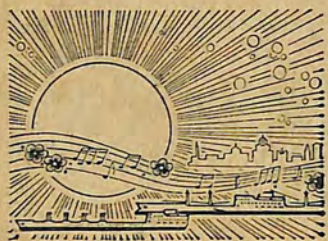
你深情地接待远方的战友，
《国际歌》的旋律在胸中澎湃、回荡！
你热烈地欢送来访的朋友，
山山水水飞架友谊的桥梁！
你赞美第三世界的反霸斗争，
你欢呼火红的时代军号嘹亮……

海边哨所的战士，高原雪线的牧民，
多少次在梦中来到你的身旁！
西沙群岛的民兵，阿佤山上的姑娘，
含着激动的泪花在你胸前照相！
朝气蓬勃的老兵，生龙活虎的小将，
带着你的嘱咐奔向祖国需要的地方！

啊，人民大会堂，
你把团结战斗的号角吹得更响！

多少代表在这里胜利欢聚，
展示出人民创造历史的宏伟力量！
多少决议从这里传向四方，
闪耀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芒！
狂风暴雨，动摇不了你的基石，
你叱咤风云，迎接共产主义的曙光！

啊，人民大会堂，
你永远矗立在我们的心房！



上海啊，

未来，这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字眼。

辞旧迎新，古往今来，万事万物都在走向明天。每个阶级都关心自己的未来。复古倒退的奴隶主阶级，要把将来回复到过去；西方资产阶级老是愁眉苦脸地悲叹前景暗淡、历史无情……一切腐朽没落阶级没有未来！对他们而言，未来即幻灭！

未来，属于新兴的无产阶级。

一百多年来，无产阶级哪一天不在热烈地憧憬着未来！上个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浓云密雾笼罩着欧洲上空，两位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就在“雾都”伦敦吹响了向未来进军的第一声号角——《共产党宣言》，召唤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展望着人类的明天：“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十月革命前夜的那个秋季也是令人难忘的。萧萧的秋风，吹过俄国和芬兰边界的拉兹里夫湖畔。湖畔的一间茅棚里匿居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他坐在树墩上，捏着一支笔杆。在他的耳边，似乎已经响起了攻打冬宫的炮火，他那宽阔的前额中，正在冷静而深邃地思考着未来。未来的苏维埃政权，该有怎样一个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划？他奋笔疾书。静谧的拉

兹里夫湖畔诞生了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纲领性著作——《国家与革命》。

再想一想半个世纪以前吧。长夜难明的赤县神州，魔影翩跹。那一个难忘的寒秋，那一个万山红遍的桔子洲头，屹立着一个高大的身影。他指点万里江山，猛烈抨击旧世界，酝酿着唤起亿万工农革命理想的伟大诗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未来的宏图激励我们战斗，理想的旗帜指引我们前进！你看，正气凛然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屠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放声高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你看，渡江战役的信号弹划破夜空，滔滔大江风帆竞发，百万雄师在心底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你看，在社会主义山村，几十年战天斗地的老贫农，只要一息尚存，还念念不忘：“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

现在，二十世纪在风云变幻中又走过了四分之三的路程，我们巨人般的祖国正昂首阔步奔向未来。座落在祖国东大门的上海城，也应该如何迈开崭新的步伐呢？要豪迈地走向明天，就要扎扎实实地战斗在今天，也要永远不忘昨天。

上海，这块长江口的冲积平原，已经有

你的未来

姚克明 徐刚 刘征泰 段瑞夏 陈继光

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了。我们勤劳的祖先，在用双手开发这块土地的时候，洒下了劳动的汗水、辛酸的血泪，也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企待着能有一个丰收的未来。可是，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中国反动派野蛮地剥夺了我们安排自己未来的权利，梦想把上海开辟成“冒险家的乐园”……

上海城在徬徨中度过了漫漫长夜；在斗争中迎来了希望的曙光。终于，一九二一年，一个充满光明的日子来到了。兴业路上，一幢石库门房子里，一张普普通通的小桌前，围坐着一圈人，第一次真正安排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安排了上海城的未来——上海，你骄傲吧，中国共产党就在你的土地上诞生了！上海，你欢呼吧，第一颗光焰灼灼的星火，就从你这里洒向长城内外、大河上下！

星星之火，化作了满天朝霞，化作了灿烂的五星红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安排自己未来的权利！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通往未来的大道上，决不是明月清风、绿荫花丛。这一条大道上，有的是阶级斗争的火光炮声，有的是路线斗争的暴雨狂风。在这场争夺未

来的斗争中，我们无产阶级的口号是：斗争、胜利、前进！

因此，一九六七年那个震撼世界的春天，将永远镌刻在我们心上。紧跟着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千千万万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外滩街头簇拥着那一块红绸披挂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庄严宣告，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上海未来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只有革命，只有坚持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不断地扫除障碍，开辟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

当我们通过不断革命，掌握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于是，当二十世纪只剩下四分之一的时候，在批林批孔的战鼓声中，一千万上海人民又和全国人民一起，张开了理想的双翼，热烈地讨论着自己的规划。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革命理想的光辉是怎样照耀着上海的每一家工厂，每一个大队，每一条江河，每一寸土地……

黄浦江进行曲



春天来了，黄浦江春潮涨了。春潮年年涨，今年的涨势特别猛。不是自然界发生了特别的变化，只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迎来了造船工业的大好春光，一艘又一艘万吨巨轮，你追我赶，抢着下水了。

黄浦江畔的造船厂里，最热闹的时刻要数下水典礼。造船工人迎接自己的节日来临，来不及擦干手中的油腻，从铍枪震荡的船坞里，从高耸云天的浮吊上，从马达飞转的车间里，欢呼着，一齐涌向红旗飘扬的船台。

油漆一新，英姿焕发的巨轮，早已披挂着五颜六色的彩带，昂起小山一样的船头，巍然屹立在阳光下。一颗红光四射的大圆球，象巨大的灯笼挂在半空，召唤着喜庆的时刻。

一种造船工人所特有的感情，弥漫着整个空间。这种感情该怎么来形容呢？让我们从一位退休老工人说起吧。这位两鬓霜白的老人，正走到造船厂门口。从他风尘仆仆的神态，以及一身农村毛蓝布服装的穿着，可以知道他是从百里之外的乡下特地赶来的。现在，他戴着一副老光镜，眯缝着眼睛，再一次端详手里的一张大红请柬。

每每在一个振奋人心的时刻，由于各人的经历不同，各人都会想起一些难忘的事情。现在正是这样。这位老工人看了看请柬，又抖索着手，从怀里掏出一张揉皱了的、有些泛黄的图纸，沉思起来。这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的思路，也不妨跟着他，作一次深沉的回想。

……那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一个风雨迷茫的黄昏，洋人的兵轮，撞翻了黄浦江上一只打渔的舢板。舢板的主人——一个青年渔民，抱着一柄断了的木桨，逃生泅到岸上。兵轮拉着傲慢的汽笛，扬长而去。渔民的眼中喷着火，悲愤地想着：“哪年哪月，我们中国人也有比他们更大的船，再不受洋罪？”

绵绵无了的秋雨下着，浑身湿透的渔民，赤着脚徘徊在江边。江边码头上正贴着一张“江南制造总局”的招工布告。布告上似乎有着一些动人的字眼，什么中国人造船，也是“求富”“自强”之道。既为了生活，又蒙着一丝幻想，这个破产的渔民，踏进

了一扇黑漆的铁门。

然而，当他开始举起沉重的铁锤的时候，心情也就更沉重了。原来，在这个“洋务运动”的旗号下出世的工厂里，戴着红翎子的清朝官吏，哈腰屈背地围着洋总监转。从工艺技术大权，到中国工匠的赏罚、调动、去留，一切“惟洋匠是恃”，“惟洋匠之命是听”。

洋匠们又有多少“通天本事”呢？有些人只不过是外国的兵痞、流氓、骗子。他们的全部“真才实学”，仅仅是把外国造船厂已经过时的图样改头换面，冒充“设计”；再把一些陈旧的半制成品运到中国，拼凑成船。这些质量低劣的玩意儿，连江口都驶不出去。因而，刚出现在一场海战之中，便同“自强”“求富”之类的口号一起，被浩瀚的大海吞没了……

这个渔民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有一次曾经对洋“设计师”设计的一艘船只提过意见。并且亲手重新画了一张造船的图样。可是，局总办指着他鼻子臭骂了一顿：“外国人设计的还有错？难道你比洋人还高明？你懂个屁！”顺手把图纸一揉，往他脸上一扔。结果，这艘船只试航时，速度极慢，刚刚开到闵行，就不能掉头，只好开倒车回来大修，出足了洋相。

后来，局里又接到了李鸿章的命令，所谓“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干脆改造船为买船了。

这个渔民在船厂里几乎绝望地度过了一生。临死的时候，他拿出了那张揉坏的图纸。床前的豆油灯闪着幽幽的火苗，照亮他眼神中仅有的一丝希望之光。他悲切地对儿子说：“啥时候才能真正看到中国人自己造的大轮船试航……我死也合眼了……指望在你们这一代了……”

老人在涛声“哗哗”的江边茅屋里与世长辞。儿子心底里却埋进了一颗理想的

种子。

儿子珍惜地收起那张图纸。后来，他也踏进了这个造船厂。时间，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流水似地过去了。一批帝国主义者走了，又一批帝国主义者来了。好不容易捱到抗战胜利的鞭炮响，跟着李鸿章足迹爬行的国民党劫收大员，又象迎逐天神一样，请进了美国人。从此，造船厂又成了美国兵舰的修理所。当然，这些洋奴们也曾经唱过高调，要造一条“八仙号”，从“友邦”那里进口了大量的钢材、机器，可是，几年过了，“八仙”没有过海，连下水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就这样，从他父亲到他这一代，整整八十年过去了。“造船厂”没有造过一条象样的大船。

心中的光亮又幻灭了。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寒风吹过黄浦江，江水在低低地呜咽着。他渺茫地在江边走着，走着。只见汇丰银行门口，一对呲牙咧嘴的铜狮子，撕抓着黄浦江的土地。海关大楼斜对面，一座外国侵略者的铜像，趾高气扬地践踏着黄浦江的胸脯。

黄浦江啊黄浦江，你哪时哪刻，才能扬眉吐气地看到中国人自己的大轮船拉响汽笛，开始远航？

黄浦江啊黄浦江，你哪年哪月，才能迎来春天，催发理想的种子？

潮退了，潮又涨了。多少个苦难的寒来暑往，多少声沉重的铁锤锻打，伴随着黄浦江的流水流去了。终于，二十五年前的一个早晨，龙华镇外解放大军的炮火，激起了黄浦江欢乐的波浪。“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响彻了造船厂的上空。造船厂新生了。饱经风霜的造船工人，兴奋地拿起钹枪、挥舞大锤，第一次真正把自己的理想，倾注在船台上。“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一个伟大的声音，指引着人们在通向理想的大道上迅跑。在大跃进锣鼓敲响的一九五八年，老工人终于看到自己的五千吨海轮下水了。

然而，历史变了，时代变了，人也变了。这时候，他再拿出父亲传下的图纸，看看刚下水的五千吨海轮，百感交集之中，又觉得更美好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更伟大的航程还在后头。那一年，他虽然两鬓斑白，到了退休的年龄，却又和儿子一起参加了第一条万吨轮的试制组，并且特意买来了几只大爆竹，准备在下水时庆贺。

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黄浦江的波浪永远是不会平静的。正当船台上汗水飞溅，焊花争艳的时候，“上面”传下了一个什么指示，说是要反对“冒进”，“在目前条件下，造船还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

焊花熄了，钹枪不响了，老工人的心上象泼进了一盆冷水。明明是在红旗飘扬的六十年代，在实现我们理想的道路上，为什么还有如此的曲折？

他沉思着望望黄浦江。黄浦江的流水在激烈地翻腾着。仿佛象他滚滚的心潮。

一个初秋的早晨，他退休了。当他离开造船厂的时候，捧着那张图纸，再看看那只已经快下水的万吨轮船体，恋恋不舍地，一次又一次回过头来，流下了眼泪。

.....

一眨眼又是十年过去了。一个春暖花开的早晨，喜鹊唱在窗外的枝头上。邮递员给他送来了造船厂党委写来的一封信。不，是送来了一个春讯：“……文化大革命的洪流，猛烈地冲刷了整整一个世纪遗留下来的‘洋奴哲学’流毒，猛烈地冲刷了刘少奇、林彪的卖国投降路线。在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引下，在大庆精神的鼓舞下，这一艘国产万吨轮冲破重

重阻力，即将下水了。老韩同志，欢迎你来参加下水典礼。你一定要来啊……”

老人笑得合不拢嘴，一遍又一遍看着信。把大红请柬放在最贴身的口袋里，换上干干净净的衣服，马不停蹄地赶来了。

春风吹过船台。船台上翻涌着人流的春潮。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们拥来了；捧着花束的红小兵奔来了；拿着祝贺信的兄弟单位赶来了。还有，收到大红请柬的全国许多省市的支援单位，也派出代表千里迢迢前来参加庆贺，庆贺这艘凝聚着全国千百万人民的共同劳动成果的大船下水。大喇叭头里放送着雄伟的进行曲音乐。几辆大卡车，同时送来了腰圆膀粗的锣鼓手，几副震天动地的铜钹，一齐响了起来。活跃的青年电焊工，捧着大把大把的彩条，爬到巨轮的最高处。“篷篷——篷”，激荡的波涛，拍打着船台，举起一束又一束欢乐的浪花。

老人急急匆匆地在人流中挤着。挤到巨轮边上，瞪大了眼睛，象看着自己心爱的儿孙似的，从头到脚把它打量一番。又舒舒坦坦地呼吸着充满油漆香味的空气。

猛然，锣鼓声、音乐声一齐刹住了。搭在船台最高处的指挥台上，一个中年模样的总指挥，充满激情地一挥手：“下水了！”

几十名起重工站在船体下的滑道边，步调一致地挥动铁锤，敲打着垫在船体下的砂箱。整个船台上的人们屏住了呼吸，倾听着“砰、砰、砰、砰”的有节奏的声响。

一个工人挥舞大斧，砍断了船前拦着的绳索。巨轮，象飞速移动的小山，从涂满牛油的滑道上，冲向大江……

站在船体上的工人，把帽子扔到半空。大把大把地飞洒着彩纸。站在最高处的几个小伙子，挥舞着彩带。彩带随着春风，袅袅飘荡在半空中，顿时，黄浦江畔，倾泻着彩色的大雨。

巨轮冲向江心，溅起了拍天的洪峰。几

个站在滑道边上的小伙子，由于极度的欢乐，蹦地跳到滑道上，一齐滑向了大江。“轰”，人们发出了大笑。黄浦江上所有的船只，一齐拉响汽笛致意，“昂——”“昂——”。一支激越的凯歌，回荡在千里彩霞之际。

呵，这时候，我们那位满头白发的老工人会想些啥呢？

他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了十余年前就准备好的几只爆竹。“呼——啪！”把激情送到了天上。

江边茅屋里一点幽幽的火光，黄浦江边的外国铜像，那艘没有下水的船体，……一齐在脑海里映出。呵，黄浦江边的一个世纪经历了多么惊人的巨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春光哺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风雨浇灌，理想的种子发芽了，开花了！但，现实已经何止千百倍地胜过了当年的梦幻！要是先辈在世的话，当作何感呢？

然而，使老人激奋的何止于此？他发现那位发号施令的总指挥的声音多象是自己的儿子。他踮着脚，看了又看，又使劲分开人群，挤向台前，他要看看真切啊！

近了，近了。看清楚了。老人一阵心潮翻滚。但，他没有再走过去，只是楞楞地望着自己的儿子。

这时，那位总指挥却又站在话筒前说话了：“今天是大喜日子，欢迎大家上台来说话，说说心里话吧！”

老工人摸索着那张图纸，稳步走向台前。他有多少心里话想要说呀。

也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位英俊年轻的小伙子，拿着一本油印本子走到了台前。这意外的相遇，使老工人楞住了：“小华，你也要发言？”

小伙子一下跳过来，拉着他的手，充满激情地说道：“是啊，爷爷。今天，万吨轮虽然下水了，但我们还有更远大的理想呢！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国，为了明天的共产主义，蓝图要靠自己画。这是我们车间工人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制定的本厂远景规划。我们要叫百年老厂焕发青春，将来要造更大更大的五万吨、十万吨的大船呢……爷爷，您看看。”

老工人看看孙子翘着嘴巴，稚气未退的脸膛，又感受着他那朝气蓬勃的精神，久久说不出话来了。他只是有些颤抖地象接过珍宝那样，接过那本整整齐齐的油印本子，一页又一页，小心翼翼地翻着。

尽管老工人已经清清楚楚地看懂了，但还是一言不发地听着孙子指指点点的解释。

这是一张多么美好的蓝图。你看，这一页上，是油漆拷铲的自动化设施，这一页上是电子计算机放样设计，这是三百吨的龙门吊，这是五万吨的大船台，这是巨轮配套的现代化主机制造车间……

“还有，更重要的，”孙子突然神态庄重地对爷爷说，“这一切不是单纯的生产规划。这一切是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的面貌，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而造船。是为了连接五洲四海的友谊造船。是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造船。”

老工人看着这本蓝图，顿时感到它发出了闪闪的光芒。他再望着另一本有些褶皱，经过了无数岁月的图纸，真是感慨万千，满腹话儿从何说起啊！

如果说，昨天仅仅是黑暗之中的一丝希望之光；今天却是召唤我们向光明的明天进军途中的一束灿烂的理想火花。昨天，仅仅是被压迫民族之中的一个个人的一点朴素心愿；今天，却有着整整一代人，有着千千万万个国家的主人，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地筹划着阶级的未来。这真是革命事业的一幅辉煌壮丽的蓝图啊！

正象孙子所说的，这一本蓝图上的造

船规划,决不是五万吨、十万吨所能够计数的。我们的理想,是为整个阶级,为我们的时代,制造革命的航船呵!我们要同全国人民一起,同全世界无产阶级一起,共同登上革命的航船,开始新的、更伟大的航程,驶向共产主义的光辉彼岸。老工人仿佛已经看到了一艘气势磅礴、威武雄壮的巨轮,拉响高亢的汽笛,起锚出航,乘风破浪,驶向浩瀚的大海,驶向大海尽头太阳升起的地方……



长江口的明珠

顺着奔腾的黄浦江,向下游前进,便来到了云水难分的长江口。

一条翠绿色的长带,展现在茫茫的波涛之中,那就是长江口的一颗明珠,我们祖国的第三大岛——崇明。

春风秋雨,潮涨潮落,崇明,这块沧海中形成的“桑田”,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吹浪打!据说,早先有两个农民,一个姓姚,一个姓刘,划着舢板,在长江的入口处隐隐地看到了一点黑影。他们划呀、划呀,终于踏上了这块长满芦苇的沙洲。海岛最早的名字便叫作“姚刘沙”。从此后,那些在黑暗的旧社会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穷苦农民纷纷逃到岛上,割去芦苇,搭个草棚,开垦荒地,希望能求得生存,建设家园。他们用舌头舔着每一块被海水浸渍过的土地,尝尝它的咸淡,再一勺一勺地舀来长江的淡水冲洗它。那海滩上一个个赤脚踏下的脚印里,灌注了多少穷苦农民求得生存的愿望和建设家园的理想!可是,地主几

耳边,又听得孙子在说话了:“爷爷,我们上台去发言吧,今天既是下水典礼,又是誓师大会,向明天进军的誓师大会。”

祖孙两人,拿着两样东西,一齐走向台前。台前的总指挥,却楞了一楞。

一阵春潮般的掌声骤然响彻了船台。

呵,这掌声是在赞美我们的造船工人一代胜过一代,继往开来,理想永无止境?还是在歌颂一个掌握着自己命运的伟大阶级,青春长在,迈开了奔向未来的雄健步伐?

乎是跟收获的季节一起来到了农民的草棚。于是,用汗水浇灌出来的一粒粒稻谷,全部滚进了有钱人的粮仓!人祸不算,还有天灾。“初三潮头十八水,眼睛一眨淹到嘴”。每年八月,潮汛来时,洪水席卷海岛。淹没了那一个个小小的草棚,也无情地卷走了穷人的理想。留下的只是一蓬乱草,几个泡沫……

崇明呵崇明,尽管被人称为宝岛,誉为明珠,可是一层层污泥浊水包裹着它的真面目,谁也没有见过它的一丝光彩!直到一九四九年,从大江里传来了百万雄师进军的炮火声,才真正唤醒了海岛!水笑了,天亮了,朝霞红了,太阳升起来了!那时,海岛人民似乎清晰地看见毛主席透过纷飞的战火硝烟,洞察未来中国的变化,而写下的光辉诗句:“人间正道是沧桑”!

呵,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海岛才真正拉开了沧桑巨变的序幕。解放了的海岛人民越来越懂得,光凭自己的一双手,一把

勺，一柄锹，是舀不尽东海里的苦水，挖不掉受穷受苦的根子的！过去，“姚刘沙”时代的农民想开垦荒岛、建设家园的理想，都象水泡一样，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个体农民局限，使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农民没有工人的领导就不能打倒地主”这个真理。“千百年来，劳动者数十次数百次地企图推翻压迫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但是他们每一次都遭到失败，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然而，苍天是不能救人的！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奋起革命，才有希望。共产主义的理想照耀着前程，海岛人民站得高，看得远，想得多了！他们开始用集体的力量，安排岛上的河道，制服大江的急流，建设海岛的未来！二十五年来，拦江筑坝，围海造田，改土治水的工程，如果把土方一立方米、一立方米连接起来的话，可以环绕地球整整四圈！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呵！然而，海岛人民却自豪地说：“土方工程再大，也毕竟能量出它的长短；继续革命的道路才是无法丈量的！”今天，海岛上一双双茧手，又正在描绘着一幅远景规划的宏伟蓝图。海岛呵，正在迎接一场更为巨大、更为深刻的沧桑变革！

现在，就让我们展开理想的翅膀，看一下未来的崇明岛吧！

——那时，假若我们沿着环岛大堤漫步，就会发现当年浪迹斑驳，芦花纷扬的江岸，已是一个崭新的海港区了。海关大楼报时的钟声，正在不断地提醒人们：加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要走到时间的前面去！码头上我们远航世界各地的一艘艘万吨轮，装满了金色的稻种，雪白的大米，精密的车床，正在启锚，震人心弦的汽笛和呼啸的涛声一起在海天云水间回响！

呵！汽笛，我们火红时代的汽笛，正在向全世界的朋友们宣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给海岛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航海家们，崇明，再也不是你们在望远镜中一掠即逝，过而不留的地方了！今天，崇明岛上的码头、港口、吊车正伸出热情的双手，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浪花簇拥的东大门，最热烈地欢迎你们！

——十月，在海岛上那是一个金色的收获季节。这边，带着香味的秋风吹过田野，只见棉花白了，稻子黄了，高粱红了！那边，船厂的船台上，即将下水的五万吨级的远洋巨轮“凯歌号”正昂起山峰一般的船体。锣鼓声中，一位老工人剪彩完毕，“凯歌号”在彩带红旗的簇拥之中，轻捷地滑下船台，滑向大江，溅起了拍天的浪花……

——从码头往北，人们又将会看到绿树掩映，红瓦耀眼的楼房和稻浪起伏，流金溢彩的农田。这是我们的农场。农场呵，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它成长的道路上，充满着斗争的惊涛骇浪！文化革命前，刚创建农场时，有人说，“崇明一直在南坍北涨，是未定沙。农场不要搞建设，只要能安置人、赚钱就行！”就是这个农场的党委书记带领广大职工一起，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这条修正主义的办场路线，顶住了这股妖风。他们说：“只有资产阶级才连做梦也想着赚钱，我们一定要把农场建设成革命的大熔炉，共产主义的大学城！”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火红的年代里，农场打响了翻身仗！人们的心在怀里扑腾着，农垦战士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要叫农场变得更加美好！一群群的干部、战士来到场党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兴奋地谈论着农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张张要求土地园田化，实现机械化，发展工业，创办业余大学的报告，也象雪片似地飞到党委书记的办公桌上。这一切汇成了一股潮流。这是

奔腾向前的革命潮流呵，它冲击着每一个人的胸怀，拨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激发着每一个人的感情。在一次场党委扩大会议上，党委书记最后把拳头一挥，斩钉截铁地说：“要发展，要大干，就要胸怀革命理想，制订远景规划！”

就在那制订远景规划的日子里，又恰逢这个农场业余大学开学，我们来到了这个农场。场党委书记亲自为业余大学挂上了校牌。接着，又在开学动员报告会上，把手中的一卷纸打开，这是一幅未来的农场的蓝图。书记说：“我们把远景规划的讨论，作为农场业余大学的第一课，是希望同志们能看到农场的明天，崇明的未来。我们心目中要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图上大片的良田和整齐的工业区告诉我们，将来，走进农场，说它是农村，它却有发达的工业区；说它是城市，它又拥有大片的农田。那时还要普及业余大学的教育。我们的农场青年既务农，又做工，还上大学。我们的农场既生产，又炼人。农场将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雏型、一支幼芽。党委书记用这样几句意味深长的话结束了他的发言：“雏型、幼芽，在它们刚刚发生的时候，往往是不成熟的，幼稚的。然而这些革命的新生事物，一经被理想的光照耀，它就富有最强大的生命力，它就会生长、开花、结果！”

是的，在海岛 11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场只是一角，而农场的这幅蓝图，不

也就是整个崇明岛的缩影？未来的海岛，在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将全部是实现了机械化操作的“园田化”的土地。将成为祖国的一个米粮仓！同时，它又有大型的海港、船厂，和化肥厂、炼钢厂、纺织厂等一整套工业体系，以及综合性的大学。到那时，工农差别缩小了，城乡差别正在一步一步地逐渐消失中。展望未来，我们的耳边又响起了那位农场党委书记的战斗预言。“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最辉煌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正通过坚持不懈的艰苦奋斗，向着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目标扎扎实实地迈出一步又一步！

写到这里，我们心中不禁萦绕起一个炽热的念头：呵！明天，我们将以怎样眷恋的心情，回忆今天这畅想未来的岁月，向后代讲述“姚刘沙”的变迁？是的，到那时我们完全有理由，充满战斗豪情地告诉后来人：如果说崇明的每一撮土壤都是在大海里孕育的话，那么真正美好的桑田只有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才能出现。今天，正在进行的，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变革，是一场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正是在这样一场划时代的巨变中，崭新的崇明岛呵，才无愧于祖国第三大岛的称号，焕发出了更比珍珠灿烂千百倍的革命理想的光辉！



你早，金色的杭州湾

杭州湾，波涛万顷，象一叶蓝色的贝壳，镶嵌在祖国版图的东缘。这里，海岸辽阔，港湾深邃，是发展工业、农业和交通业

的理想地点。远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海岸上点燃了生命之火，至今，沙滩上还埋藏着前人遗留下来的石铤、陶碗。然

而，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漫长夜里，这里兵祸连年，饥荒不断，生产力的发展常常受到已经走向腐朽、反动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堤，垮了；堰，坍了。海潮咆哮，吞噬着房屋、农田。人们在痛苦中挣扎，纷纷逃离家乡。杭州湾，越来越荒芜，越来越贫瘠，展眼望去，茫茫一片盐碱地，惟有浪花和白云作伴，野鸭与芦滩比邻。

杭州湾的海水，波光粼粼，象一面历史的镜子，映出苦难中国的缩影；杭州湾的浪涛，吼声震天，发出焦渴的呼吁，等待着一场时代的变革。

大概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有一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民主革命家，为了“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曾经热烈地希冀着在杭州湾开辟一个发展工农业的“东方大港”。在那本呕心沥血写下的《建国方略》里，他为“东方大港”画出了一幅浮想驰骋的蓝图。他准备分段筑堤，围滩造地，还计划修铁路，开运河，使港口“与大江以南各大都市相通”。这个宏伟规划问世之初，曾经引起举国上下多少人的关怀瞩目。可是，一年、两年过去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杭州湾依然悲凉如故，随着岁月的流逝，“东方大港”终究化为“理想空谈”，浪沫似地消失了……

革命的洪流，把历史的车轮推向七十年代的今天。今天，杭州湾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几万劳动群众挥动巨手舞彩笔，正在海滩上描绘着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上海石油化工基地。

两年前，第一批测量队员来到了杭州湾。他们向英雄的大庆人学习，头顶苍天，脚踩污泥，赶飞了栖宿在芦丛里的水鸟，在滩头插上—根根红白标杆。接着，浩浩荡荡地开来几万名建设大军，近水扎定大营，打响了围海筑堤的战斗。秋风秋雨挟着野

马般的潮汛向他们发动袭击，这是震惊的杭州湾在试探着创业者的信心和勇气。劳动是紧张的，生活是艰苦的，然而，对海湾的主人说来，艰苦，能砥砺革命意志，紧张，更增添战斗豪情！终于，他们请大海让出了近万亩土地。于是，在这片土地上，打桩机、推土机、卡车、吊车与川流不息的人潮汇成了一个新的海洋。第一支烟囱竖起来了，第一座减压塔站起来了，第一幢厂房盖起来了，海滩的面貌日新月异，杭州湾的步伐一日千里，建设者们挥汗甩退东海潮，用心血浇灌着献给祖国的这朵工业之花。

杭州湾，你象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含着热泪，注视着眼前的巨变。然而你是否知道，是什么让你恢复了青春？又是什么，感召着你身旁那几万颗奔腾跳跃的耿耿红心？你可以去问问那些膀阔腰圆的打桩师傅，那些年青英武的吊车司机，也可以去问问那些卷起土布裤腿的民工，那些从全国各地前来参加会战的基建工人。然而，最好还是去问—问我们那位年逾半百的工程队负责人——老金。老金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因为，你是他的摇篮，他是你的见证，他对杭州湾的感情比大海还要深沉！

老金出生在海湾北岸—户贫农的家庭。他—家饥寒交迫，世世代代浸泡在人间苦海里。那时，岸上—座守卫海隅的土城，城墙上凄凄凉凉地飘摇着—面黄龙旗。不知哪—年，黄龙旗不见了，卫城上扯起了青天白日旗。人们猜测着、期待着，可是世道非但没变好，日子却越过越艰难。有—天，老金正和几个邻居小孩在海边拾黄泥螺，蓦然间，天上飞来了“黑老鸦”，海里闯进了海盗船，侵略军端起刺刀，乘着潮头涌上岸来。顿时，卫城内外血雨腥风，农田毁了，草房烧了，那面中国国旗被—个狞笑着的小胡子军官拴在马尾后边，在血海中拖来拖去。就在这一天，老金的父母和许

多乡亲被帝国主义野兽逼进一个旱塘，杀害了。老金，从此成了孤儿……

弹指一挥间，三十多年过去了。而今，老金又回到了杭州湾。阔别多年，故乡几乎变得不能认识了。他去寻找那个杀人塘，旱塘早已填平，枯骨累累的泥土上，黄艳艳地盛开着公社的油菜花。菜地前，人们竖起了一块石碑，它记载着那场大屠杀，它铭刻着阶级仇、民族恨，它要让子孙后代牢记杭州湾的屈辱和苦难，牢记革命者的责任。老金在碑前伫立了很久。是的，经历了一场时代的暴风骤雨，他回来了，以故乡建设者的身份回来了！然而，除了建设，他还应当做些什么呢？

老金是个坚强、果断的指挥员。他爱抽烟，却从来不轻率发言。在队委会上，尽管有时气氛很热烈，他却在一旁默默地吐着烟圈，直到别人都讲得差不多了，他才熄灭烟蒂，耸耸披在肩上的旧军装，不紧不慢地提出一两点中肯、简洁的看法。老金是冷静的，然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并不冷峻。每当他谈起故乡的变迁，谈起杭州湾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他那感情的激流就会滔滔地奔泻出来。

还是在海堤围成不久的時候。一天凌晨，老金卷起基地的规划蓝图，揉揉网满血丝的双眼，离开灯光不灭的工程队队部，信步向大堤走去。天还没亮，星星在黯蓝色的天穹上眨着眼睛，春潮哗哗地拍打着堤壁。老金走着，走着，寒冽的夜气驱散了他浑身的疲惫。哎？前面好象有人影，走近一看，原来是刚来工地不久的几个上海青年。他们坐在海堤上，正海阔天空地议论着什么，看样子很兴奋。老金上前一攀谈，才知道他们在工棚里谈了一夜杭州湾，反正睡不着，就索性起来看大海，观日出。

“对我们建设者来说，杭州湾真是太理想，太太好了！”一个小伙子情不自禁地喊

道：“你说呢，老同志？”

理想，美好……老金没有作声，此刻，一股辛酸的潜流正在涌上他的心坎，往事历历，如在眼前。充满理想的年青人呵，过去，对你们来说也许是太陌生了。于是，老金慢慢地蹲下身子，望着渔火荧荧的大海，从杭州湾的历史，一直讲到三十多年前血泪斑斑的那一天。

“……自从那天以后，我就沿着海岸到处讨饭。我常常拄着打狗棍回到这里，我问杭州湾：天底下还有没有穷人的活路？任我喊，任我叫，杭州湾却不肯回答。

“有一次，我又饿又累，终于昏倒在海滩上。一个戴草帽的叔叔把我从潮水里救了出来。他抱着我，亲切地说：‘孩子，莫恨杭州湾，它也是受苦人哇！仇要报，冤要伸，跟我走吧！’

“从此，我就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几十年里，我明白了许多道理，那第一条就是：只有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去闹革命，才能赶走侵略者，翻身求解放，国家才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我们的杭州湾才能恢复青春！”

轮到青年们沉默了。他们被老金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此刻，他们正在思索……

东方泛出了一丝鱼肚白，黎明的海风阵阵吹来，掠动着年轻人的蓬蓬黑发，磨砺着年长者的铮铮鬓角。

“老同志，你是说，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杭州湾！”一个小伙子领悟了。

“老同志，你是说，杭州湾的今天，是靠无产阶级革命斗出来的！”另一个小伙子也领悟了。

“老同志，你是说，社会主义将使杭州湾的明天变得更理想，更美好！”小伙子们几乎同声喊出了这句话。

“是呵，杭州湾的明天！”老金也感动

了。他兴奋地擦亮火柴，点上一支烟，指着大堤内的那片新围的滩地：“你们想象得出三、五年后基地的面貌吗？那时，要是我们几个再来到这条大堤上，将会看到什么呢？”

他们向未来的基地望去，望去，渐渐地，夜色仿佛消褪了，东海升起了熹微的晨光，一个工业巨人出现在他们眼前：

是谁，第一个迎接杭州湾的黎明？是热电厂那座耸入云表的大烟囱，它英姿挺拔，清烟袅袅，在青黛色的天幕下俯视着整个基地。炼油厂的塔群头戴钢盔，身披银甲，俨然一队整装待发的战士。油罐、汽柜座落在春草如茵的大地上，就象绿色棋盘上的一颗颗棋子。输送管道有如无数腾云入海的蛟龙，向四面八方伸展盘旋。那一排排外形美观，设备新颖的楼房是涤纶、维纶和晴纶厂，它们象一群工业巨蚕，日日夜夜喷吐着晶莹、剔透的化学纤维细丝。汽车在飞奔，火车在吼叫，万吨油轮破浪前进，运来大庆闪光的原油……工厂区气势磅礴，景象万千，显示着社会主义新兴工业朝气蓬勃的战斗风貌。

如果说工厂区是龙腾虎跃的战场，那么生活区则是秩序井然的后方。这里有几百幢整齐的工人住宅大楼，有几十条绿荫夹道的柏油马路；有图书馆、体育场，有百货公司、业余大学，为几万名劳动者创造了休息、学习的良好条件。

石油化工基地，连同海湾沿岸的机电、染料工业城镇，连同近旁的大型沿海国营农场，结成一条金色的钻链，它绵延百里，璀璨夺目，闪耀着社会主义企业大规模生产的异彩。

毛主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关系早就作了精确的指示。根据这些关系，特别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基地将对全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多方面

的贡献。基地将使亿万劳动人民穿上美观耐用的化纤新装，把祖国的城乡打扮得花团锦簇；基地将使辽阔的农田盖上保温透光的塑料薄膜，那时，秧苗更青翠，瓜果更香甜，秋收季节分外美好；基地将向石油索取千百种有机原料，代替宝贵的农副业天然资源，满足国防、宇宙、航空等部门的特殊需要；基地将提供各种先进经验，促进我国自力更生地掌握石油化工新技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这是一张多么瑰丽的图画！这张图画上，闪烁着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思想的光辉；这张图画上，谱下了一曲中国工人阶级奔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之歌。

春潮汹涌。浪花溅上海堤，仿佛在为规划中的杭州湾翩翩起舞。老金和他的年轻战友，迎着晨光，迎着海风，沉浸在美妙的遐想中……

此时此刻，我们的老金也许想得更远了。你看他，凝视着曙色微明的大海，为什么眉头渐渐蹙紧，脸上挂着严肃？他忽然指指前方说：“小伙子们，你们瞧，那是什么地方？”

“杭州湾！”“东海呗！”年轻人一时不理解，都笑了。

“远一点，再过去些呢？”

“那是太平洋！”

春潮在涨，老金呵，你又在想什么？

“我在想石油和理想。你们看，大洋彼岸有那么一两个国家，他们也在海滩上搞石油化工，可他们的原油是掠夺来的，在那里，石油也根本不能为人民造福。他们用石油制造杀人武器，发动飞机军舰，到处进行侵略，妄图称霸世界。石油也许没有生命，然而把它一分馏、一裂化，就会分裂出两个阶级的利益和理想。这两种理想，一个光明，一个黑暗，一个伟大，一个渺小，两

种理想在搏斗！”

老金并没有讲更多的话，然而机敏的年轻人马上又领悟了。

“老同志，你是说，我们要站在杭州湾，胸怀全世界。我们要与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彻底粉碎他们的梦想，让共产主义的理想旗帜时刻插在我们心头！”

几个青年人，喊出了基地建设者的共同心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他们化精神为力量，变理想为现实，正在艰苦奋斗，创造着非凡的业绩。两年，仅仅两年，现在，我们已经看见了基地的雏型。杭州湾呵，你辉煌的明天就要来到了。

在老金他们奔向未来的脚步声中，我们不禁又想起那位理想未竟的民主革命家。我们仿佛看见他寓居黄浦江畔精心编写《建国方略》，笔锋下奔腾着救国救民的滚滚心潮；我们似乎听见他抱病横渡黑水洋，手扶船栏，遥对海天渺渺，肺腑间迸发出壮志难酬的无限悲怆。他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奔走国事三十余年”，一次次努力，却一次次失望。他的事业中折了，他的理想幻灭了，然而，这也许并不是他个人的过错。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也永远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目。“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把人类从战争和饥饿中拯救出来，就不能使千千万万人

免于死亡。”历史的结论就是这样严峻：西方没有中国的真理，中国的真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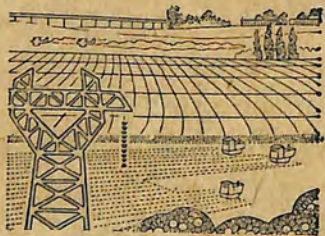
是的，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康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老金走来了，亿万觉醒的中国人民走来了。在同一个杭州湾，资产阶级的理想已被东海浪涛卷入了历史的长河，我们无产阶级的理想却张开双翼，飞翔在万里晴空。“东方大港”再也不是一纸空文，再也不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将以前无古人的气魄，按照恢宏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蓝图，建设一个文明富强的新中国！

呵，一轮红日腾出了东海，把百里海湾染得通红通红。太阳越升越高，金光灿灿，照彻了正在兴建中的上海石油化工基地。树更绿，旗更红，烟囱、塔群、楼房的脚手架，高高的打桩机，整个基建工地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老金和他的年青伙伴，以及千千万万新时代的建设者，正在用忘我的劳动迎接杭州湾的早晨。

这充满希望的早晨，不也正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光辉未来吗？

你早，祖国新兴的石油化工基地！

你早，金色的杭州湾！



农村的蓝图写在土地上。

这是批林批孔高潮中的一个春夜，金鸡大队的仓库变得象电影院一样热闹。两盏三百支光的灯泡把这旧日的祠堂照得通亮。祠堂的门板被拆下来竖在中间，门板

金鸡飞向彩云间

上面写着“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下面画着金鸡大队的土地——状如一只引颈高歌的雄鸡。这是一门考试题：同志，请你谈谈如何安排这块土地的未来。

一张张庄稼人的紫膛脸把会场围得密

不透风。他们是眼前这块土地的主人。而此刻映现在他们心田里的金鸡大队，却远不是眼前这副模样。

饲养员站在地图前一个劲儿地比划，他卷了卷袖子，好象要跟谁吵架——真的，谁要反对他的意见，也许真得吵一场。他的意见是要把道路拓宽。好几回，他赶着水牛迎面遇上“铁牛”，只好两脚踏到秧田里，溅了两裤泥浆倒无所谓，刚插好的秧苗踏倒了好几块。还有不少弯弯曲曲的小路只能跑水牛，不能跑“铁牛”，沿着这种路怎么跑得到共产主义！眼下又订远景规划了，他悄悄去量了量拖拉机：嘿，一公尺七，那么，这路得修三公尺，再少不行，水牛还得跟铁牛冲突；再宽也不行，又不开大型平板车，岂不浪费土地？

这时候，拖拉机手倒是跟放水员在吵架。土地搞园田化，要南北一个向，标准一个样，两个小伙子一拍即合，两颗脑袋凑在一起，越说越热络；可讨论到具体标准，拖拉机手埋着头，五个手指朝前一伸：“越长越好，省得打弯。”放水员是个颀颀的小青年，急得只是一个劲地拉对方的袖子：“这么一条龙，放水怎么弄？”最后，还是植保姑娘帮他们做裁判，暂定八十米长。至于宽，这位裁判最有“权威”了，“二十米。喷雾机射程十二米，两边对喷，正合适。”

七八个知识青年凑在祠堂的门槛上，正小声讨论他们集体画的那张改造鸡尾河的草图，这些有志气、有文化的新农民，下决心使这块低洼地旱涝保收。

七十三岁的五保户曹老头也来了，搬了块石板坐在墙角落头。他眯着眼，好象什么也听不见，自顾抽他那尺把长的旱烟管。

壮实的民兵队长站在大门口，也在盘算他的想法：再美的规划，还得用枪杆子保卫。

有一个叫阿顺的富裕中农今天破例坐到前面去了。是他对制订远景规划特别积极吗？那倒不是。他只是想坐得离支部书记近一点，好听清楚，这回规划到底怎么搞法，千万可别伤了自己的利益呀！他揣着个小算盘，装做挺正经的样子坐着。

.....

会议由大队党支部书记洪解放主持。他已经二十五岁了，长得壮实，挺拔。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贫下中农满怀豪情，要进一步改造山河。多少个夜晚，他手捧马列、毛主席的著作，畅想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未来；多少个清晨，他带领群众一起踏田，测量每一条道路，每一湾水塘，每一块田地……对这块滋养他成长的土地，小洪怀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啊！正是父亲领到土地证的那一晚，他和解放了的土地一起新生；正是这块土地上的斗争风雨，锻炼他长大成人。

年轻的支部书记呵，看着这旧祠堂的雕花窗、柱，他想到——

五岁那年，鸡尾河干了底。一连几夜，他看见爹妈在油灯下对着土地证犯愁，说是富裕中农阿顺要买他家的地。妈放下手里扎的鞋底说：“这不是趁火打劫么？”爹一脸怒气，伸手一拍土地证：“吃草根也不上当！”不久，全村在祠堂开大会，小解放看见他爹毅然解开衣襟，从热烘烘的胸脯前掏出那用层层红纸包着的土地证，喊出了强烈的心声：“我要入社！”入社，是怎么回事？小解放还不懂，只是他再也看不见爹老是在自家的田里操劳了。有一回，爹拉着他在田里兜了一大圈，告诉他：“这一大片土地，都是我们的。我们——是合作社。合作社一定能使这块土地富起来。”

一九六二年，村里发大水，灶头里都能捉鱼。随着那浑黄的大水，一股歪风吹进了村。地主分子居然在茶馆里说什么“大难

临头各自飞”，上面，还来了个穿人民装的所谓“领导人”开什么“懒汉座谈会”，说要搞“三自一包”，刺激积极性。带着红领巾的小解放可懂事了，他急得饭也没吃，紧了紧裤带，一口气跑了十里路到公社，找他那当了公社党委副书记的爹报告。当时爹把一张人民日报放到小解放面前，小解放一看：啊！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公报送来了毛主席的声音！父子俩一起学着公报，顿时觉得心头明晃晃，好象怀揣着红太阳！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指引下，贫下中农抗天灾、反潮流，坚决保卫了社会主义所有制！

他又想到，一九六七年那个春夜，祠堂也象今天一样热闹，人们簇拥着披红挂彩的大队革委会牌子，愤怒声讨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热心地规划金鸡大队的未来……

年轻的支部书记呵，他意识到，一场更深刻的革命正在自己这一代手中进行，改造山河，这决不单纯是和自然界斗争。一锹一铲，都是向着几千年小农经济遗留下来的私字的沟壑开刀。

讨论进行得很有意思，每讨论一条，洪解放就在水本子上记一条，在门板上画一条。当他在门板上画上条直贯全村的机耕路时，富裕中农阿顺情不自禁地叫起来了：“哎呀！碍着我房子啦！”

“哦，”洪解放的手不由在两间平房前停下来。他笑着说：“舍不得你的老窝呀？大家都住进农民新村，一式的红瓦黄墙新楼房，冬暖夏凉朝太阳，你肯不搬吗？”

大家哄笑了。阿顺半信半疑地苦笑点了点头。洪解放手中的笔无情地划过了他的两间陈旧的平房。

最后，大家讨论到了这个祠堂本身的命运，做仓库显然是不合适了。一个小姑娘提议说：“在这儿造个农民文化馆，要开

电视室、电影场、图书室……”“蛮好！蛮好！”不少人响应着。

这时，五保户曹老头磕了磕烟斗，别在腰里，缓缓挪动了一下身子，抽出屁股下坐着的一块石板，双手捧着，颤巍巍地走到会场中间。洪解放连忙上去搀扶他，他发现，曹老头手里捧着当年地主家的一块界碑。他明白老人家的意思了！

曹老头慢悠悠地看了看全场，全场立时鸦雀无声。问遍金鸡大队，谁不知曹老头旧社会的遭遇啊！说起来，他祖上原有三亩薄地，在他爹曹老大时，一场大旱，鸡尾河干了底，曹老大到村北鸡眼井挑了一担水，地主拉住水桶，说这是他烧香求来的“甘霖”，一桶水，一桶金。官司打到祠堂里，戴着瓜皮帽的族长（地主的堂叔）把手里的烟枪在空中画了个半圆，界碑就象地主的大肚子似地朝外一涨，把三亩地圈进了地主的庄园。曹老大呼天叫地，天地不应。他满含悲愤，一头撞死在界碑上！界碑呵界碑，象征着地主阶级专政，钉在土地上，钉在穷人的背脊上啊！

多少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曹老头坐在鸡尾河岸边的老树桩上，听着断续的蛙鸣、犬吠、河水的呜咽，看着村里地主家黑漆大门上悬挂的飘摇的灯笼和祠堂里长明灯的鬼火，就象一尊石像，一动不动。多少次他挥起碗口大的拳头猛击土地：“金鸡啊，金鸡，难道永远掉在这黑洞洞的井底里！”一条条火舌在舐他的胸膛。这是复仇的火焰，理想的火焰！

往事历历，只要看一眼曹老头手里那块界碑，人们都明白了。外面春风吹过田野发出“沙——沙——”声，只听见老人苍老的声音满含着感情：“刚才这小因讲得好，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你们一生下来就落在蜜糖罐子里，我老头子也开心啊！为了让大家永远过好日子，越过越好，我建议

再开一个阶级教育展览室，把这块界碑放进去。我侬子孙万代都要记住，好日子是斗争、流血换来的，千万不要忘记：还有林彪那样的坏蛋要搞复辟！”老人说着，亮晶晶的眼泪滴在一翘一翘的白花花的胡子上。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洪解放激动地举起拳头。

“对！我来谈谈民兵建设的规划！”站在门口的民兵队长大声喊着要发言……

人群沸腾了。年轻的支部书记一甩衣襟，跳上一条长凳，抓住机会动员开了：“同志们，我们贫下中农不仅要挖掉剥削制度留在土地上的界碑，还要挖掉剥削阶级意识形态里的私字的界碑。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钢铁一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谈不上建设美好的未来，金鸡就永远飞不起来！我们要学习大寨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大寨人的方向是共产主义方向，共产主义是斗出来的！”

……………

散会了。人流涌出祠堂，象有一股热流，冲进了春寒料峭的田野。一支支手电的白光明灭着，伴随着人们热烈的议论声，向四方散去。田野上，飘来了青年人热情洋溢的歌声：

地有阳光百草鲜，
人有理想劲头添，
毛主席指出通天路，
金鸡飞向彩云间！

正在祠堂里和大队两委会干部共同进一步研究规划的洪解放，被这充满理想色彩的歌声吸引了，对着眼前的规划图，他仿佛看见，实现了园田化的土地象一块彩色格子的绸布在眼前飘动，实现了农机化、水

利化的土地上正演出有声有色的农机大合唱……土地啊，我们就是要这样给你换上一身新装，去迎接崭新的时代。

洪解放同志的思路，象跨上了骏马，一下子驰骋得好远、好远……

看人间，哪一块土地不是我们开？是反动的奴隶主，第一个用带血的刀在土地上划出了私字的界碑。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到今天，土地上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历史上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曾经设想过“均田制”，“天朝田亩制度”……幻想着“耕者有其田”。可是，只有一百多年前，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才真正代表人民，用他们那火把般的巨笔在旧世界的土地上写下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洪解放坚定地相信，“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随着私有制的彻底灭亡，由于私有制所产生的一切私有观念的污泥浊水，一切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界碑都将彻底瓦解、消灭。土地，将敞开心怀，舒畅地呼吸共产主义的新鲜空气！

这是批林批孔高潮中的一个春夜。在这样的夜晚，全郊区、全国的土地上，有多少这样激动人心的集会！一双双劳动者粗壮的大手，要锁住暴戾不驯的江河，开发千年不毛的荒山，要结束几千年私有制的罪恶，用劳动和斗争把祖祖辈辈的理想，不断地变为现实。这真是千万双大寨人的手啊！在这样的春夜，难道我们不是清晰地听到千百万贫下中农向着未来进军的雷霆的脚步；难道我们不是清楚地看到无数只披着霞光的金鸡冲破了旧世界的重重屏障，引颈高歌，展翅飞向彩云间！



春天的赞歌

人们常常赞美春天。春天，江河解冻了，草青了，花开了，空气特别清新，阳光分外明媚。春天，使整个大地充满了生机。春天，是一种欣欣向荣的象征。然而，人们是否思索过，有怎样一种伟大的理想，要叫大自然的春天永远留在人间，要叫子孙万代生活在永恒的春天里？

现在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苏州河畔的一家大型化工厂里，工人出身的厂生产组负责人老潘，兴冲冲地穿过厂区中央大道，走向五层楼的办公大楼，准备去接待一位外宾。这一位中年人，一身旧的蓝布工作服，一双翻毛皮的工作鞋，一张朴朴实实的脸膛，似乎与其他工人同志，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然而，别具一格的却是手里捧着一束色泽鲜艳、芳香扑鼻的鲜花。鲜花上还沾着晶莹的水珠，说明刚刚采撷下来。

一位工厂里的工人，为什么捧着一束鲜花呢？要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就需要谈起八年前一次意外的相逢了。

那也是一个春天的早晨。一月革命风暴卷过了黄浦江畔，也卷进了这个化工厂。工人们敲着锣、打着鼓，奔向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会场。

正象列宁所描绘的那样：“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无数的工人群众，怀着激奋心情，拥到会场的台上，递送着祝贺信。每一封祝贺信也都是——一篇激情澎湃的决心书。人们抒发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的誓言，同时也展望着革

命以后更漫长的道路。革命的高潮时期，最容易激发理想的火花。革命每跨出一步，理想也必然前进一步。工人、干部们，从各自的工作岗位出发，话题涉及到工厂工作的各个方面，畅谈了学习制度、干部队伍建设、生产指标、技术革新等等各种规划、措施，整个会场热气腾腾。

这时，在会场的一角，有一个中年人站在一张饭桌上大口大口抽着烟，陷入深思之中。这位双手沾满油腻的老工人，听到战友们的发言，也驰骋起自己的理想。他想起了在苏州河舢舨船上度过的童年，想起了二十多年前，苏州河畔污水恶臭，烟灰乱飞的一片黑暗景象；也想起了今天，这儿新工厂、新工房如春笋出土的蓬勃画面……他突然举起手来高喊说：“我也来讲几句。我完全赞成大家刚才的各种建议，还要再补充一条。因为，我们是国家的主人，考虑问题也要胸有国家的全局。拿我们的化工厂来说，既要为国家增加生产，又要大战三废，缚住烟囱的‘黑龙’，为子孙万代造福，为建设将来最美好的社会着想……”

这个老工人就是我们的老潘。

“说得好！”

“这也算一条规划，写上写上！”

会场里发出一阵欢呼的声浪。一个祝贺大会，成了制定向未来进军的规划的大会。工人们向新生的红色政权，献上了第一份厚礼！

老潘的建议被厂革会采纳了。就在这个大会上，群众一致推举老潘负责全厂的战斗三废工作。从此，老潘和他的战友们深

入到各个车间，深入到工厂周围的里弄、河道，细致地调查研究，制定着如何使污水变清，烟囱除尘，植树栽花改造环境空气的具体措施。多少个炎热的日子，老潘和战友们一起钻进热气灼人、烟气呛人的烟囱底部，安装除尘设备；多少个呵气成冰的日子，老潘他们跳入透骨侵肌的水道里，布设污水处理管道……

有一个上午，老潘组织了一支队伍，拿着铁锹锄头，在厂内外环境中植树栽花。披着阳光，拂着春风，他们栽下了一株株青松翠柏，洒下了一粒粒花籽果种，也种下了美好的理想。他们要叫化工厂三废杜绝，绿荫复盖，春天永驻。

正当他们在厂门口松土的时候，有一位背着照相机，穿着蓝色条纹衬衫的外国记者，走到了老潘的面前。他带着友好的笑容，彬彬有礼地向老潘摊了摊手，作出一个发问的姿势，说明他不识途径，想问问这儿的地名、路名。

老潘抹了抹脸上的汗水，立即爽快地作了回答。然而，那位记者却闪过了一丝疑惑的眼神。接着又左顾右盼地望望四面的景色：眼前是一个烟囱耸入云天，各种管道弯弯曲曲，气魄宏伟的新建化工厂；右面，沿着苏州河一带，是山丘起伏似的新工厂厂房；往左，则是一条宽敞平坦的新村大道，大道两旁，色彩漂亮、样式新颖的五层楼工房排列整齐……

“啊？您说的没错吧？”外国记者侧着头，再一次发问。

“是的。没有错。”老潘笑了笑，肯定地点了点头。

“解放前，我也曾经来到过此地。嗯……记得那也是一个春天。可是，那不象春天。这儿是一片破棚户区。那儿，苏州河里余着菜皮，破蒲包，死狗，死猫，臭气冲天，头上，还飘着烟灰，沾满了我的衬衣

……”他指点着，解释说。

“真令人吃惊！这次我到新中国来采访，的确有不少新闻喔。”外国记者感叹着。

“哦？”也许是出于一个记者所特有的职业敏感性吧，他看着正在培土的人群问道：“你们为什么在这儿栽树？在制造氯气的化工厂，怎么会有一片绿叶生存？——要知道，我虽然已经看到春风吹到了苏州河，吹到了你们的脸上，但是，它是吹不到化工厂的！”

大概是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吧，他又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照片，说道：“这就是我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化工厂边上摄下的。”

一张照片上：几株枯树在毒雾迷漫中抖栗。

又一张照片上：一颗颗怪菜在田野间溃烂。

老潘看了看，意味深长地说：“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决心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使这种景象不出现在我们国家。用我们车间一位小青年的话来说，是要叫这儿留下春天。”

“好！好！我记下您的诺言。”外国记者将信将疑地耸了耸肩膀。

老潘友好地伸出了手掌：“欢迎你几年以后有机会再来看看。再见！”

……

八年过去了，春天又来了。现在，老潘手捧一束鲜花，踏进了办公大厦四楼的一间清静的会客室。

“啊，好极了，好极了！潘先生，我们又重逢了。”一位穿着西装，长着金色头发的外国人，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热情地伸出了双手。

“我对贵国是很有好感的。上次回去后，我曾经发了好多条消息，真实报道你们的情况，社会舆论界颇感兴趣。八年过去了，我想你们这儿变化一定不少，特地再

访。你看，我遵守着自己的诺言，不是又来了吗？”

“欢迎您光临，罗伯特先生。您看，我也遵守诺言，采来了一束鲜花，这是我们工厂里的鲜花。”老潘含意深长地笑了笑。

在这样的时刻，也许其他解释都是多余的。罗伯特双手接过鲜花端详着，花蕊间透出一股幽幽的清香。

“简直不可思议，不可……”他喃喃自语。说着，立即走到窗前。

窗外是一幅春意浓郁的画面。苍翠的黄杨、塔松，茂密的梧桐、柳条，象一张巨大的绿色伞盖，遮掩着各种厂房、管道。在那穿过绿荫的一条条走道两旁，开满了色彩绚丽的鲜花。

“钦佩，钦佩！我看到了您八年前诺言的正确性。请问，你们是怎样做出这种奇迹的？”

“我们只是跨出了第一步。”老潘谦逊地说，“我们是个发展中的国家，在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方面还缺乏经验。植树栽花，是我们改造化工厂空气的试验项目之一。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最近厂里正在发动群众进一步制订治理三废规划呢。”

“规划？还有更美好的规划？”罗伯特说，“请介绍一下，好吗？”

“可以。不过，我们一个厂的规划，是同我们苏州河一带治理三废的规划分不开的，是同我们新上海的城市建设规划分不开的。让我给你综合在一起说说吧。”老潘展开一个手势，遥指一大片土地，兴奋地讲述起来。这位平时不善言谈的老工人，一当谈起自己的理想，却是那样滔滔不绝，神采飞扬。他描画了一幅多美的蓝图啊。

让我们顺着老潘的手势看看这儿的明天吧——

明天，这个上海的一角，尽管现代化的工业高度发展，城市的面貌却变得更加焕

然一新。如果你登高望远，看天，天空蔚蓝，大气澄净，白鸽和苍鹰在晴空下自由地翱翔。虽然远远近近烟囱无数，但，只有当你走近仔细端详，才会发现那袅袅如白云般的轻烟，一会儿就随风飘散，踪影全无。看水，百年来污臭发黑的苏州河，将变得清波荡漾。那时候，在旧社会曾经感叹“住在大河边，吃水也发愁”的人们，其子孙也许正在苏州河里游泳锻炼。看地，园林化的环境更为美观。新盖的工人新村和井然有序的街道，一齐湮没在青枝绿叶的波涛之中。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的理想：这儿永远是春天。”老潘充满豪情地介绍完毕。

“这儿永远是春天？”罗伯特重复了一句。“很好。你们中国人不讲空话，总是脚踏实地，按照自己的规划，一步一步地前进。不象有些国家，在公害面前，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一阵春风吹进窗子，罗伯特畅快地呼吸了一口，说，“在你们国家，呼吸是多么自由呵！我的国家却看不到春天。”

罗伯特感触良多地想起了自己的国家。原来，他的家，住在一个山川秀丽的风景区。可是，自从这个地区冒出了许多资本家的工厂，烟囱喷着“黑龙”，排水管流出了毒液。河水发黑了，鱼虾绝种了，树叶焦黄了，鸟儿不叫了，春天没有了。作为一个比较激进的记者，他幻想着伸张正道，写文章高喊：“快给天空治病！”“保障人生的权利！”可是，有哪位老板来理睬他呢？他也曾经到一些所谓“文明”“发达”的国家去探索考察，寻找春天。因而，也涉足美国、苏联，想不到那儿的情况更糟了。美国的有些大城市，终年笼罩在浓烟毒雾之中。在小学生笔下的作文中，连人们最常用的“蔚蓝的天空”，也变成了“灰色的天空”。

人们上街时提心吊胆，甚至带着防毒面具，一听到毒气浓度的警报，就拔腿往家里逃。打开美国的地图，有一半以上的河流，标着“毒水禁用”，因而发生“饮水危机”。在苏联，也有多少清清的河流湖泊成了“毒河”“死湖”。被称为“母亲”河的伏尔加，如今成了霍乱等瘟疫的发源地，人们咒之曰“魔鬼”的河流，……这儿哪有春天呢？

罗伯特叙述完这些见闻，猛然摇了摇手里的一束鲜花，激动地说：“这次回去，我要想写一篇报道，报道这儿的春景。啊，朋友，我出一个题目，您能否谈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们的理想发出了奇异的光芒，居然能留住了春天？”

这时候，我们的老潘，站在窗前，舒展双目眺望着那被春风吹过的绿树所泛起的波涛。宽阔的胸怀中同样翻滚着感情的波涛。他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这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人，不，也可以说是一位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用简洁的语言，充满自豪地回答他：“因为这儿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因为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的老潘回答得多好啊。在今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里，这些资产阶级统治者们的最高理想，就是为了金钱、为了奴役人民。因此，工业的畸形发展和公害的灾难，就成了应运而生的双胞胎。那种表面“繁华”“文明”的城市，已经无可救药地笼罩在腐朽的社会制度的黑烟之中，一天天烂下去了，难道会还有什么春天？而我们的无产阶级理想，根本的一点就是为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谋利益。正是这个理想以及千千万万为理想奋斗的人民，使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和消除公害这一对看来不可调和的矛盾，又如此和谐地统一起来。我们崭新的城市，呼吸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舒畅空气，越来越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无限青春，走向未来。呵，我们

赞美美好的春天，更赞美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给我们带来了理想的春天，永恒的春天！

这时，罗伯特正迅速掏出笔记本，飞快地记着老潘的话语，同时，细细咀嚼着，说：“潘先生，我相信你们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的。”

老潘却是那样诚恳地说：“我们始终记得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所以，还要努力啊！”

罗伯特接上来说：“正因为你们不断努力，所以你们的国家也留给了人们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前进的印象。我多么愿将来再来看看呀！”

是的。他如果将来再来，春天，又将以怎样一幅画面来迎接他呢？

* * *

一朵花能报告春天的来临。黄浦江，崇明岛，杭州湾，金鸡大队和那个化工厂，在整个上海的蓝图上，也许只是几根线条，几个红点，而上海的这张蓝图，又只不过是整个日新月异的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上海人民的规划是根据气魄宏伟的国家统一规划制订的。中国人民手里正有千千万万张最美好的蓝图，上海一千万人民正与全国人民一起，向着同一个理想，沿着同一条大道，奔向光辉的未来！

亲爱的读者，这是一份还没有来得及写完的报告。此刻，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描画蓝图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正在面前闪现；高亢激昂的奋斗歌，正在耳边回响。离开了广大革命人民脚踏实地的革命业绩，是不能构成一篇完整的无产阶级的理想篇的。因此，我们决心写下去，写下新的篇章，继续向同志们报告。

（本栏题图：陈达林）



乘长风，破万里浪

——欢呼“风庆”轮首航胜利归来

宁 宇

嘹亮的汽笛，
在黄浦江上空回响；
祖国的东海岸，
立刻打开所有的门窗；
千万双欣喜的眼睛，
迎接“风庆”轮胜利返航。

高昂的船头，
劈开了印度洋漩涡激流！
银灰色船身，
迎击好望角十级风浪！
敏锐的雷达，
扫去了地中海重重浓雾！
国产主机，作叶，
甩退了浩瀚大西洋！

赤道线上的烈日，
黑海浪渍的盐霜，
沐浴过海员黝黑的脸膛；
革命人民的友谊，
爱国华侨的赞颂，
温暖着海员宽厚的胸膛……

曾记得，“风庆”号出航前夕，
有人说，国产轮不能远涉重洋，

指责钢板“抗击不了大洋风暴”，
挑剔轮机“搏斗不了急流恶浪”。
造船工人斩钉截铁一句话：
“让惊涛骇浪检验她的质量！”

那一天，你启碇了！
一千万人民的眼睛送你出港——
携带着造船工人雄心壮志，
凝聚着海港工人深情眼光；
满载着中国人民革命友谊，
展示着文化革命伟大力量！

多少回日升月落，
咱们翻看报纸，收听广播；
多少回月落日升，
咱们手抚地图，寻找展望——
南来的海燕告诉我，
“风庆”号航行在哪个纬度？
北上的海风告诉我，
“风庆”号加油在哪个海港？

你的汽笛，震荡万里海空，
向地中海沿岸的人民问好！
你的铁锚，抛在意大利海港，
猛击安东尼奥尼一巴掌！

你沿着非洲海岸航行，
五星红旗，吸引了黑人兄弟的目光！

今天，你胜利返航了！
一身风采，威武英姿——
每一块钢板，
显示出独立自主的精神！
每一颗螺钉，
闪耀着自力更生的光芒！

你放开热情的钢嗓，
问候上海！问候祖国！问候党！

啊！“风庆”轮，你看吧——
百吨吊车列队扬臂向你致敬！
万吨船台争先恐后把你探望！
又有多少新下水的远洋海轮，
将和你一起沿着毛主席革命航线，
乘长风，破万里浪！

布林的西港的叩门声（外一首）

——摘自一位水手长的笔记

袁 军

一声响亮的笛鸣，
划破布林的西宁静的晨空，
“风庆号”甩退三大洋的风浪，
又迎来亚得里亚海的黎明！

你好，晨光中的意大利，
请收起你雾的幕屏！
你好，布林的西港，
我们已叩响你的大门！

布林的西微笑了，
码头上挤满参观的人群；
英姿勃勃的“风庆号”，
吸引着一双双碧蓝的眼睛……

沸腾的一天终于过去，
港湾又恢复了寂静；

夜潮拍打舷帮发出一阵阵轻鼾，
水手们渐渐进入了梦境。

是谁突然把船长室的门擂响？
——急促的叩门声火一样撩人！
船长迎来一位意大利少年，
金色的软发，纯朴、可亲：

“船长先生，自从你们来到布林的西，
我们的城市象吹进了春风——
多少意大利人奔走相告，
人们都在把伟大的中国谈论！”

“啊，中国的巨轮，中国的主机，
二十五年新中国走过多么光辉的历程！
中国的雷达，中国的仪表，
二十五岁的巨人焕发出多么灿烂的青春！”

“关于中国，曾有人可耻地把我们欺骗，
今天，我们才把他魔鬼的嘴脸认清！
此刻，我多想获得一帧漂亮的船照，
要向所有的伙伴说明中国的真情！”

船长从墙上取下一方精致的相框——
丝绣的“风庆”轮在海上破浪前进！

“亲爱的朋友，请把它留作纪念，
看着它，我们的心会贴得更近！”

船长与少年握别在舷梯旁，
深情地目送他在远方消隐——
他似看见少年去把每一扇大门播响，
这声音久久回响在城市的上空……

老华侨的深情

迎着阿斯哥尔海流，
劈开印度洋的浪涛；
“风庆号”昂首鸣笛，
来到路易港海湾！

热忱的毛里求斯朋友纷纷来到船上，
一双双黧黑的手把船身抚摸，
无限欢欣：“中国的，中国的——”
衷心的赞美扣动着船员们的心弦！

第二天“风庆号”正解缆启航，
岸边急急划来一条小船，
一位老华侨立在船头频频招手，
身旁站着他年轻的女儿阿娟。

啊，你侨居异国的老人，
怎能不把亲爱的祖国思念！
尽管我们的主机已隆隆响起，
可又怎能辜负你火热的心肠一片！

我们把华侨父女迎进驾驶舱，
感情的波涛呵在他胸中翻卷；
他含着热泪把每一处舱壁抚遍
——象游子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突然老人转身走向船长，
颤抖的手从怀里掏出碎布一卷——
呵，三十年前他驾一条木船来到非洲，

苦难的祖国留给他这片破烂的篷帆！

“船长，请收下这菲薄的礼物吧——”
老人把帆片捧在亲人的面前：
“它记载着一个老华侨辛酸的生涯，
它见证着祖国苦难的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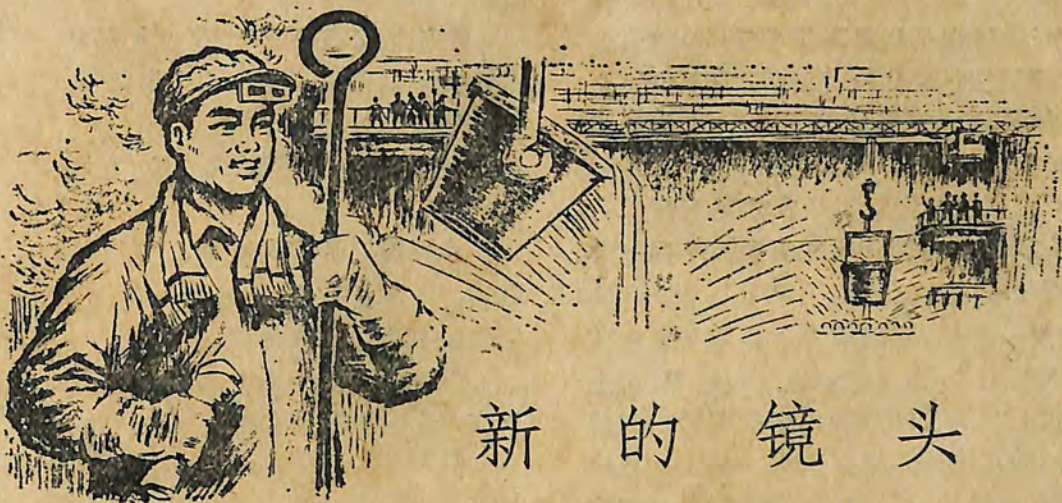
船长庄重地接过这帆片，
船员们把它在手中传遍；
啊，饱经风浪的帆片呵，
你今天为什么这样沉重无限？

此刻，年轻的阿娟走向电舵，
一片红云升起在鬓边：
“船长，听说在祖国男女都一样
——姑娘们也能操舵当海员？”

船长走近年轻的姑娘，
笑指着水天间展翅的海燕：
“在祖国，年轻人都有美好的理想，
姑娘们驾着银燕飞上无垠的蓝天……”

阿娟感情地把闪光的舵盘旋动，
青春的火花在眼中一耀一闪——
此刻呵，领航的小艇又把汽笛拉响，
异乡的亲人把祖国的巨轮深深留恋！

(题图：李翔)



新的镜头

边风豪

我接到一项任务：到东海钢厂平炉车间去拍摄一组氧气炼钢的照片。这个厂我是熟门熟路，平炉车间更不用说了，它是市里的一个先进单位，那里的许多新人新事，都曾经在我的镜头中出现过。所以，一接到任务，我就背上照相机出发了，心里想：这没有什么难处，碰得巧，还能抢拍它几个好镜头呢。谁知一到厂里，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

我沿着钢厂滨海的大堤走着，忽然听到一阵紧密的锣鼓声随风飘来。我敏感地想到这可能同氧气炼钢有关吧，便兴致勃勃地循声寻去，不由来到了平炉车间的宣传栏前。这里围着一簇人，锣鼓敲得正欢。我留心一看，原来大家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一张刚贴出的大红喜报上。看到这张精心装饰过的喜报，我马上断定：它在贴喜报的人心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你看：中间一个斗大的双喜，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一

手漂亮的美术字，报头上用彩笔勾出一幅炉门吹氧炼钢的战斗场面，上端写着碗大的八个新魏体字：“保持成果，巩固战绩”。我匆匆一瞥，见喜报是厂生产组写的，报道了炉门吹氧炼钢成功后，各班组出现的新成绩。我不觉一喜：太巧了，这正是我打算要拍的一个画面呀，便立即打开照相机，准备动手。这时，锣鼓声已停。那贴喜报的人，得意地欣赏了一会，才回过身来。我一看，是平炉车间生产组负责人杨三福。他见我是要给大红喜报拍照，笑咪咪的招呼了一下。我对好镜头，正要扣动机组，忽然怔住了：有一个青年工人，手舞一把长柄刷子，象飞将军从天而降般闯进了镜头，往宣传栏上刷浆糊……我连忙抬头看去，这个青年工人我认识，是二号炉炉长、炉门吹氧的主将钟如泉的徒弟小倪，我想同他商量，叫他暂停一会再刷，让我先拍一张照；还未开口，小倪已丢下刷子，“哗”地抖开一卷纸，就往喜报边上贴，却是一张大字报。立刻，那大字报头上笔力雄劲的八个大字，跳入了我的眼帘：“马不停蹄，不断创

新”。说来也怪，这张大字报竟象有磁力一般，一下子就把那簇看喜报的观众，吸引过去了。至于那张喜报，已经没有人去注意它了，显得冷冷落落，孤孤零零。这张普通大字报，为什么这样吸引人呀？！我仔细一看，原来这张大字报火药味重着呢，它一开头就尖锐地批评车间领导，不要陶醉于已有的成绩，不能以“保持”、“巩固”为名，搞原地踏步，不思前进。接着又建议在炉门吹氧成功后，立即试验炉顶吹氧，更上一层楼，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那股意气风发的闯劲，深深感动了观众。只听大伙议论纷纷，还有人高声喊道：“提得好，快把锣鼓敲起来助助威！”于是，一阵震天动地的锣鼓声响了起来。大字报前，看的人拥得更多了。

我偷偷看了一眼杨三福，只见他脸上流露一股茫然的神色，显然是很不高兴了。这时，刚巧小倪挤出人堆，一蹦三跳奔来，杨三福喊住道：“小倪呀，不行啊！不是我不支持，是顶吹的条件不够啊！我的看法，眼下还是保持保持炉门吹氧的成绩，你看，记者同志还特地赶来拍照呢。”

小倪向我点点头，却对杨三福说：“记者同志来得正好，我建议，请他给炉顶吹氧造造声势，吹吹进军号。”

哦，小倪给我出题目了。

杨三福连忙劝阻道：“这不好。我们现在出的钢不算少啦！当然，炉顶吹氧比炉门吹氧更先进，产质量会更好，可它技术要求严，炉内温度高，弄得不好炉子要出危险！你师傅也会明白的。”

小倪嘻嘻笑出声来。杨三福问道：“你笑什么呀？！难道我讲错了？小倪啊，今天的成绩来得可不容易，我们要好好保持。等到将来条件具备了，再搞顶吹也不迟。路要一步一步走，象你这样走路一蹦三跳，我担心总有一天要闯祸。不信，问你师傅去

嘛。”

小倪笑得更厉害了，说：“杨师傅，你说这张大字报是谁写的？两个炉前工，有一个就是我师傅。”

“啊！”杨三福感到很突然，忙问：“你，你师傅呢？”

小倪眨眨那双大眼睛，带点神秘的语气说：“一下了夜班，就赶回去啦。告诉你，他家里有重要的事情！”

“噢？那好，一会儿我去找他。”杨三福说完，打个招呼，迳自走了。

我看了一下眼前的大字报，觉得这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在钟如泉师傅身上出现的新面貌。我忙找钟如泉师傅去。

二

钟如泉的家，离厂不远，一会儿就到了。给我开门的是他的老伴钟大嫂。

“啊，难得难得，快进门！”钟大嫂见到熟人，话就象烧滚的开水——“咚咚”直响。当我问起老钟师傅时，她的嗓音提得更高了：“啊呀，这老头子不知在搞啥名堂，这两天一回到家就钻在厨房里，围着煤气炉，开呀关呀，拆啊装啊，今天干脆把我赶了出来，一个人躲在里面。你说怪不怪？！”

钟如泉是革新迷，一颗心全扑在平炉上，家里的事向来不大过问。平时他爱好扎铁丝，只要一有空暇，就拿来几根铁丝，扎呀扎的扎出各种各样玩艺来：有象坦克的，有象走马吊灯的，有象金猴攀高峰的。当这些玩艺放大时，一个个成了生产上实用的加料机、补炉机、运铁机。原来，钟如泉扎的铁丝玩艺，竟是一件件技术革新的模型。这已成了他的习惯。可现在怎么又对煤气炉感兴趣了？里面又有什么奥妙呢？难道小倪说的重要事情就指这个？我

带着好奇心，随钟大嫂跨进了厨房间。

厨房里的情景更使人诧异了，只见两个煤气炉喷射着猛烈的火焰，熊熊直烧，炉上分别搁着两只崭新的钢精锅，钟如泉守在炉前。我的皮鞋踩在地板上“格登、格登”直响，连这沉重而难听的声音，也没有能惊动他。他的神情是那么专注，就象正从事一桩什么重大的试验。这时，钟大嫂的高嗓子响了：“喂，你看看，谁来啦！”我以为这一声招呼，钟如泉一定会转过身来欢迎客人了。我做好了握手的准备，谁知他还象没听见似的样子，理也不理。钟大嫂又嚷了一遍，他才算听见了，但依然没有转身，双手忙个不停地摆弄着煤气炉，嘴里说道：“看见啦，放高了，看来行啦！”

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逗得钟大嫂和我都笑了起来。钟大嫂上前一步，一把扳转了老伴的肩胛，刚要开口，突然看到煤气炉架上的新钢精锅，“哇”地喊了起来：“啊呀，你烧啥东西，把我刚买的新锅也拿来用了！”说着，伸手要去拿，却被钟如泉挡了回来。这时，钟如泉发现了我，笑着说：“真对不起，今朝只好在厨房里接待你啦。”钟大嫂搬来了凳子，又泡了一杯浓茶。我不喜欢喝茶，却对那只造型别致的带柄白瓷茶杯感到有趣。我知道这是他儿子从内地捎来的，老钟师傅在车间里也放了一只。我正要老对钟师傅说明来意，却听外面“笃笃”敲门，进来的是杨三福。

杨三福开门见山地说：“老钟，你真的想马上动手搞顶吹？”

钟如泉点点头，却不时看护着边上的煤气炉。杨三福也注意到了，说：“烧什么吃呀？看你，搞吃的真是外行，火头太大啦！”

钟如泉朝他笑笑。

“当心锅子烧穿！心急不得啊！”杨三福提醒着，自己若有所思地接着刚开始的

话头道：“炉门吹氧刚成功，马上又搞顶吹，这样心急连着干，平炉吃得消吗？你我跟炼钢炉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这点脾气还摸不到？”

钟如泉看着钢精锅没回答，侧过身从小桌上拿来一个铁丝扎的玩艺：大大的肚子象只大平炉。可身体显得高些，顶上还多了一根小辫子。杨三福皱皱眉头道：“这算平炉吗？我们的平炉象一条蹲着吃草的黄牛。现在，你让它头上生出这么长的角，岂不变成水牛啦！”这一说，我才明白这玩艺确是个平炉的模型，这根小辫子大概就是顶吹用的氧气枪。

“长角、短角都是黄牛，有什么象不象的！”钟如泉说了一句。

杨三福无话可答，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象是在斟酌着怎样说服钟如泉。过了好一会，才说：“我们要好好考虑客观条件，别的不说，就讲这个炉顶吧，我们一时就拿不出高级砖来砌。眼下炉门吹氧，炉顶已经够受了，再要搞顶吹，炉顶受不了高温，是要穿顶坍炉的。”杨三福说完，微微一笑，意思是：老钟，看你还有什么充足理由来同我辩论？

“老杨，我看可以把炉顶升高。”钟如泉指着铁丝模型说道。

“啊！”杨三福差点跳起来：“你叫它出角，又叫它长高，它还叫不叫平炉？！”

钟如泉感慨地说：“平炉平炉，多少年来，它那一天平静过？”

这时，钟大嫂叫开了：“老头子，什么味道啊，是不是锅子烧焦啦？”我一看那只搁在高三角架上的锅子烧得很正常，另一只放在低三角架上的，锅底已经烧得异样了。钟大嫂要关掉煤气，钟如泉挡住说：“等一会儿。”话犹未了，只听“嗤”地一声，冒起一股白烟。钟大嫂顾不得老伴的阻拦，一把关掉煤气，拎着那只烧穿的锅子，踩着脚

说：“你啊！你啊！”

杨三福呢，瞪着双眼，连连摇头：“我早就提醒过了，你心飞到哪里去了？多可惜，多可惜！”

钟如泉却出人意料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不打紧，可把钟大嫂给气坏了，她连连敲着烧穿的锅子说：“还笑！我要叫你赔哩！”

钟如泉依然笑吟吟地说：“一只烧穿了，你看，这一只放高的，不是好端端的吗？”他说着，俨然象是突然得到了什么重大发现似的。那神情倒是一个好镜头，要是在炼钢炉旁，我一定会抢拍下来，可现在是在煤气灶旁，怎么能拍呢！

三

炉顶吹氧开始连续试验了。我一得到这个好消息，忙赶到厂里去。

钢厂之夜，是诗人们经常描写的题材，也是摄影记者所注意的好镜头。你想：如同白昼的灯海，映红天际的炉火，工人们在炉前夙夜奋战的勃勃英姿……哪一个画面不具有引人的魅力！

突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二号平炉穿顶啦！”我一听，心里也着急了，连忙拿顶安全帽，跟着杨三福直奔二号炉炉台。我再也提不起欣赏钢厂夜景的兴趣，眼前似乎浮现出一个惊人的场面：炉顶正在呼呼吹氧，炉内钢水沸腾，炉温越来越高了，突然，炉顶上有两块砖头耐不住钢水飞溅的高温，脱落了；被锁在炉内的火势，趁机从穿孔中窜了出来，腾起了几尺高的火柱……我看看身旁的杨三福，他神情焦灼，唉声叹气，急急地奔跑。说实在话，他的心情我也理解，要知道，二号炉是全市闻名的先进炉，是车间生产组手中响当当的一块“王牌”呀！今天出了这样的穿顶事故，叫他

这个生产组长能不急吗？

但是，当我们赶到现场时，不觉诧异起来，只见炉台上秩序井然，二号炉安然屹立，好象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杨三福用疑惑的眼光看看我，象是说：是不是消息搞错了！我们走过操纵室，却见小倪端坐在高高的操纵台前，朝我神秘地眨眨他那双大眼睛，笑笑。杨三福问他：“你师傅呢？”小倪用手往平炉顶上指了一指。我们正仰起头向炉顶看时，忽然上面响起一个闷雷般的声音：“继续吹氧！”

杨三福连忙摇手制止说：“慢点慢点！”他快步走到炉前，甩手势叫小倪开启炉门，一把拉低安全帽上的看火镜，紧张地观察炉内。我也跟着拿了火镜看起来。当我们看到炉顶右侧时，不由捏上一把汗：那上面有个补孔，虽然已经被填补得纹丝不透，却痕迹显然，说明刚才炉子确是穿过顶了！可以想见，二号炉同志是多么的勇猛沉着，事先已作好充分准备，避免了一场事故。我推上火镜，只见钟如泉正从炉顶铁梯上从容下来。我激动地迎上前去，说：“老钟师傅，不简单呀，这场事故解决得那么快！”

钟如泉充满热情地答道：“我们还要想办法叫炉顶不穿孔，把炉顶吹氧搞成功！”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有钟如泉这样的钢铁汉，带领大伙干，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的。

杨三福走过来说：“老钟，穿顶了吧？！”

钟如泉点点头。

杨三福继续道：“我早就说啦，搞炉顶吹氧，现在不到火候，你偏要硬上，差点弄出大事故。好了好了，反正二号炉本来就要大修，今夜你就老老实实搞搞炉门吹氧吧，能拿到几炉就算几炉。”

“不！”

“啊，你还要试！”杨三福惊讶得睁大了眼：“要是再穿顶呢？”

“再补嘛！”

杨三福上下打量着钟如泉那身被汗水染上朵朵白花的工作服，加重语气说：“老钟，你就是一块钢，也顶不了呀！”

钟如泉爽朗地说：“钢越炼越纯，人越干越有劲！”

杨三福摇摇头，用一种几乎是不容置辩的口吻说：“不行，我要对炉子负责，也要对你的身体负责，我要采取行政措施。”

“什么措施？”钟如泉问。

杨三福想了一下，答道：“一、马上停止顶吹试验；二、开个大会，让大伙讨论讨论，明确明确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杨三福话语不重，我一看他板着脸说话的神态，就知道他下了狠心。我一面替钟如泉着急，一面担心两人会立刻争吵起来。谁知钟如泉却平静地答道：“就这两条措施？好呀，你听听大伙的意见看。”

杨三福以为钟如泉会跳起来，想不到竟然是这样冷静的回答，大概炉子穿顶后，他也考虑后果了，便趁机逼进一步道：“今夜就停止试验！”

钟如泉道：“炉顶吹氧是厂部攻关小组决定的，又经过车间总支通过，我是共产党员，只有执行组织决议的义务，没有推翻组织决议的权利。我想，你要大伙讨论，同志们也会这样的回答你。杨三福同志，你说呢！”

杨三福被噎得瞪着眼，说不出一句话来。

钟如泉转身迈开大步，跨上铁梯，面对炉前的战友们，响亮地喊道：“各就各位，吹氧！”小倪一蹦三跳，奔到氧气管阀门处，转动了开关……刹时，炉子里又喷发出猛烈的咆哮声。

这时，我看到钟如泉巍然伫立在铁梯上，挥动他那粗壮的大手，在熊熊炉火的映衬下，钟如泉坚实威武的身躯，被染得绯红

透亮……一场奋战又继续进行着。多么好的一个镜头呀，我急忙打开照相机，冷不防杨三福在镜头前一堵，气呼呼地说：“差点出了事故，你还拍啥照？”

四

失去了抓到一个好镜头的机会，心里有点气恼；看到钟如泉同杨三福的分歧，又为他们担心。看来要拍好这组照片，还真有点难哩！

第二天我正要去炉台，经过耐火砖场地时碰到了杨三福，他笑咪咪地说：“老钟已经同意，炉顶吹氧停止试验。”我骤然一听，几乎发懵了，这怎么能使人相信呢！别看钟如泉平时话不多，可我知道，他那结实的身躯里蕴藏着一股永不枯竭的力量，推动着他不停地大步向前。我相信，象他这样的人，不搞成炉顶吹氧，是决不会罢休的，更不会半途而废。你看，炉子穿顶，他沉着应付，排解危急，这需要何等的机智和魄力！你听，杨三福用行政措施压，他榔头敲铁板——回答得当当响，这说明他对炉顶吹氧具有何等巨大的信心和决心！可是，眼面前杨三福却说：“最近车间里对炉顶吹氧刮的冷风不少，要是不停止试验，万一出事，领导工作上就要被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车间里出现的几股冷风，能把钟如泉吹倒了？我根本不相信。

刚巧，小倪从场地那边奔过来，我上去一把拽住他的胳膊，问：“小倪，老钟师傅同意停止试验啦？”小倪点点头。我吃惊地问：“为什么要停止呢？”小倪拨开我的手，扬起他手里捏着的一叠报告纸，又眨眨他那双大眼睛，带点神秘的语气说：“为什么？为这个！现在我有紧急任务，对不起！”转身又蹦跳着走了。这一来，我越发糊涂了：“为这个！”这几张纸上有什么秘密呀？我只得

大声喊道：“老钟师傅人呢？”小倪回答说：“就在那边场地上。”

我穿进堆砖的小巷，东张西望，只见一车车耐火砖穿梭似地从我身边推过，就是不见钟如泉的影子。走啊走，忽然眼前一亮，在一堆耐火砖上看见了一个铁丝扎成的玩艺，正是钟如泉扎的那个长了“角”的平炉模型。

这时，忽然听见一阵“嗨嗨嗨”的声音，象是有人在用力干活。顺声找去，在两旁堆着炉顶砖的甬道中，找到了钟如泉，他拉着一辆装满耐火砖的车正要上坡。钟如泉满面红辉，汗珠涔涔，昂起头，弓着身，用足了全身气力，似乎要把一座山移动。我跑过去便问：“你为什么要停止试验呢？”他放下车把，笑着反问：“你也听说了？”

我点点头，说：“有人说最近车间里刮了几阵冷风，不停止试验不行了。”

“几股冷风，能吹得冷炼钢炉，你相信不？”

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老钟师傅，我相信你会坚持到底，不停地向前冲！”

钟如泉卷了卷袖管，提起了车把，说声：“好，来吧，向前冲！”我急忙跑到后面帮着推上坡。但是，坡度比较大，我用了用力，车子仍是冲不过去。

钟如泉微笑着，问：“怎么办？”

我说：“往后退几步，再冲！”

“为什么要后退呢？”钟如泉加重语气地又问了一句。

“这……！”我正若有所思，小倪奔来了，他把一大叠报告纸交给钟如泉，说：“师傅，各小组讨论的记录都汇总上来了。大家的看法，同你完全一样，顶吹成败的关键在炉顶。大家说，明天修炉，趁热打铁，把炉顶升高。”我明白了，这大概就是小倪说的紧急任务了。

钟如泉兴奋地说：“好，我正在准备炉

顶砖哩！”

“可杨师傅不同意升高，他已经通知砌炉队，明天修炉时照老样子砌顶。他还决定，明天修炉之前开个大组座谈会，好好讨论讨论。他要讨论什么！还不是想叫大伙跟他‘保持成绩’。”

钟如泉充满信心地说：“明天大家都去参加讨论！”说完，搓了搓手，“嗨”地一声，拎起了车把。小倪奔到车后，抓住了车沿。师徒俩把车往后退几步，齐心协力地喊“一、二、三”，车辆猛地冲过了高坡，箭似地向前飞驰而去。

看了这情景，我不禁心潮翻滚：钟如泉所以要暂停试验，不正是为了分析矛盾，总结经验，发挥群众的智慧，更好地夺取胜利吗？暂时的退，正是为了大踏步地进，在这普遍的原理中，充满着丰富的辩证法！老钟师傅在现实斗争中，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运用得多么好啊！我决定参加明天的座谈会，会上一定有一场深刻的思想交锋。

五

座谈会在办公楼上召开。大楼临海，一排排落地长窗，面对着浩瀚大海，显得宽敞开阔。窗外正看得见一条“钢四号”巨轮冒烟待发的雄姿。

会场里，热气腾腾，会议桌上的一只话筒，被人们争来夺去，抢着发言。会议主席杨三福已经无法掌握会场了。

小倪见我迟到了，告诉我说，这个场面是杨三福引起来的，他摆了个观点，说平炉就是平炉，出了角还象什么平炉！升高了炉顶，要是顶吹上不去，连炉门吹氧也泡汤，眼前就是要保持炉门吹氧的成果，不能冒险乱闯。大伙要同他辩论，搞成了这副样子。我问老钟师傅发言了没有。小倪眨眨他那双大眼，带着神秘的笑容答道：“你

看，他稳坐在那里，按兵不动哩！”我看看钟如泉：他挤在人丛中，神采奕奕，那炯炯双眼，闪耀着灼热的火花，好象如饥似渴地捕捉着每一个战友的发言。他手上还安详地捧着一只同他家里一模一样的带柄白瓷茶杯。钟如泉就是这样常常叫人出乎意料。

我又看看杨三福，只见他皱着眉，瞪着眼，斜视着围在桌前抢话筒的人群，嘴里喊着：“遵守秩序！遵守秩序！”可是毫无效果。只好朝钟如泉挥挥手，示意他有什么意见快讲。钟如泉却依然坐着不动。

一位老年工人激动地讲完，立刻就有几只手同时伸向话筒。一个身材魁梧的工人喊道：“我是砌炉队的，我要先发言。我们队支持搞顶吹试验，保证把炉顶升高、砌好！”说着伸手抢话筒，但一个颈上围着白毛巾的女工紧抓不放，说：“我代表铁姑娘运输队，保证多装快运，支援顶吹……”另一个头戴安全帽的老工人索性不用话筒，抢着喊：“让我先发言，我马上要赶去接班，我们化铁炉车间保证增产铁水，让平炉吃饱吃好！”这样一来，好几个人都不再抢话筒了，提高嗓门纷纷发起言来……

杨三福感到无法掌握会议，倏地站起来，也提高嗓门喊道：“一个一个讲！再抢，我要宣布散会了。”可是那声音好象谁也没听到，大家依然各自发着言，弄得他哭笑不得，神情很尴尬，还是只好向钟如泉讨救兵：“老钟老钟，你发发言，会议就结束吧！”

钟如泉捧着杯子喝了一口茶，站了起来。说来也怪，就在这霎那间，会场上竟变得鸦雀无声，大家静悄悄地等着听这位氧气炼钢的革新闻将讲话。我想，在这种关键时刻，他一定会讲几句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谁知他举起那只杯子，突然问道：“同志们，这叫什么？”

这一问，却把大家问呆了。钟如泉接着道：“同志们一定会想，钟如泉今天怎么

了，这个还用得着问吗？连小孩子也知道这叫杯子。可就是有人说：‘不，这不象杯子！’讲这个话的人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所谓‘圣人’孔老二。”说到这里，会场上开始活跃起来了。钟如泉指指那根样子很好看的杯柄，继续道：“古时候，杯子都没有柄。后来，人们感到不方便，才装上一根柄。孔老二这人对任何新的东西都要反对。那一天，他端着一个带柄的杯子，左瞧右看，恼火地连连摇头哀叹：‘杯子不象杯子！杯子不象杯子啊！’”

会场上更活跃了，人群中发出了笑声。

钟如泉接着道：“我们看，杯子装了柄拿起来方便，用起来灵巧，”钟如泉用手转动着杯子，越说越快，越说越激动：“这是一个好杯子。比起过去那个不装柄的杯子，有进步，有发展！这是劳动人民在实践中的一个创造！”

话音未落，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说得多么好啊，我的手掌也拍得发烫了。



真想不到平时说话不多的老钟师傅，今天会讲出这样生动而深刻的故事和道理。

这时，小倪突然插话说：“我们要当心啊，可不能象孔老二那样，看见平炉上生只长角，就连连摇头：‘唉！唉！平炉不象平炉！平炉不象平炉啊！’”屋里又爆发出哄堂大笑。

杨三福脸上红一阵青一阵，显然，钟如泉的话，抓住了他的要害，触到了他的痛处。我想：杨三福这下该认输了。谁知笑声刚停，杨三福争辩道：“老钟，你讲的是两千年前的故事，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生产上的事情，根本勿搭界……”

正巧，窗外传来“呜”地一声汽笛长啸，“钢四号”巨轮满载着优质钢材启锚远航了。钟如泉触景生情地指着这艘小岛般的巨轮对杨三福道：“老杨，你看，那轮船头上多了个什么呀？”杨三福抬头向外一看，果然船头上多了个东西，他自言自语地说：“咦，这条船怎么啦，头上还套着一条小船啊。”大伙一听禁不住哗然大笑。小倪边笑边解释道：“杨师傅，这不是条小船，它叫‘球鼻’，装上它，大轮船就能开得快哩！”杨三福“哦哦”地应着，开始感到自己不注意学习，太孤陋寡闻了。

钟如泉接着话头说：“这就是发展，这就是变化，从前的大轮船也不是这样的，要不注意，过几年又不认识它了！事物就是这样不断地发展变化！我们只有努力学习，才能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钟如泉神态昂扬地说到这里，又举手指向远处的港湾：“同志们，请看！”我连忙抬头远望，只见一望无垠的海面上，千船竞发，百舸争流，辽阔的祖国海疆多么生机蓬勃，发达兴旺！又听钟如泉意气风发地说道：“依我看，我们干革命，就象大江大海里行船，即使面临着排山倒海的惊涛骇浪，也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才能破浪向前，不断夺

取新的胜利。要不，老是想把航船停靠在港湾里，怕这怕那，以为这样就碰不到风浪，平安无事了。其实，这恰恰是最危险的，当你躲在港湾里踏步不前时，别人早就扬帆远航，赶到前面去了。这时候，你落后了，你一心想巩固、保持的什么战绩啦，成果啦，也就统统的丢掉了。老杨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我们多炼好钢，世界革命需要我们多炼好钢，我们要有雄心壮志。老杨啊，你听，大跃进的浪涛象海潮那样，即将到来，我们应该昂首阔步，团结在一起，共同把革命的航船推到汹涌澎湃的热浪中去闯一闯，新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钟如泉的话，说得多么发人深思啊！我暗暗敬佩这个全厂有名的先进生产者，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路线斗争觉悟可高啦！会场上悄然无声，我的思绪也被引入一个新的境界，哲学的境界，战斗的境界！

六

炉顶吹氧终于成功了，钢的产质量和炉龄都跃上了新的高峰。消息传来，我马上又背着照相机，赶到现场去。正是无巧不成书，就在平炉车间宣传栏前，又看到杨三福和小倪在张贴什么。我走近一看，贴的是一份决心书。头上也写着八个大字：“继续革命，乘胜前进！”具名是三个炉前工。

我问小倪：“三个炉前工？其中两个是你和老钟师傅了，还有一个呢？”小倪又眨起他那双大眼，带着神秘的笑容道：“还有一个嘛，远在天边！”我立刻明白了，笑着对杨三福道：“近在眼前！”杨三福眉开眼笑地说：“这次呀，你一定能完成任务了。”我很兴奋，立刻拿过照相机，说：“好，给你们三个炉前工拍一张！老钟师傅呢？”小倪东张西望了一会：“咦，刚在这里，一眨眼又不见

啦！”我不由得着急起来，这一次可不能再落空。正要再问，忽见钟大嫂急匆匆赶来，见到杨三福就问：“老杨，我家老头子呢？”杨三福答道：“我们也在找他呀！”钟大嫂急了：“咳，这老头子，他儿子难得从内地回来探亲，爷儿俩只见过一面。前些时，搞炉顶吹氧，倒不去说他，现在搞成啦，还不见个影儿。今天他儿子要回去，总得送送啊。”杨三福说：“这样吧，我们四个人分头去找，谁找到老钟，就拉他到这里来。”我说：“好，一言为定。就用决心书为背景，给你们拍一张。”大家都同意了。

我正要拔步去找时，忽然听到厂部的广播在播送一篇通讯，说炉顶吹氧成功后，化铁炉车间正在开展工艺改革和技术革新，日夜苦战，以保证平炉的铁水供应；各车间闻讯后，纷纷赶来支援。我一听，心中一动，于是就迈步往化铁炉车间走去。走近五号化铁炉炉边，看到一位工人师傅蹲在地上，埋头做着什么。我就上去拍拍他的肩膀问道：“老师傅，你看到平炉车间的老钟师傅吗？”等到这位师傅一转过头，我不由得惊喜地叫起来：“老钟师傅！”我上去拽住他的臂膀说：“大家都在找你呢！”这时，老钟师傅手里又在用铁丝扎着一个新玩艺，样子象一位威风凛凛的铁将军。我

一看就知道，这是化铁炉的模型，钟如泉又在搞技术革新了。他看到我，说：“找我做啥？”我说：“找你拍照。”

他沉思了片刻，从我手中抽回他的臂膀，说：“你的任务是要拍个新的镜头？”我点点头。他接着说：“可是炉顶吹氧的事已经过去了，今天我又有了新的任务了。你看，化铁炉的同志正在大干苦干，增产铁水，要把平炉喂饱喂好，我怎么能甩手跑开呢？”

我有点尴尬了。

钟如泉说：“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每时每刻都在出现新的镜头，你还怕拍不到吗？有你拍的机会哩！”说完，他一头钻进化铁炉，无影无踪了。他说的这几句话却在我耳际久久回荡……

同志，你说我的任务完成了没有？要我自个儿说嘛，我说：完成了。我从踏进钢厂到现在，要拍氧气炼钢的新镜头，不都一个个的呈现在你面前了吗？但是，也应该承认，我还没有完成任务，因为正象老钟师傅说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在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每时每刻，新镜头层出不穷呢！

（插图：宋治平 题图：宋正谋）





笔

余思涛

至今，我的心中还回荡着一支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关于“笔”的战歌：

拿起笔，作刀枪，
集中火力打豺狼，
红色后代在成长，
文化革命当闯将！

是的，笔，对于我们这些在新中国幸福成长的年轻人来说，那是最熟悉不过的工具，打从儿童时代起就开始交上朋友了！

记得在幼儿园的时候，当我第一次捏着蜡笔画出天安门、写出“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曾经是多么欣喜若狂地跳上凳子，拍着双手向小朋友们宣布：我学会写字画画啦。

还记得上学前一天，我的爷爷，一个即将退休的老电工，戴着老花眼镜，握着那把用了几十年的电工刀，细心地帮我削好几枝新铅笔，一边用颤抖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叮嘱：“龙妹哪，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睁眼睛，你可得牢牢记住，这是毛主席给你的笔呀！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念书哇！”爷爷笑眯了眼，泪水顺着深深的皱纹簌簌往下流。

从这以后，我才懂得了手中的笔来之不易。但是，应当说，对笔的意义真正有一点较为深刻的认识，还是在八年前，文化大革命拉开壮丽序幕后不久……

八月底的一天，我们几个红卫兵小战士在校门口刷大字报，揭露一小撮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严重罪行。刷完，我把刷浆糊的扫帚扛在肩上，嘴里哼着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豺狼……”正要招呼同伴们到旧区委去，忽然看见校长李连甫带了几个人，气急败坏地从办公大楼那边奔来。

“龙妹，忙什么呀？”李连甫居然装出亲热的模样，其实，谁不晓得他是个吃羊羔的狼外婆。

“忙什么？造你们一伙的反！”

“造反？嘿嘿，好哇。”李连甫吊起他那双三角眼：“还是先把你自己的功课管管好

吧,开除你的报告还在我手里呢!”

好熟悉的咒语啊!记得住在我家隔壁的玲娣,因为考试期间坚持开展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的活动,被叫到了校长室。李连甫吊着那双三角眼,气势汹汹地威胁她:“你基础差,留过级,要掂掂自己的份量!如果你不听话,继续破坏教学秩序,影响知识质量,那么,别忘记校规:连留两级——开除!哼,还是先把你自己的功课管管好吧,开除你的报告还在我手里呢!”

工人的女儿玲娣没有屈服。果然,考试结束后不久,她被赶出了校门。

现在,李连甫又摆出整人的架势来了,真是瞎了他的三角眼。我大声顶道:“想吓唬人?!扒开你的眼睛看看,如今不是你开除玲娣那个时候了!”说着,提起饱蘸墨汁的笔,在李连甫的名字上打了三个又黑又粗的叉叉。

这下,李连甫的三角眼吊得更难看了,他抖着一双又白又细的手,拿起我刚刚用过的笔,叭哒一声,折成两截,嘴里咬牙切齿地骂道:“我让你们造反!造反!”

我火了,跳起来刷地一下把带笔头的半截从李连甫手里抽下来,弄得他一手黑。

李连甫摊开一只黑手,对围在四周的人说:“乱透了,乱透了,无法无天啦!”他身后几个人也乘机起哄,往学校里挤。看样子,想阻止我们去旧区委造反。

这时,人群里发出一个宏亮而严厉的吼声:“不准动!”只见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分开众人,走到我们身边。他三十多岁,长方脸,两道浓眉压得低低的,机敏的眼睛里闪着愤怒的目光。他腋下挟着一大卷白报纸,结实的拳头里攥了几枝新毛笔,看样子刚从商店里采购回来。他把一枝新毛笔轻轻地放在我的手心里:“红卫兵同志,给,谁也夺不走它!”

“你?”李连甫直哼粗气,恼怒地盯着那

人的举动。

“我叫朱锦林,”那人坦然一笑,“华江电机厂工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说哪,光凭刚才那种错误态度,你就该好好检查检查。文化大革命烈火烧起来了,你却说什么乱透了,乱透了,可我们工人说,这火烧得好!好得很!你看看,你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连十五六岁的红卫兵都起来造你们的反,这正说明好哇!”那人又转向我们,“小同志,我们工人坚决支持你们,拿起笔,作刀枪,向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猛烈开火!”我心头一热,双手紧紧握住了那枝笔……

当时,我还是个戴红领巾的中学生,一副孩子气,两条腿老喜欢往外边跑。可是,校门口那场风波发生后,我仿佛几天里长了好几岁。我逐渐明白了,不管年龄大小,我已经是一个战士了!我用那枝工人师傅送的笔,写出了许多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呵,战士,革命战士,一个思想开始在你心头萌动:这枝笔的份量究竟有多重?看看李连甫折笔时那凶狠模样(后来才知道,他忠实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极端仇视文化大革命决非偶然,据揭发查证,解放前,他从狗洞里爬出来后,当过国民党某省教育厅的模范科长,是个叛徒、反革命分子),再想想朱锦林老师傅意味深长的话吧,你会感到革命战士手中的笔重似千斤,你会不由联想到鲁迅所比喻的匕首、投枪;联想到抗日时期,抗日健儿们用竹签作笔,锅底灰作墨,沙盘作纸,勤奋学习的景象;也会联想到艰苦的战争年代,在敌人的囚牢里,坚强的共产党员用半截铅笔,写下了一份份不屈的战斗报……你会深深地激励自己,伟大的工人阶级正站在你的面前,关注着你,期待着你,引导着你。写吧,用战斗的笔批判旧世界,用战斗的笔描绘新世纪!

当然，在革命的征途上，这才迈开了第一步。要经过多少革命实践，才能锤炼成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呵！就拿这枝笔来说吧，朱锦林老师傅在斗争中双手交给了我，接着又倾注着满腔热情，一遍遍地教我操练“枪法”。每逢这种时候，我会感到周身热血沸腾，拿笔的手更有劲了。我知道，这是党的温暖，这是阶级的力量。

又过去了两年……

我们区的红卫兵早已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红卫兵军区，还办了张“军区战报”。红卫兵战友推荐我当了战报通讯员。这时的朱锦林老师傅已经是区革会教卫组负责人了，他经常到军区战报来跟大伙谈谈思想，谈谈工作。

当时，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正开进上层建筑。广大红卫兵、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热烈欢呼这一历史性的进军。一小撮阶级敌人放出种种流言蜚语，攻击这场革命。也有一些观点模糊的同志，对毛主席这一伟大战略部署不理解，不认识。

一天深夜，“战报”办公室所有的日光灯都亮着，所有的人都伏在桌子上紧张地写着。七月的天正当闷热，人们挥汗如雨，只听得笔尖触纸发出的沙沙声。要知道，明天将发三整版欢呼工宣队进驻学校的文章，现在还在猛赶哩。

我写的一篇是《评“自己解放自己”》。也许出于对工人阶级深厚而朴素的感情吧，我是憋着一口气写这篇文章的。写到最后，感到用钢笔已经不带劲了，就提起师傅送的那枝毛笔，写下了一行结束语：“……谁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就砸烂他的狗头！”我刚搁下笔，忽然感到身后有人，扭头一看，是朱师傅。

“报告，任务基本完成！”我啪哒立正，调皮地敬了个礼。

老朱师傅留神地看着那行墨迹未干的结束语，关心地询问：“干得好快呀，自己感觉怎么样？”

“就要把他们批得抬不起头，张不了口！”我挺了挺胸脯，干脆地回答。

“哦？”师傅听了微微笑了笑，似乎觉察到什么。他没有再吱声，很快就看完了稿子，又从头至尾仔细翻了一遍。“小鬼，还记得两年前，你们校门口发生的事吗？”他突然这样问我。这怎么会忘记呢？可是不等我开口，师傅已经接下去讲了：“你们中间有一个红卫兵在李连甫的名字上打了三个叉叉，还把他闹了个大黑手，是不是？”你瞧瞧，老朱师傅连小细节都记得那么清楚。我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可是小鬼，你知道，那是两年前的红卫兵了，如果老是给他涂个大黑手，喊几声‘砸烂他的狗头’，行吗？”闹了半天，老朱师傅在将我的军！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朱师傅的神色却渐渐严肃起来：“再说，提‘自己解放自己’的人，也不都是‘李连甫’吧，恐怕绝大多数还是我们的同志呢。要分析，要说理，每打一仗，都使阶级力量继续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面发展。来，大伙讨论讨论，该怎么打好这一仗。”

我刚想给朱师傅找张椅子，可师傅比我手快，他从桌子抽出个空抽斗，竖放在地上：“看，现成的凳子。”哎，我们的老朱师傅呀，就是这么个人，跟他在一起，总让人感到亲切、温暖。

老朱师傅跟大家讨论，通常采用“启发式”，他不多说，却让你在一个个问号中思索答案。这会儿，他坐在“小凳子”上，那双深藏在剑眉下的眼睛，闪着炯炯的目光。

“想一想，有些人说要‘自己解放自己’，难道工人阶级不算‘自己’？你跟工人阶级不是‘自己人’，你又是谁人呢？再看一看，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也曾经发动

过多次革命，可有哪一次成功过？为什么他们不能‘自己解放自己’？……要懂得，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解放全人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我双手抱着膝盖，身子向前冲着，眼睛一眨不眨地听着老朱师傅的话。你听听，他提的两个问题多尖锐多深刻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人们散开了，我仍然坐在那里，耳边萦回着那席难忘的教诲：“小龙妹，打仗光凭冲劲不行，顶重要的是象鲁迅所说的，学会‘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呵，火热的革命高潮，往往象一个盛大的节日。它使人们的思想来个飞跃，就象春笋能在一夜间刷刷长出一大截那样。这一夜，我似乎又懂得了许多。我默默地对自己说：小龙妹，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你还完全是个新兵，你还没有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路线和思想。工人阶级期望着你成为神枪手。懂不懂？神枪手！要学，学！我迅速摊开白纸，又提起师傅送的笔重新开了个头……

时间的骏马永不停蹄。笔，又伴随着我度过了战斗的半年。这年年底，我带着它，投身于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

……高亢的汽笛响了，我们乘坐的前进号客轮马上就要启航了。我心里盼呀，老朱师傅怎么没赶到！这次出发，妈妈要送我，我不让送，爸爸要送我，又给我挡住了，可我多么盼望老朱师傅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码头，虽然我知道他是多么忙啊！“咣啷！”船舷的铁门开始移动了，突然，我望见，送行的人海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朱锦林师傅！我甩下背包，跳上码头，沿着长长的天桥向岸上奔去。师傅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小纸包递给我，正想说什么，催人启程的汽笛又拉响了。我跟师傅紧紧地握了手，又飞步走上船。

月明星稀，岸边亮起了一长串送行的

火炬，直通向天边。前进号乘着火光朝着远方破浪前进。我站在船头，把师傅送的礼物紧紧贴在胸口，这是一只金灿灿的炮弹壳（我知道，这是一九五二年他从抗美援朝前线带回来的），一枝折断的毛笔。我望着滚滚的江水，心里细细体会着师傅那一腔没出唇的话。

不用说，师傅送那只黄橙橙的炮弹壳，是为了让我插上那枝战笔的。我怎么会忘记呢？战笔啊战笔，打从师傅手里接过你以后，你就清晰地记下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新战士成长的足迹。我曾用你，写下一份份大字报、批判稿；写下一页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笔记。我更不会忘记，那天深夜，我又用你记下了师傅语重心长的谈话，师傅谈到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谈到党的基本路线，谈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也谈到他，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成长道路。师傅走后，我压抑不住满腔的热情，又用你，我的战笔，写下了“入党申请书”五个大字，向亲爱的党倾吐一个红卫兵向往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心底话。如今，我要紧握你，踏上与工农相结合的征途，批判刘少奇的“下乡镀金”、“读书做官”论，继续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飞跃！我知道，革命的道路长着哩。

不用说，师傅送那半截折断的笔，是对我们年轻战士的一种提醒。这枝笔，就是当年被李连甫在校门口折断的啊！没想到，细心的朱师傅将它保管得那么好。是啊，难道可以把它给忘记吗？常常看到它，可以常常告诉自己，大好形势是靠斗争得来的，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新的斗争，任何时候都不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

呵，年轻的战友，你可体会一个文化大革命摇篮里孕育出来的年轻战士的这种感情？我猜，也许，你早已联想到，在那急风暴雨式的日子里，巨型吊车吊着大箩筐，戴

着红袖章的人们乘坐在上面，用特大的排笔，书写着一行行气吞山河的巨幅标语；也许，你的眼前还会浮现这样一个感人的细节：严寒的冬天，一群红卫兵战士，一边张贴着大批判专栏，一边朝上面呵着一口口热气，使浆糊不致于冰冻而失去粘性，那一丝不苟的神态，仿佛要把满腔热情全吐出来，融化进那字里行间；也许，你自己就亲身经历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当伟大领袖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你站在金水桥畔，闪着幸福的泪花，拿出笔，将这历史性的时刻，记录在你的小红本上，从那一刻起，你便再也没放下过笔；也许，当批林批孔的伟大战鼓擂响以后，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员的你，又参加了工人理论学习小组。在车间一角，在图书馆，你提起昔日用过的战笔，注释法家著作，批判孔孟之道，在战斗中再试它那犀利的锋芒……

是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年代，在我们的周围，数不清有多少不懂事的娃娃，在党的教导下，拿起笔，作刀枪，迎着风雨迅速成长。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历史现象啊！几千年来，被封建士大夫视为“文房四宝”之一的笔，是反动统治阶级架在劳动人民脖子上的“刀斧”，“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神童诗》）它杀害了许许多多劳动人

民啊！解放了，劳动人民政治上翻了身，才第一次得到了拿笔的权利。怪不得爷爷送我上学，会高兴得老泪纵横。可是爷爷要我“好好念书”的感情毕竟是朴素的。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旧学校，这杆笔被有些人看作爬上小宝塔尖的拐棍，象玲娣这样的工人后代还会丧失拿笔的权利。更加怵目惊心的是，一些工农青年，党使他们拿起了笔，而资产阶级则千方百计地企图缴他们的械，个别的就这样被他们俘虏了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伟大的革命浪潮卷起来了，才赋予无数革命青年批判战斗的能力，使他们手中的笔成为战斗的刀枪，进军的号角，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锐利武器。

……

以后的几年里，我的工作调动过多次，每调一次，我总随身带着那几件珍贵的纪念品。看看吧，战笔插在炮弹壳里，就象一挺装上子弹、昂首待发的机枪，多神气哪，而那半截断笔放在一旁，又多么令人深思啊。

革命战士手中的笔啊，我心里永远响彻着你的战歌：党让我拿起了笔，我的笔永远要为党所用！

（题图：黄全昌）



一部细致动人的好电影

——谈影片《闪闪的红星》的艺术成就

方泽生

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是党和人民对无产阶级文艺提出的要求。在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影片《闪闪的红星》所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它也是社会主义银幕上的一颗“闪闪的红星”！

—

影片《闪闪的红星》，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

从小说或戏剧改编成电影，是一种再创作。这不仅因为从一种艺术形式到另一种艺术形式，容量不同，艺术表现手段不同，必然要有所取舍，有所发展；而且为了更有力地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必须对原作的思想内容加以提炼，体现出新的思想高度来。影片《闪闪的红星》改编之所以成功，在于它在充分理解、体现原作的主题、人物的基础上，深化了作品主题，丰富了英雄形象，因而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教育作用。

小说《闪闪的红星》为改编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小主人公潘冬子在阶级压迫的苦

水里泡大，在阶级斗争的风浪里成长的发展过程，反映得比较充分。但是，小说多少带有一点“传记”的色彩，艺术的概括和提炼不够，在思想深度上缺少高屋建瓴的气势，结构上也略嫌松散拖沓。它描写个人身世的东西较多，因而党的教育、斗争的锻炼就不够突出。

改编就是要取其长、补其短。影片根据主题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即围绕着“革命的根芽”潘冬子怎样“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革命的需要长”来安排情节，组织戏剧冲突，进行了重新构思。小说的情节前后反映了十五年，跨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革命阶段；塑造潘冬子的形象主要写了与胡汉三、沈老板、武保长、“中央军”的四组矛盾。影片改编时则基本上只截取了小说前半部的情节，把后半部潘冬子怎样历尽艰辛找红军，怎样参加了人民的队伍，又怎样打回老家去的情节统统割舍了。改编时作了这样大刀阔斧的删削以后，是否变得干瘪粗疏了呢？不。它更集中了。影片把潘冬子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典型环境里，把他的命运和党的事业、他的成长和革命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描写冬

子的成长过程的几个阶段时，又是用极细致的笔触，反映了极细密而浓烈的感情，并且充分利用冬子父母、吴大叔、宋大爷等人的英雄行为，来为塑造“党的孩子”的英雄形象服务，深刻地表现出：是党的教育，革命真理的熏陶，斗争实践的锻炼，把冬子从一个活泼天真的孩子变成心红志坚的红军战士，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着他前进的道路。坚持从革命的政治内容出发，细致而不失于琐碎，精炼而不失于粗疏，正是影片在改编时的引人注目的成就。

影片截取小说的前半部情节，也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根据小冬子的思想性格和电影艺术的特点，作了大胆的创作与丰富。

电影是视觉形象的艺术。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内心世界，都要通过鲜明的形象和富有表现力的动作体现出来。因此从小说到电影必须根据电影艺术的特点进行再创造。小说第一节写道：“我生长在江西的一个山村里，庄名叫柳溪。我五岁那年，听大人们说，闹革命了……”意思自然很明白，但不能形成鲜明的银幕形象。影片根据这样的“提示”，设计了小冬子、椿伢子在山垭口望红军、议论“红军是红的吗”的情节，在胡家门外胡汉三吊打小冬子，红军冲进柳溪，刀砍绳索，解救小冬子的情节，这不仅形象地表现了“闹革命”的真正内容，而且一下子就把小冬子的命运同表现革命、体现党的领导的那枚“闪闪的红星”联系起来。当潘行义抱住小冬子，说：“孩子，记住，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当小冬子注视着吴修竹八角帽上的闪闪的红星时，不仅震动了小冬子的心灵，也深深地感动了观众。影片对于每一个情节，几乎都从视觉形象的角度作了精心的设计和细致的表现。

情节的丰富和创造，又必须为作品的

主题和人物的思想性格服务。在小说里，小冬子曾在宋大爷那里，“整整过了六个春天”，但除了上山找游击队，跟胡汉三狭路相逢的情节外，没有别的作为，这对刻划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显然是不利的。影片在这里却有全新的构思。它设计了夜袭柳溪村、智闯敌关卡等情节，写出冬子在血与火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受到的教育和思想的成长。每一场戏都表现得层次分明，发人深思。譬如搞盐回来闯过关卡这个情节，就很富有典型意义。小小一个竹筒，装的不是普通的食盐，而是千家万户劳动群众对自己军队的希望、支持和深厚情谊。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把盐送到游击队手里，革命人民作了英勇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就典型地概括了当时的斗争环境，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而文章又做在小冬子身上，他把盐水浇在棉衣里，盛上一筒河水，逗弄了白狗子，细致地刻划了他的勇敢、机智的思想性格与深沉的爱憎感情，同时带有令人喜爱的少年儿童的特点。这个情节使山上的斗争和山下的斗争、游击队的斗争与人民群众的斗争联系起来，揭示了小冬子在“群众斗争这个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的具体内容；当回到山上受到同志们赞扬时，他又连忙郑重地纠正道：“不，不是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干的。”这句朴素的答案，生动地标志着小冬子思想性格的发展。与原小说相比，潘冬子的形象更高大了。高在哪里？就是突出了他主动、自觉的革命精神。他把红星戴到了心头上，牢记着“党的孩子”的责任，把“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当作行动的准则。这告诉我们：情节要为表现作品的主题服务，要为塑造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服务，这才是真正的创造性，才能使影片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二

影片在“营地草棚”那一场戏里，有这样一组动人的镜头：冬夜，破草棚中，小冬子蜷曲在草榻上睡着了，身上盖着妈妈留给他的旧夹衣；松明摇晃着，照着坐在小凳上正在一针针缝制棉衣的吴修竹。吴修竹站起来，把棉衣在小冬子身上比量了一下，掖一掖盖着的夹衣，又坐在原处，脸上带着慈祥的笑意，细针密线地重新聚精会神地缝起棉衣来……用“细针密线”来比喻《闪闪的红星》的结构之绵密、脉络之分明，也是恰到好处的。

在艺术创作中，结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表现主题、塑造人物的一种手段。细密、严谨的结构，来自对人物形象赖以形成的矛盾冲突的认真分析和精心安排，同时又对人物形象的深刻与完整起着重要作用。影片《闪闪的红星》没有单一的中心事件，这给结构的完整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影片中的所有情节都是围绕着小冬子与胡汉三这一对主要矛盾来组织的，又反映了小冬子思想性格发展的几个阶段，内在的联系十分紧密。潘行义参加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胡汉三这条老狗才有可能尾随着它的主子重新践踏着柳溪村，使群众陷于白色恐怖之中。这才有冬子妈下山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毛主席的声音，点燃革命火种，为了保护群众，在熊熊烈火中壮烈牺牲。有冬子妈的牺牲，才有游击队夜袭柳溪村，而胡汉三恰好不在村里，因而他才有“封山”之举；封山，游击队的活动更困难，才有小冬子跟宋老爹下山，在群众斗争的风雨中见世面，才有哨卡智运食盐斗匪兵的英雄行为。胡汉三封山不见效，又要带正规军进山“大规模搜山”，这才有派小冬子去姚湾镇茂源米店当学徒，到“为白匪

筹办军粮的家伙”那里摸情况，当耳目；这才能引出米店风波，奇袭姚湾镇，杀敌报仇的戏剧高潮，从而解决矛盾，完成少年英雄的形象塑造的任务。这样绵密的结构，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推进一层，如茧抽丝，如笋去壳，把潘冬子的成长的原因和智慧与力量的源泉，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全剧说，结构是如此严谨，就每一场戏来说，也是这样细密。前有伏笔，后必呼应；先是铺垫，后才水到渠成。试以山林营地缺盐那场戏为例。先写胡汉三并村封山，“严禁盐米上山，违者严惩不贷”，这才造成游击队缺盐的困难。这是伏笔。小冬子煮野菜，吴大叔拿出一小包盐，在大锅里象撒胡椒粉一样洒一点，说明封山造成的粮盐的困难，与前面的情节相呼应；并借此教育小冬子，要革命，就得不怕苦。这是一层。然后吴大叔盛一碗菜汤，背着小冬子弹了点盐，嘱咐小冬子一定要吃下，以示革命队伍对“党的孩子”的关怀，反映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是二层。小冬子吃了一口野菜汤，发觉味道不对头；再喝一口锅里的汤，一比较，才知道多放了盐，于是把碗里的菜汤倒进大锅，重重地搅了几下，这是三层。宋老爹要带他下山，他不干，要跟游击队去打仗。宋老爹解下竹筒，要小冬子“试一试，拿不拿得动”，小冬子不服气，使劲扒开一看：“盐！”这是四层。随后二话没说，就拉住宋老爹的手：“爷爷，咱们走！”小冬子明白了：下山，是去搞盐，这也是战斗，党的孩子，应该服从战斗的需要呀！前面围绕着盐的问题，作了那么一层层细致的铺垫，却在这“咱们走”上收到了惊人的效果，细致入微地刻划了冬子思想感情的变化。

结构的细密，更从那颗贯串全剧的道具红星上体现出来。影片中这颗红星，有着深刻的阶级内容和丰富的政治含义。它象征着党，是“工农的心”，照耀着革命的

路。它把全剧动人的戏，把人物性格的发展、感情的迸发，都贯串起来了。潘冬子对红军的认识，就是从缀在军帽上的红五星开始的。从此，他爱红军，也爱红星。爸爸最懂得他的心思，离别时把一颗红星留给他：“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就看看它。有它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会长成个红军战士！”红星把小冬子引上了革命的道路，去迎接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深山里，母子俩依着看着掌上的红星，意味着“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给他们增添了斗争的力量和信心。母亲牺牲后，小冬子取出红星递向吴大叔：“叔叔！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这意味着冬子的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表达了他革命到底的决心和深沉而炽热的感情，怎能叫人不跟吴大叔一样“泪水涌出眼眶”！在急流飞湍中排浪前进的竹排上，“小冬子手捧红星，远望长空”，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表示冬子已经是雏鹰展翅，准备去肩挑革命的重担。在米店里，小冬子和椿伢子遥望北斗星，想念着延安城和毛主席，“戴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体现了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最后，他如愿以偿，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把“红星戴到了军帽上”，也把“红星戴到了心头上”。红星，也就是这个无产阶级小英雄的一颗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可以说，红星的运用没有一次是简单的重复，它系着戏剧情节的波澜，串着人物感情的起伏，起着主题层层深化的作用。冬子对红星的解释，在斗争中逐步加深，这个过程，也就是他对党的性质、对革命的意义认识逐步加深的过程。“跟着毛主席跟着党，闪闪的红星传万代。”红星是鼓舞着冬子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继续革命的力量。

全剧结构的完整、针线的细密，还有另一条一以贯之的不引人注目的纽带：“旁

白”。旁白的运用，在电影创作中有时只起“字幕”的作用，介绍一下时代背景，有时银幕形象表达不出人物的精神境界，才不得已而用之。这部影片的旁白，却有创造性，发挥了它多方面的功能，成为影片的有机部分。影片的画面在旁白中揭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语言精炼，富有启发性、哲理性、声音苍劲深沉，一下子就抓住了人们的注意力。它预示着银幕上即将展开的一场动人心魄的斗争风暴，远非是时间概念的简单介绍了。在“父子离别”这场戏中，配合着画面，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旁白：“……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接着，在狂风暴雨中，胡汉三回到了柳溪村，要挟着被绑捆的群众，又有一段深沉悲愤的旁白：“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声画结合，组成十分流畅的电影语言，在结构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在思想意义上，更把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很自然地联系起来，把当时冬子不很理解，但却是实际斗争中具体感受到的历史教训揭示了出来，因而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因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画面，已经形象地说明了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所以旁白起，一点也不觉得突兀，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在影片的高潮以后，又有一段欢乐昂扬的旁白：“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下山的亲人，就要来到了！”在高潮与尾声之间，斗争与欢乐之间，剧情与人物情绪急剧转换，跳跃很大，这段旁白用在这里，恰好成为过渡的桥梁，使这

种转换变得十分顺畅。总之，在旁白的运用上，也体现了影片作者完整的艺术构思，很经得起推敲。

三

电影是视觉形象的艺术，又是一门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综合艺术。它需要编、导、演、音、摄、录、美等各部门通力协作，充分调动各种艺术表现手段，来为塑造主要英雄形象服务。

《闪闪的红星》充分发挥了视觉形象的表现力，全剧很少对话，对话也极精彩，这也是影片的成功之处。影片有几场没有对话的戏，却又是最细致、最能打动人心的戏。如山林营地的夜晚这场戏。小冬子蜷缩着睡了，吴修竹在缝棉衣；后来一游击队员进草棚，微笑着注视吴修竹缝衣服，又看了下小冬子，把旧大衣盖在冬子身上，走出草棚；冬子舒展地睡着，突然睁开眼睛，见吴大叔还在缝衣服，又看见身上盖着大衣，翻身坐起，挟着大衣，戴上帽子出草棚；小冬子顶着寒风，把大衣披在哨兵的身上，吴大叔在草棚前会意地笑了。没有一句对话，伴随着他们的只有反复出现的富有抒情味的音乐旋律。然而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谁能不为充溢在吴修竹、战士、小冬子之间深厚的阶级情意所感动呢？它不仅驱走了袭击着小冬子的冬夜的严寒，也使观众的心里感到暖融融的。而这种感情的丰富内容，又是千百句话所无法表达、代替的。没有话，却比千言万语更有力。“此时无声胜有声”，象这样的场面，就能十分深刻地揭示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我们强调视觉形象的特点，是为了把革命的政治内容更充分、更生动地表现出来，是对电影创作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演员的表演真切、细腻、富有激情，而

又保持着鲜明的儿童特点。就拿“夜袭柳溪村”这场戏来说，小冬子也要去，吴修竹命令他“留下”，他无可奈何地在宋大爷旁边坐下，不满地噘着嘴。宋大爷要跟他说话，他白了大爷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就走。这把他急于投入战斗的心情和倔强的性格都表演了出来，而且又都带着十足的“孩子气”。随后他跳进溪涧，在石头上泼点水，瞪着眼，咬着嘴唇，气呼呼地磨他的柴刀。吴大叔、宋大爷不让去，他就想不通；他去是为了杀敌的呀，这种焦急、仇恨的心情，都通过磨刀的动作表现了出来。而且磨刀又为后边刀砍竹索的英雄行为作了铺垫。这自然也带有“孩子气”，但已经不完全是“耍小孩子脾气”了，它是有思想深度的。但是枪声一响，他的情绪立即变了，爽朗而果断地向柳溪村方向奔去，涉水而过，从桥桩上爬上大桥。情绪的转换很自然流畅，上桥的动作也是符合小冬子的年龄和性格特征的。这样的表演十分真切，合情合理，自然而然地把人引进到当年斗争的典型环境中去了，因而也就具有了动人的力量。

演员表演的真切、细腻，自然该归功于小演员的辛勤劳动，但也不能不说，跟导演对小冬子这个人物的深刻理解，因而在艺术表演上给以正确的启发、诱导有很大关系。我们有些描写少年英雄的文艺作品，常常把小英雄“成人化”，让他按照成年人的思想逻辑、行为动作去表演，认为带上一些“稚气”，就会损害英雄形象的光彩。既然不符合少年儿童的特点，小演员的表演就一定很呆板、生硬，缺少真实感，这又怎么能打动观众呢？我们强调要有少年儿童的特点，是跟资产阶级的艺术主张“童心论”毫无共同之处的；儿童的特点，同样有着深刻的阶级烙印。从小冬子身上、从他的表演中所流露出来的充沛的无产阶级

感情，就是对超阶级的“童心论”最有力的批判。影片中有一些情节和细节，正是从儿童特点出发设计又有着鲜明阶级内容的，如第六场“盼红军”。冬子手捻枯黄的映山红枝条，想起妈妈唱的歌：岭上开遍映山红，红军就回来了。于是他进入了幻想世界。电影利用特技摄影，映山红冒出了嫩芽，长出了新叶，吐出了蓓蕾，一朵接着一朵开放了，霎时红遍山坡；在花丛中，踏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突然“蹦”出一队整齐雄壮的红军队伍，领头的就是他爸爸……这样细致地刻划少年英雄的特点和感情，正鲜明地体现了他对革命必将胜利的信念和向往。

影片的摄影也很有特色，画面饱满、很有意境。第十二场开始，银幕上“显”出“两岸青山，夹着一湾绿水。一只竹排顺流而下”的画面，多美啊！从摄影技巧来讲，由于掌握了正确的采光技术和大胆的创新，画面处理得很有层次，青山、绿水、翠竹，富有纵深感；前景是青翠欲滴、疏密有致、生机勃勃的毛竹，背景是雄伟挺拔、郁郁苍苍的山峰，“小小竹排”游动在青山绿水间，流水潺潺，破浪前进；雄鹰在蓝天白云上翱翔，舒展自如，搏击长空。我们赞美摄影的精湛技巧，赞美景色的明丽动人，更要赞美画面所包含着的动人意境。影片把自然景色拍得那么美，不是“自然主义”，而是为了衬托英雄形象。冬子的革命气节，就象挺拔的翠竹；冬子的革命意志，就象雄伟的山峰；冬子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成长，就象竹排的急流勇进；冬子离开了阶级亲人去独立战斗，就象雄鹰的长空展翅……再加上“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的雄浑有力的画外伴唱，组成了一曲豪放的抒情乐章，扣动着观众的心弦。镜头是有选择性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它通过选择、

对比表现出感情来。如拍摄胡汉三窜回柳溪村的场景，胡汉三在狂风暴雨中，得意洋洋而又恶狠狠地教训着被绳捆索绑的群众：“……这柳溪村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这里用了几个主观镜头（代表着冬子他们的眼睛）：前景是一根根挂着雨水的草绳结成的窗槛，后面是穿着一身黑的胡汉三的形象。镜头反映出来的东西是丑的，但镜头的艺术处理是有意境的：别看胡汉三耀武扬威，其实他处于“绳捆索绑”之中，他的末日就要来临了。这样处理，画面寓意深刻，达到了刻划形象的目的。

当然，从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影片还有不够细致的地方。如“母亲就义”那场戏。其一，母亲只能用牺牲自己来保护群众安全的紧迫感，影片渲染得不够。匪军来搜索土楼的环境情势表现得不够细致，怎么一下子就走不了了，好象有点突兀。这就影响了母亲壮烈牺牲这场戏的总体效果。其二，母亲被围土楼，斗争的一面强调得也不够，反抗的动作不够强烈，表现壮烈牺牲前的崇高精神境界的形体动作不够准确，造型也可以更美一些。再如“姚湾镇除暴”那场高潮戏，观众还可以对这样处理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县“靖卫团”团长的胡汉三来茂源米店，为什么连副官、马弁都不带？在那样兵慌马乱的年代、游击队出没的处所，吃过苦头的胡汉三是不会那样粗心大意的。胡汉三虽然喝醉了，老窝就在本镇，但为什么连手枪都不带一枝，又偏要在米店里过夜？这说明影片在这些地方还有琢磨的余地。

我们怀着看《闪闪的红星》时那样激动不已的心情，期待着更多的思想、艺术结合得较好的影片跟广大观众见面！

金色的路

秦
节
顾
绍
文

已是初夏了，绵绵细雨却还是下个不停。

清晨，春风人民公社农机厂简易插秧机试制组的平房里，闹得就象一锅热气腾腾的滚水。公社党委给农机厂新调来的支部书记，该今儿到厂。不仅那几个小青年，连六十开外的全根师傅都争着要去接。

“咣咣咣”，蹲在屋中间的一个姑娘用榔头重重地在铁板上敲了三下，冲着大伙说：“你们还有个完没有？我说咱们谁都甭去接。”这姑娘叫王凤，今年才二十。虽说让贫下中农推荐进厂还未满两年，可厂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她都要管。这回试制简易插秧机也是她提出的。大伙都喜欢这个敢说敢闯的姑娘，管她叫“试制组不是组长的组长”。

“小凤，这话怎么说？早盼晚盼，只盼着支书早点儿来。今天人家要来了，干吗又不去接呐？”全根师傅一边拿下老花眼镜，一边说。

王凤刚要张嘴，一个叫刘超的小伙子着急地抢先嚷了起来：“嗨，咱们那位副支书耿正一大早就骑了自行车，奔汽车站去接了！为什么咱们不去？”

“有副支书代表咱们去接还不行？难道非全厂夹道欢迎不成？”王凤说。

“哎哟，”刘超一拍大腿，“你不想想，咱们得赶在耿正前头见到新支书，把试制插秧机的事跟他说说……”

“抢先去告状是不是？”没让刘超的话说完，王凤把榔头往铁板上一摔，“呼”地站起身，大声说：“怕新支书被耿正拉过去是不是？”王凤说话就爱一针见血，大伙听了都没吭声。她又从容地说：“我问问你，咱们试制简易插秧机对不对？好不好？该不该？不对，就赶紧收场，别和耿正闹别扭了。对？那你慌啥？你怎么知道新来的支书不支持咱们？”

“听说，新来的支书和耿正是同村人，还沾着点亲哩。”



小刘有些迟疑地说。

王凤听着哈哈大笑起来，刘超莫名其妙地望着她。王凤看了大伙一眼，一本正经地说：“我听说过，新支书名叫做耿永兴，是个心红志坚立场稳的好干部！他领导的那个大队是咱县学大寨的先进队！”

刘超抓抓头皮，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其实，他心里和大伙一样，是多么希望新来的支书象公社党委的领导一样，全力支持他们，把简易插秧机早日造出来。

“是个好领导，不去接他，也会支持咱们。要是他也来反对咱们，那更不用去接他了。是正确的，咱们就听；不正确的，咱们就顶！”王凤一扬脖子，把两条粗黑乌亮的大辫子使劲地甩到肩后，“咱们试制组还不就是斗出来的！”

姑娘说的是实话。耿正是农机厂党支部副书记，名义上还是试制组长。可他对造简易插秧机，就是三心二意，推三托四。为了这，大伙跟他没少闹矛盾。最近，耿正又从上海接来了加工阀门的任务，竟然提出要从试制组里调人，被大伙顶了回去。

尽管大伙议论纷纷，王凤没停下手里的活。一会儿，她已把钻床收拾停当，返身去搬墙角那只铸钢箱子。这家伙真沉，王凤用尽力气搬了几下，才把它挪动一点。忽然，门外闪进一个人，他走近王凤，双手一提，铸钢箱子就落到钻床的铁台上了，动作是那么轻巧稳当。王凤心想：好大的力气，谁呀？抬头一看，只见这人五十来岁年纪，身板象铁打钢浇一般，枣红脸膛上布着皱纹，浓眉下一双有神的眼睛，光芒闪闪。他身穿一套土布衣服，裤管卷过膝盖，浑身湿透，腿肚子上沾满了泥巴。甭问就知道，准是个苦海里泡大，泥水中摔打出来的老贫农。王凤觉得老人好面熟，一时却记不清是哪回下乡修农机时见过。

“您是来修农机的？瞧您淋的，我找件



衣服您换换。”

“别张罗，你忙你的。”老人笑着拦住王凤，一边从容地四下察看，“这是插秧机？”

“是插秧机上的齿轮箱，”王凤热情地解说：“得在这上头打八个圆孔。应该使镗床，可咱们没那设备，用钻床试着干。就是质量没过关，试验了二十七次，还没成功。”

“喔。自己动手，困难是难免的。”老人笑咪咪地说，双手轻轻地抚摸着齿轮箱。

“要刀具，不对口，要夹具，没到手，技术没人教，材料没多少，这些困难不去说它，最气的是……”姑娘闭上了嘴，她显然不想当着陌生人说耿正。

“气什么？”老人却不放过，追问着。

“气，气的是还有人挡道！”王凤忍不住一下冲出了口。

老人不再追问了，笑着说：“好么。有气就争，没路就闯！为了让社员们早日使上插秧机，咱们该多出把力。”

这是多么有力的鼓舞，多么殷切的期

望，王凤一把抓住老人那粗壮坚实的大手，说：“大伯，您回去给大伙说：不管有啥困难，不管困难有多大，咱们一定要及时把插秧机送到你们手上！”

“好啊！”老人两眼闪动着喜悦的光芒。

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一声喊：“永兴叔！”随着门被推开，一阵冷风细雨中耿正大步冲了进来。他亲热地拉住老人的胳膊摇晃着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让我等得好苦呀！”

大伙先是一怔，“永兴叔”？难道这个忽然闯进来的农民模样的老汉，就是大伙日盼夜想的新支书耿永兴吗！车间里的人们一齐放下手中的活儿围拢来，七嘴八舌地招呼着新支书。王凤心中更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惊奇，赶上一步，脸色彤红地握住老人的手，老半天才挤出两个字：“大伯！”

大伙又说又笑，又乐又闹，屋子里顿时热腾起来。耿正反被挤在一边，答不上腔，插不进嘴。

“喂，喂。”王凤突然象是醒悟过来似地叫了起来，“咱们得先让永兴伯擦把脸换换衣服呀。”

“对，对。”大伙嚷着，推着老汉往外走。

“你瞧这小丫头，我还没站稳脚，她就撵我了。”耿永兴爽朗地笑着对耿正说了句，便跨出了试制组。

“老惦记着你呢，身子骨还象早年那么硬实。”耿正挽着耿永兴的手臂，边走边说：“家里都好么？你那小孙孙呢？该有这么高了吧？”

“你说小明呀，”耿永兴乐滋滋地说：“我这回来，他还死磨着要跟我来看看你们造的大农机哩。”

“这个小家伙，嘿嘿……”耿正觉得自己笑得很不自然，忙又开说：“我啥都为你备妥了。你侄媳妇带孩子住北屋，咱俩睡一铺，好好地说说说话。”

确实，耿正有满肚子的话要对永兴说。打去年支书调走，他负责全厂的工作后，各种矛盾挨肩来。他从上海接回阀门加工任务，矛盾可就更尖锐了。耿正为了保证阀门试产顺利进行，要从试制组“借”几个人，王凤他们就是不听调遣。双方锄头碰铁锤，各不相让，闹得耿正夜晚躺不稳，白天坐不安，肝火冒顶。直到听说公社党委调耿永兴来农机厂当支书，他才微微松了口气。永兴不仅是他远房叔，还是他入党介绍人。十五年前正是永兴扛着铺盖，送他去农机厂报到的。早先他俩一搭一档搞合作化，样样工作配合得好，搞得有声有色。永兴这一来，准能解决阀门跟插秧机的矛盾，完成阀门任务也更有把握了。

“插秧机造多少日子了？组里就这么几个人？”耿永兴象是随便问问。

“小寒前一天闹开的，”耿正说：“瞎折腾了一百几十天。”

“唔？”

“这小丫头，真够人恼火的。”耿正叹了口气，他不愿让这些不愉快的事，影响他们叔侄俩愉快的会面，换了个话题说：“永兴叔，你瞧，咱们这厂和当年大不一样了吧？那就是试产阀门的大车间。”说着伸手朝前一指。

随着耿正指的方向看去：一幢又高又大，红瓦粉墙的厂房，坐落在柳烟之中。大门敞开着，里头车床、刨床，一台台排列得整整齐齐。

耿正眉飞色舞地接着说：“咱厂前年上交的利润比大前年增加了两成，去年又比前年增加了一成半。今年，”耿正顿了顿，“今年嘛，只要试制阀门过关，再增加一成半没多大问题。和刚办厂那会儿比，上交利润翻了三番了。永兴叔，我早合计过了，再拚它几年，多积累些，盖几个象样点的车间，厂四周砌上道砖墙，修条柏油路，两边

种些树木花草，路上能跑大汽车……那时候，咱厂就有大厂的气派了。”

“你想得倒是挺远的。”耿永兴淡淡地说。

耿正却一点也没听出他叔的话里话，一个劲地往下说：“当然得有个理想，对增加利润，扩建咱厂，我还有个规划呢，过一天跟你细说……”

永兴没有情绪仔细往下听，他那两条浓眉越拧越紧。他想起这儿之前，公社党委书记跟他谈的话；几个大队的干部、群众向他反映的情况：“农机厂只想赚大钱，脱了轨转了向！”“农机厂越盖越大，可离开咱们越来越远！”他原想一来就和耿正好好谈谈，可是见耿正滔滔不绝，洋洋自得的样子，他倒吁了口气。多年相处，永兴了解这个侄子的牛性子，不是一下扭得过来的。

他沉思着，抬起头看看天空，空中密集的云层纹丝不动，迷蒙的细雨正下得紧。

二

当天夜晚，从农机厂办公室的窗里射出一片银白的光芒，把乌绒般的夜幕撕了条缺口。淅淅的细雨下得叫人心烦。屋子里的空气，也跟这天气一样闷人。

灯光下，耿正坐在椅子上大口吸烟，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紧盯着墙看。墙上端端正正地贴着一张“本厂逐年积累一览表”，表上的箭头朝上翘着。每当耿正心烦的时候，他总要看看这张亲手绘制的表，这表也总能给他很大的安慰。

耿永兴背靠在窗边墙上，脸色平静地看着耿正。永兴忙了一整天，他参加哲学小组学习后，就去试制组参加了第二十八次试验，可是试验又失败了，他和王凤、全根师傅他们一块寻找失败原因，总结经验，鼓励大伙继续干下去。接着，他又到各车

间、小组，和好多人谈了心，群众的意见他摸了不少。晚饭后，他又和耿正耐心地拉起话来，可成效不大。

突然，门“嘭”地被推开，王凤与刘超，一阵风似地闯了进来。王凤身子还没站住，手里拿着的一张“提料单”已伸到了耿正的鼻子底下，“请你签个字。”

“什么？”耿正接过“提料单”说：“这料没有了。”

“什么？没料？”刘超叫了起来。

“对。材料下午都让阀门车间领走了，要到下个季度才有，不信你们可以到仓库去问。”耿正又显得振振有词。

“你为什么把材料都发掉？你为什么不考虑我们的试制工作？”王凤又气又急。

“谁料到你们今天又失败了。”

“你……”刘超气极了。

“不行！材料要你想办法，影响试验你要负责！”王凤坚定地说。

耿正转过身来，朝永兴摇摇头，“永兴叔，你看。”接着把“提料单”交给永兴，“我



有什么办法呵？”

永兴接过单子，沉思了一会儿，爽朗地对大家说：“今晚，你们休息去。忙了几天几夜也该休整了。材料能解决。养好精神，明天准备战斗！”

永兴这几句平静而有力的话，立即把紧张的气氛扭转了过来，刘超想说什么却又想不出来，一跺脚跟着王凤走了。

永兴目送王凤和刘超远去，回转身拿起自己的褂子，准备出去。耿正马上拦住了他：“永兴叔，你有什么办法？”

永兴笑笑，对他说：“能不能利用废料？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去找群众商量嘛。”说着永兴跨出门，只见田野里细雨中灯光闪烁，抽水机“突突”地鸣叫着，他忽然停住脚步转过身，注视着耿正，充满感情地说：“耿正啊，眼睛别老盯在墙上这张小小的表上。你看看，”永兴指着远处，“想想乡亲们在干什么，急什么，咱们该怎么办！”说完就走了。耿正夹着刚点燃的烟卷，陷入了沉思……

一夜的细雨直下到凌晨，微熹的晨光中还是迷蒙一片。

昨晚耿正没睡好，“阀门……利润……试制……群众，”一直在苦恼着他，脑子里乱得象锅粥。今天一早，他从收发室里接到县农业局的通知，象是在急流中捞到了一块门板，顿时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解决矛盾的办法，估计连永兴叔也没话说。这会儿，耿正四处找永兴，办公室、大车间、材料组、食堂、试制组都跑遍了，却还没看到永兴的影子。耿正拐了个弯，向废料库走去。

废料库前停着一辆装满材料的板车，围了不少人，又说又笑好热闹。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耿正到了。他看见这个场面，心里已经明白。

“来，快搬！马上试验。”刘超大声嚷

着，大伙七手八脚动手要搬废旧材料。

“慢着，”耿正拦住众人，说：“你们不要搬了！”

“耿正呀，你怎么了？我们找到了废旧材料，你还拦路？”全根师傅再也忍不住了。

王凤脖子一扬，把两条辫子甩到肩后，坚决地说：“搬！”

“你搬了出去还得搬进来。”耿正一点也不着急，“情况有变化了。”

“啥变化？”刘超急着问。

耿正横了他一眼，说：“我得先找永兴叔，一块来……”

“说吧。”想不到永兴就站在耿正身后，耿正楞了一下，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了过去：“这是县农业局的通知，由于上海的农机厂大大增产，县里调拨给各公社的插秧机，由原来的十台增加到二十台了。”

“好啊！”耿永兴一边看通知，一边喜形于色。耿正看着耿永兴的神情更是高兴。

永兴想了一会儿，把“通知”还给耿正，平静地说：“你的意思我明白，这样一来，插秧机有了，咱们就该集中全力搞阀门，增加利润，咱厂也能很快地有个大厂的气派，两头不吃亏，四面占便宜，可真是个好办法！”

这话说到耿正的心里了，他笑着说：“这下啥问题都解决了。”

“耿正，你算一笔账。”永兴笑笑说。

“算账？”耿正莫名其妙。

“唔。”永兴说：“上海的农机厂增产了一百台插秧机，给了咱们十台，还剩多少？”

“九十台呵。”耿正没加思索就回答。

“要是咱们自己造出十台，添上去又是多少？”

“那，该是一百十台了。”耿正迟疑了一下回答。

“是多了还是少了？”

“那，那当然……”耿正的舌头好象打上了结。

“是多了!”刘超抢着说。

王凤回头瞪了小刘一眼,小刘不好意思地笑笑,不响了。

永兴继续说:“一个社办厂造十台,全县有多少台,你算过没有?全省、全国有多少个人民公社,你算过没有?每个人民公社都自己动手制造,我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步子更快啦!何况,我们试制的是一种适合本地区使用的简易插秧机呢!”

耿正呆若木鸡。

“你呀!”耿永兴严肃地说:“怎么连这么个简单的账也算不上来呢!”

耿正低下了头,大伙看着他,顿时一片寂静。

“昨晚你没睡好吧?”永兴看着耿正发黑的眼圈,又是关心又是责备地说:“许多问题是要好好想想,自己想不通,就请大伙,请贫下中农帮帮。何况,贫下中农对咱厂还有不少意见哩。”

“等空闲一些,我下乡跑一趟,去听听。”耿正说。

“不只你一个人,咱们大伙都去。不能再等了,得赶快去。”永兴回头看看王凤,“连试制工作也不妨暂停一下。”

“试制暂停?”刘超怀疑自己听错了。

耿正也猛地抬起头,诧异地望着永兴。

“暂停一下有好处。”永兴平静地说:“下去边劳动边修农机,边听听群众意见、贫下中农的心里话,会使咱们更清醒,胸襟更开阔,办法更多!”

王凤默默地听着,她虽然还没有很理解支书的深刻用意,但从昨晚到今晨的两场交锋中深深感到永兴伯身上有着一一种巨大的力量,她不由自主地说:“我同意!”

永兴对她点点头,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

对暂停试制插秧机,耿正举双手拥护的,可再一想,又担心地问:“那,阀门……”

“全厂都下去。”永兴坚决地说:“阀门也停一下。”

“什么?”耿正几乎是叫了起来,“这不行呵,永兴叔。眼下阀门试产正在节骨眼上,不能停呀。要是一拖一停,阀门的任务也完不成,那,那……”

“怎么样?”永兴盯着耿正问。

“可让我怎么交代呢。”

“这么严重?”永兴还是很平静地问。

“怎么不严重,”耿正急得满头汗水,“全年的利润、咱厂的前途全靠这阀门,买插秧机、贴补试制插秧机的亏损也靠这阀门,永兴叔,你可要慎重考虑啊!”

“是要慎重考虑。可要从我们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上去考虑。眼下,咱农机厂造不出农机,大伙有什么心绪去试产阀门,这问题你知道吗?农忙将到,社员们多么迫切需要农机,这心情你体会吗?”永兴严肃地说。

“可是……可是,把阀门试产停下,我想不通。”

“你有意见可以谈,咱们马上开个支委扩大会讨论决定。”永兴十分坚决地说。

三

久雨初晴,田野里的空气分外新鲜,陌上垄间飘来阵阵清香。

耿永兴和耿正肩挑秧担,一前一后地走在田埂上。永兴腰板挺直,甩开大步,轻快稳当地急速向前,肩上的扁担弯成月牙形,吱吱地叫唤。耿正却弯腰弓背,象只大虾米,不知是雨后路滑呢还是怎么的,他两脚象踩在棉花堆上似的,一步三摇晃,满脸淋淋的汗水,连嘴唇都抖动着。

永兴回头看了看他,轻轻地说:“怎么,好久不下乡,连这点担子也挑不起啦?”说着解下脖子上的毛巾扔了过去,“把腰板挺

起来，象你这副样子，步子是迈不开的。”

耿正接过毛巾抹了一把汗，他一点也不去体会永兴的话，只顾想自己的心思。过一会儿，他赶上几步，靠近永兴。永兴看看他的脸色，微笑地说：“还在想阀门的事？”

这话正说到耿正的心头上，他轻轻地嘀咕着：“工业上难道不需要阀门？我们为 国家造阀门错了？”

永兴听了放慢脚步，严肃地看着耿正说：“谁说不能造阀门？社办厂为大工业加工是可以的。可是，你要知道咱们农机厂造农机，这是咱们的本份，不能为了利润，忘了根本任务。”他顿了一顿，又加了一句：“更重要的是你的思想，你对社办厂为农业服务怎么看，你对农业机械化怎么看。”

耿正听着，想起昨天永兴叔的那些尖锐的言词，想起支委扩大会上大伙激动、愤慨的情景，肩上的担子摇晃得更厉害了，他忙用手紧紧地扶住。

永兴望着广阔无际的田野，语重心长地说：“离开了群众，不知道大伙在干什么，想什么，咱们的目光就会越来越短浅，只看到鼻子底下那块小地盘，认不清毛主席给咱们指出的光明大道！”

永兴正说着，忽听得水田里传来一阵欢笑声，好些声音在喊：“加油！”他抬头远看，只见农机厂的同志正和社员们一块插秧，大伙你追我赶，干得热气腾腾。刘超让王凤摔出了一截，正手忙脚乱地赶，身上的红背心全让汗水浸透了。永兴为这派生气勃勃的景象感染了，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一边回头对耿正叫道：“快，赶上去！”

担子挑到田头时，大伙已站在另一块田边，准备动手了。耿正歇下肩，刚喘口气抹掉汗，永兴已拖着往水田里跨，他慌忙摔掉脚上那双沾满了泥巴的球鞋，走进水田，跟着大伙儿插了起来。他的左边是一位老妈妈，隔壁是永兴和王凤。

老妈妈见王凤秧把在手，毫不懈怠，弯着腰使劲插着，手到之处，就是六棵秧苗笔挺地排在水面上，身子往后一挪，又是一排。到底是农村锻炼过的姑娘，老妈妈心里乐滋滋的。又见永兴左手满握秧把，拇指轻轻一弹，就到了右手，右手随即一挥，明镜般的水田里，漾起一片涟漪，秧苗稳稳地插进泥里。这往返的动作是那么自然流畅，不慌不忙，没使什么大劲似的。一瞬间，身前已成了一块翠绿的绒毯。真正令人羡慕高兴。再看右边的耿正，两手笨拙，动作迟缓，鼻孔里喘着粗气，没插几下，便要直起腰来。老妈妈又气又好笑地问他：“好久没干这活，觉得累了吧。”

耿正苦笑了一下，点点头。

“是嘛，咱们老社员谁不知道这滋味，特别是在农忙的时候，一到晚上，全身骨节酸疼，左睡不好，右睡不安，二十四根肋骨根根在动。”

老妈妈的话，使王凤他们触动很大，王凤安慰老妈妈说：“等我们把农机造出来，就可以不用‘三弯腰’了。”

耿正有了体会，情不自禁地轻轻说了一句：“这活儿是太累人了。”

老妈妈一听，却回头绷着脸对耿正说：“你可别以为我是在叫苦，毛主席号召咱们为革命种田，累点怕啥？咱们盼着早一天实现机械化，是为了多打粮食，就象永兴说的，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咱们国家更加富强，为了支援世界革命。大跃进时候，你们厂就办起来了，永兴带着大伙，填低田，开渠道，筑机耕路，为农机开进田里啥都备妥了，社员们想着机械化。可是谁料到了一九六二年，有人说什么‘早化晚化问题不大’，要农机厂去搞煤油炉、平底锅，你说咱们社员听了气不气！”

耿正听着老妈妈的这些话，往事历历展现在脑海中，他知道是永兴和社员们同

当时的县委、农机厂中个别执行错误路线的人进行斗争，才顶住了这股妖风，当时自己对永兴叔怀着多么崇敬的心情。

“这些事可不能忘了。现在你们在为咱们造插秧机啦，这可真是大好事，今年三夏咱们能使得上吗？”

老妈妈无意中的一句话，就象一声雷鸣，在王凤和农机厂工人人们的耳际震荡，久久不息。耿正更低下了头，几乎贴到了水面。只有专心插秧没直过腰的永兴，却挺起身来坚决地说了一个字：“行！”顿时水田中人们的眼光“刷”地集中在老支书身上。

老妈妈一听更是高兴，回头又对耿正说：“你们担子不轻哪，步子要迈得大才行呢，咱们国家有多少公社、多少生产队？有多少贫下中农在盼着哪！你们得算算，这样进了厂就不会忘了农村，不会忘了机械化这件大事。”她回头问永兴：“你说我这话在理不在理呀？”

永兴抬起头来，微笑着没答她的话，却回过头看看耿正说：“听听，社员们是怎样讲的，我给你算的一笔账的答案就在这里。”

耿正没抬头，他的脸涨得通红，不知怎么说才好。亏得这时刘超猛地叫了声：“大家加油啊！”秧田里顿时热闹了起来，水面上秧苗象飞梭似地往来，一刹时已经细针密缝地把整块秧田绣满了。永兴、王凤和社员们陆续上了田垄。

耿正从沉思中醒来，发觉自己才插到水田中间，转身一看，身后的空白已给社员补上了，四面全是秧苗，自己象是掉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中，寸步难行。社员们都在微笑地看着他，他慌了手脚。

“耿正，向前走！到我们这儿来吧！”永兴在田垄上招呼他。

耿正高一脚，低一脚地踩在秧苗的行间，趑趄地走到垄头，狼狈地爬了上来。

这时，田边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叫着

“爷爷！爷爷！”永兴回头一看，原来是他的子孙孙小明，手里拿着一张纸，飞奔过来。

“爷爷，你看我画的，老师说画得不错，要在学校里展览呢。”孩子喘着气，高兴地说。

王凤和社员们也都笑着围上来，抢着看他那张图画。图画中画的是农村的新面貌，在一片彩霞下，几幢高大的厂房，屋顶上的烟囱里冒着缕缕白烟，下面是格子田伸向天边，稻棉如海，一台新奇的农机，正在朝前飞奔，农机上还挂着一面红旗。

“这是什么农机呀？”王凤笑着问他。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儿。”孩子偎着爷爷，抬起圆脸认真地说：“它能耕地、除草、施肥、插秧、割麦子、打油菜，样样都会，本事大得很呐。咱爷爷说过将来会有的。”

这下把大伙都逗乐了。王凤把孩子拉到身边，紧紧地搂着。老妈妈把图画看了又看，接着递给刚坐下来的耿正，笑着说：“将来，你们厂就造这样的农机吧，孩子们等着呐。要快点呀！”

耿正羞愧地接过图画，默默地看着。永兴看了耿正一眼，诚恳地说：“老妈妈说得对，是得加快步子，毛主席早就给我们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沿着这条路走，才能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才能进一步加强工农联盟，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才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咱们不能忘记肩上的这副担子，步步要走在路上，要不，咱们怎么对得起党和毛主席，怎么对得起广大社员和咱们的后辈？”

永兴的话象一阵春风，吹进了每个人的心头。耿正猛地抬起了头，王凤看到他的眼角里闪烁着泪光，她顿时觉得眼前的耿正变了样。

“三夏”战斗打响了，一台一台崭新的

插秧机，鸣叫着轻快地从农机厂大门里驰出，宛如一条长龙昂首腾跃，飞向战场。

耿永兴和王凤坐在第一台插秧机上，这时，耿正从路边闪了出来，叫道：“等等，等等我。”

王凤回头喊：“还等呀？快赶上来吧！”

耿正急跑几步，跳了起来，一双温暖有力的大手拉住了他。耿正跳上车，坐稳身子，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信封，珍重地递过去说：“永兴叔，这是我跟试制组的同志一起搞的规划。你瞧瞧，有啥不足，咱们一块把它补上。”

耿永兴欣喜地接过来，把它和口袋里拿出来的一大叠纸，一块交给王凤。

“支部动员才三天，就有这么多规划

啦？”耿正问。

“多？我还嫌少呢。”王凤说。

“我说是快。”耿正说。

“我还嫌慢呢。”

“你这个丫头呀……”

“够叫人恼火的是不是？”耿永兴说。三人全扬声笑了起来。

朝阳冉冉升起，在金黄、翠绿的田野上洒下了万道金辉，浩浩荡荡的农机队伍，在金光熠熠的大道上，迅速地向前迈进，大地上震响着他们的步伐声，是那么有力，那么雄壮。田野深处高耸着的“苦战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标语牌，闪耀着灿烂夺目的光彩……

(插图：宋治平 题图：俞子龙)

(上接 60 页)

粒般大的雨点，劈劈啪啪地倒下来了。猛虎班在跃进班的支援下，出色地完成了五百吨，在雷雨前，关好了舱盖。现在，丁掀潮站在工房小屋的门口，袒开胸膛，望着倾江倒海的雷雨，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雷余鹏走到了掀潮面前，很有感触地说：“要不是跃进班来支援我们，可要遭雨淋啦！”

“共产主义风格，社会主义协作精神，比什么都重要哩！老雷，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啊！”丁掀潮说着转身对正嘻笑打闹的青年们说：“我们趁空学习吧！”

雷余鹏走到热火的青年中间，诚恳地要求：“小丁，我参加你们的理论学习班！可是我识字不多，怕……。”

“行！老雷，大老粗就是要攀登理论山，只有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革命理论，我们才能在大跃进的新形势下，万众一心，步调一致地往前闯！”

这个月的最后一个工班胜利结束了，红旗在呼啦啦地飘扬，它指引着人们迎接新的一个工班！

(题图：周小筠)



最后一个工班

张长公



站在码头上，一眼望去，黄浦江面浪头跳跃，潮水滚滚。一艘艘巨轮进进出出，惊涛搏击两岸。一支支起货机吊臂忽高忽低，货物堆起小山。码头工人多装快卸，江上岸上一派跃进的气势。

沿码头，一排平房，黑瓦白墙。东头数起第一间，是全港区闻名的猛虎班。猛虎班里猛虎多，新班长丁掀潮，人称“双翼虎”，有任务抢，见困难上，什么硬仗他总打头阵。老班长雷余鹏，号称“老猛虎”，四十开外年纪，虎势分毫不减。自从丁掀潮接了班，老雷当副手，一个敢冲敢杀，一个敲锣点鼓，正是猛虎添翼。看吧，哗啦啦的红旗，月月猛虎班里飘扬。

任你猛虎班厉害，那码头工人个个都是革命闯将，谁甘愿落后？在大干快上的新形势下，你追我赶，又赶出一个跃进班。跃进班立下誓言，要和猛虎班比干劲，争上游。猛虎班稍一怠慢，红旗就可能插到跃

进班里去哩。

月底，猛虎、跃进两个班已肩并肩地干在一条吨位线上，在这一个月的最后一个工班上，零点之前，可真是关键时刻哩！丁掀潮满有信心地要到队部去领任务，“且慢，”副班长雷余鹏叫了起来：“我去！”

这一个月来，次次是丁掀潮领任务，天天完成得出色。今天，老将居然要出马。丁掀潮说：“老雷，别让最困难的任务落到别人手里。”雷余鹏挥挥手说：“行！”头也不回，蹬蹬地走出门去。

不一会，雷余鹏领任务回来了。看他一双眼乐成一条缝，必有好任务。老雷跨进门，手上的配工单一扬，说：“黄沙，五百吨。是个硬仗！”

丁掀潮一听，想起这艘货轮上还有批木材，便问：“老雷，木材任务呢？”

雷余鹏楞了一下说：“下一班卸。”

丁掀潮追问道：“为啥要留给下一班？”

雷余鹏叉开五指说：“小丁，我们是最后一个工班，只要拿下五百吨，这个月的红旗就稳拿了。”

丁掀潮听着，脑海里象涌潮似的，他寻思：光卸黄沙，留着木材，会给下一工班的操作带来困难。我们能不顾这些吗？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这样做，有利于团结吗？对下一工班的战友负责吗？我们是一条战线里的战友，不能这样做。他想着，搬过一条凳，拉雷余鹏一起坐下说：“老雷，这张配工单……”

丁掀潮话未讲完，雷余鹏忙说：“小丁，这张配工单，可是我们这个月的关键！”

“不，这张配工单我们不能要！”丁掀潮抛锚下江似地说。

“什么！”雷余鹏好象不认识丁掀潮，猛一下站在丁掀潮面前，责问道：“我们是猛虎班，红旗你还要不要？”

丁掀潮说：“在跃进的形势下，我们搞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为社会主义多装快卸，这样的红旗，为什么不要？”

雷余鹏把配工单往丁掀潮手里一塞，“那就好，我们有话先在肚里搁一搁，干完了这个月最后一个工班再说。”

丁掀潮接过配工单，心潮一浪浪翻滚：为了保红旗，就可以不讲团结和友谊，不为下一工班着想吗？我们要高举红旗，乘胜前进，首先是全码头的工人，要一条心，一股劲地往前闯才行啊！想到自己虽然接班不久，处处还要老班长指点，可是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有关我们码头工人是否听毛主席的话，搞好团结的问题，丝毫不能让步。他猛地站起来，说：“老雷，先开个班前会，讨论一下，这张配工单该不该拿。”

雷余鹏说：“那有什么，这张配工单又不是我去争来的！”

“我知道你不会去争，不过留下的木材，可要增加下一工班的麻烦呀！”丁掀潮这么一说，班里的小张、小刘说开了：

“是呀，小丁的话有道理。”

“小丁，你拿主意吧！”……

“老雷，我们猛虎班应该发扬码头工人团结协作的精神，和抢挑重担的风格！”丁掀潮又说了一句。

雷余鹏挥挥手，说：“发扬风格，也得看看日子，今天是最后一个工班！气象消息又说，半夜前后有雷雨，小丁，你现在是一班之长，在紧要关头，可不能含糊呀！”

丁掀潮看看表，离上班时间不多了，天气变得异常闷热，雷余鹏瞪着眼，脸上冒着汗，丁掀潮知道，雷余鹏在这最后一个工班上，为了留红旗，给吨位迷住了心眼。在一个同志执迷不悟的时候，怎么能听之任之？不，得提醒他，帮助他，团结他！丁掀潮思量着说：“老雷，我到队部去一下就回来！”雷余鹏蹦地站起来，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唉！”他叹一声气，拳头重重地敲在小桌子上，呆呆地望着丁掀潮奔跑的背影。

二

队长老杨，一见丁掀潮跨进门，乐呵呵地说：“来得可巧，正要找你们。”

丁掀潮二话没说，忙把配工单递上去，说：“老杨，拿困难的任务换给我们吧！”

“你呀，有困难还会忘记你们这群猛虎？”老杨拍着丁掀潮的肩膀，告诉他队部也发现先卸黄沙，留着木材，会影响下一工班的安全，想叫猛虎班黄沙、木材一起卸，并同意可以减少吨位。

“好呀，老杨，木材、黄沙应该一起卸，可是五百吨一吨不能少！”

老杨听丁掀潮这么一说，手里的一枝

笔,转动一下,心想,卸黄沙,抓斗机一抓就是几吨,可是木材体积大,分量轻,卸货困难。老杨关心地说:“小丁,黄沙、木材同时卸,完成五百吨怕有困难吧?”

“在大干快上的形势下,这点困难,算啥!”

“好!”老杨望着这个结实的小伙子,精神抖擞,真如下山的猛虎。

丁掀潮拿着改换了任务的配工单,迎着江风,赶回班里。全班人马早已准备停当,只等出发。丁掀潮一瞧,雷余鹏不见了,小张说他到机械队去了。丁掀潮把改变任务的事一说,大家可高兴了。斗志昂扬地上了码头,只听见轰轰隆隆,开来两台黄沙抓斗机。丁掀潮一看,奇怪,平常卸黄沙,每班总配一台抓斗机,今天怎么特殊起来了?机器还没停下,雷余鹏赶来,喘呼呼地说:“小丁,天有不测风云,万一雷雨提前到来,完成五百吨会有困难,我跟机械队长一商量,把轮到休息的司机老马,也从宿舍里拖来了。小丁,人家这么支持我们,这一仗一定要打响。”

“对,这一仗一定要打响,老雷,我们要黄沙、木材一起卸。”

“什么什么?木材、黄沙一起卸,五百吨能完成?”

“老雷,首先我们不能看在五百吨这个数字上,走,大家先登轮!”

大家正往船上跑,雷余鹏叫道:“慢!今天的工作安排好了,两台黄沙抓斗机,开两条作业线,大家快做好准备,谁拖后腿,完不成吨位谁负责。”说着,指挥两台黄沙抓斗机,开到两条作业线上去。

丁掀潮已经带着全班人马,登上巨轮,开了舱盖,雷余鹏一看,谁也没有听他的,他连蹦带跑地上来,火燎燎地说:“全部卸黄沙,五百吨,赶在雷雨前完成!”

丁掀潮却不紧不慢地说:“老雷,刚才

我到队里去,老杨正要找我们,你看,满舱的木材、黄沙,要是我们一工班卸去五百吨黄沙,让一边的木材削壁似地留着,这给下一工班带来多大的困难和危险。老雷,码头就是战场,工人都是战友,如果只看自己前面的阵地,只顾自己方便,把敌人赶到兄弟班组前面去,我们能打垮敌人吗?能把红旗插上去吗?老雷啊,我们是码头的主人,不是吨位的奴隶!”

雷余鹏两手插腰,气咻咻地从鼻孔里喷出声来:“同志,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码头上拿下这五百吨黄沙!”

“是啊,我们这是社会主义码头,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修正主义的潮水却冲上了码头,给我们工人制造矛盾,制造分裂。老雷,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团结战斗大会上,你不是用这根推挡钩批判了林彪、孔老二的复辟倒退吗?”

小丁一说,大家望着老雷手里的推挡钩。这根推挡钩与众不同,在它的上段,有焊接的疤,看得出是一根受过伤的推挡钩。老雷看了,不觉心头一震,他的头微微低着,沉思起来。

原来这里还有一段不寻常的往事。在文化大革命前,港区某些领导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企业路线,把工人当作吨位的奴隶,生产的工具。比指标,包任务,先做好先洗澡,先完成先下班。不讲风格,不谈协作,只要吨位拿得多,就是标兵。弄得码头上隔阂横生、意见纷纷。

一次,一个船舱里装着钢管、角铁。为了抓吨位,某些领导就要老雷他们先卸角铁。老雷开始不同意,觉得不安全,但想到自己是标兵班,也就硬着头皮干。谁想,当角铁卸到一半,船舱里一支钢管滑下来,眼见要压着老雷,正在这千钧一发时,小丁拿过老雷的推挡钩,一把顶住,老雷脱险了,可推挡钩折断了。老雷拿起断成两段的推

挡钩，气愤地想往江中丢去。小丁一把拦住，说：“留着它，这是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要我们当吨位奴隶的铁证！”这样，老雷才留到今天。

雷余鹏此刻一想起，感到小丁不按自己的意见办，这场对台戏唱得好，可这五百吨……他思量着说：“小丁，黄沙、木材是该一起卸，可是五百吨任务怎么完成？”

丁掀潮挺有信心地说：“我和大家商量过，五百吨不改，开三条作业线，一条卸黄沙，两条卸木材。”

“我挂两个钩，加倍！”

“我们保证不让船吊闲等，做到多装快卸！”

猛虎班的青年们，争先恐后地请战。

“好，”丁掀潮按着老雷的肩膀说：“咱们一起干！”雷余鹏没说话，手心捏出了汗。

三

一个多钟点过去了，猛虎班里个个虎劲十足，你追我赶，黄沙、木材，已在码头上堆出一座座小山。按这样的速度，五百吨能完成。可是闷沉沉的天气，一下子起风了，东南边一眨眼翻起一片乌云，雷电在翻滚的乌云里一闪一闪的，隆隆雷声一阵阵从天边传来。农谚说，“东南阵，经过落三寸。”看来，这场雷雨来势不小哩！

丁掀潮以最快的速度挂好一关木材，打手势起吊，忽见队长老杨急匆匆地带着几个人跑过，象有急事，便高声问道：

“老杨，你往哪去？”

“跃进班去，他们这一工班装两百多吨杂货，无论如何得赶在雷雨前上船，否则要拖延启航时间。”队长边说边跑。

丁掀潮朝天空看看，云块更近了，叫了声：“老雷！”雷余鹏在卸黄沙的作业线上干得正欢，见丁掀潮叫他，抬起头说：“小丁，半夜前雷雨不来凑热闹，完成任务能行。”

“不，”丁掀潮跑过来说：“老雷，跃进班装杂货，他们的船等着起航，杂货箱子非赶在雷雨前装好不可，队长带人支援去了，我想，我们也派人去。”

“啊呀，我的丁同志，你的任务要完成，也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哩！”

“老雷，我们不能只看班里的小天地，我们装的卸的都是国家的财富，要是跃进班装的货物被雨淋了，船拖延了启航时间，我们的任务完成得再出色，也心痛啊！”

“可人家是我们的对手……”

“不能这么想，我们红旗竞赛，也应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讲团结，发扬一盘棋精神，这样才会更好地发挥我们工人阶级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多装快卸。”

“支援跃进班，我去！”

“我去！”

班里好几个小伙子喊开了。

雷余鹏两眼瞪圆，盯着丁掀潮：“小丁，你改换配工单，黄沙、木材一起卸，我都依你，现在，再去支援跃进班，我们这五百吨谁来完成？”

丁掀潮果断地说：“每条作业线抽两人去支援，留下的继续卸！”他转过脸，对大家说：“同志们，为了使跃进班赶在雷雨前装好杂货，让轮船按时启航，我们抽六个人去支援，留下的继续奋战五百吨。这样一来，一人要顶两人上，我们要发扬勇敢作战的精神，我们的码头正在突飞猛进，拿出我们猛虎班的虎劲来！”丁掀潮号召着。

老雷呼地跳了起来，把插在码头边的一面鲜艳红旗，用手一拔，举了起来，跑到小丁面前，怒冲冲地说：“我问你，这面红旗，我们班到底还要不要！”

小丁沉着地回答：“要！但我们要的是团结战斗的红旗，真正显示我们工人阶级力量的红旗！”

老雷激动地说：“你要知道，我们班多

年来，保住这面红旗，可不简单呀，同志们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力呵！”

“对！”小丁抚摸着红旗深有感情地说：“保持它是不容易，可是我们保住红旗不仅是因为我们花了力气，流了汗水，更重要的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道理我懂！”老雷说：“你也应该看到，这个月是你当班长的第一个月！第一个月，你能把红旗丢了？”

丁掀潮毫不思索地说：“不管谁当班长，不管哪个月，我们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大干快上，不能只看到这面红旗，而要使这面红旗成为我们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力量，这样，我们才能战胜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

“这……”老雷的心象被什么撞击了一下，不由地抬起头来，望着这迎风飘拂的红旗。他的思潮也被带到了七年前！那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码头上的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失败，刮起了破坏生产的妖风，妄想使整个码头瘫痪。当时，码头上积压的物资堆得象山似的，班长老雷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拉着丁掀潮的手问：“小丁，怎么办？”小丁两眼喷火，坚定地说：“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我们不怕天塌地陷，全市阶级弟兄会支援我们！”就在这时，沿码头的一条宽阔大道上，步伐整齐地走来一大队人马，为首一面红旗，迎着江风，哗啦啦飘扬。全市各条战线派出人力来支援码头了。老雷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几天的奋战，把码头上堆积如山的货物转运了。大队人马临走时，把这面红旗留了下来，一个代表说：“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要象这面红旗那样，永远迎着朝阳飘扬！让红旗指引我们前进吧！”从此，这面红旗成了码头上团结战斗的象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流动红旗……

丁掀潮见雷余鹏沉思着，就又语重心

长地说：“老雷，我们码头上的生产象锚链那样，一环一环紧扣，一节一节相连。看看这面红旗，想想今天新的大跃进形势，我们只有处处发扬团结战斗的精神，祖国的建设才能飞快地前进，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不断地巩固。老雷呀，我们决不能让思想上的脏东西污染了这面红旗呀！”

老雷听着小丁的话，头渐渐地低了下来，觉得异常的热。

这时，在场的人都热烈地呼叫：

“我们要支援人家，也要拿下五百吨！”

“我们猛虎班，就要打这样的硬仗！”

“我们猛虎班，就要这样的红旗！”……

全班人马摆开了战斗架势。丁掀潮在全班奋勇作战的声浪中，作了妥善安排，亲自带人支援跃进班去了。

丁掀潮来到跃进班作业线，和各班来支援的人一齐动手，很快就装完了杂货。

丁掀潮领着队伍回班的时候，后面闹闹嚷嚷地跟上一帮人。小丁回头一看，原来是队长老杨和跃进班的一伙青年人。一个青年说：“小丁，你们主动抢重担，为了下一工班的安全，改换配工单。自己任务重，再抽出人来支援我们。你们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和你们一起，赶在雷雨前完成任务。走！”

丁掀潮忙招呼雷余鹏道：“老雷，看，跃进班支援我们来了。”

雷余鹏握着跃进班的青年人的手，说：“太好了，我代表全班向你们表示感谢。”

“老雷，这是什么话，你们在关键时刻，派人支援我们，难道是图个感谢吗？”

“哎，我们干吧！”雷余鹏脸红了，这个直性人觉得羞惭。

堆积场上的木材山、黄沙山，渐渐高大起来，“轰隆隆”，雷声越响越近，“呼”地一阵狂风，掀起满江浪花，白沫抛上浪尖。豆

（下转 55 页）



俯首甘为孺子牛

——学习鲁迅关于少年儿童文艺的论述

石 一 歌

近来，广大红小兵写出许多革命儿歌。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受到鞭策，也纷纷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创作。这时，我们便不禁想到：如果鲁迅能看到今天的情景，他会多么喜悦呵！

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鲁迅为下一代能有光明的未来进行过坚韧不拔的战斗。关心爱护少年儿童，支持进步和健康的少年儿童文艺，是鲁迅战斗业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怎能忘记鲁迅在小说中塑造的华小栓、少年闰土、水生、宏儿、六斤、宝儿、双喜、阿发等那个时代的少年形象；我们怎能忘记鲁迅在批判旧世界时发出的“救救孩子”的激越呐喊！在反击反革命文化“围剿”的紧张战斗中，鲁迅还念念不忘给孩子们“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在重病缠身的晚年，鲁迅也没有停止声讨反动派对儿童的毒害。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迅对少年儿童及少年儿童文艺倾注了这么多的精力？答案很清楚：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鲁迅以满腔的热情和深刻的远见寄“希望于未来”，他认为下一代“应该有新的生活”，应该打碎黑暗的牢笼，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时代。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鲁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提到了新的高度，他更清楚地看到不同阶级对少年儿童的争夺，更自觉地把教育和培养革命新一代看作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把创

造新的少年儿童文艺看作革命文艺事业的一条重要战线。

这样，一场场激烈的战斗便不可避免了。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反动统治阶级在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利益培植自己的继承人方面，是无孔不入的。面对着塞满反动说教的儿童读物“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去”的现实，鲁迅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革命的批判上。他对那些“昏话之多，令人发指”的反动儿童读物的一系列批判，紧密地配合了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

在少年儿童文艺领域里，鲁迅批判的矛头，也首先无情地指向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反动阶级从儿童“发蒙”即开始认字时起，便强制性地灌输孔孟的一套说教。开口便鼓吹“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夸着‘读书人’的光荣”的《神童诗》，宣扬残酷的封建伦理的《二十四孝图》，还有什么《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等，真是连篇累牍，洋洋大观。正如鲁迅所说，这些书象“古今各种马队践踏”着少年儿童们的心灵。“五四”时期孔孟之道虽然受到有力的冲击，但反动势力从不肯放弃自己的阵地。他们“是拚命的在向后转”。“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

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的白话译。”针对这样的现实，鲁迅愤慨地提出：“要将我们的孩子们造成什么东西呢？”

这个问题，抓住了少年儿童读物的关键。宣传什么思想，树立什么人物，讲述什么故事，都是在按照一定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来培养和造就下一代。反动派无孔不入地鼓吹孔孟之道，就是要把孩子们造成“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愚忠的顺仆”，不敢反抗，不敢有所作为，俯首贴耳地听从统治者的摆布。鲁迅指出：“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如果把孩子们毒害成这个样子，让他们永远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我们的祖国怎么会摆脱国内外敌人的反动统治，将来又让谁去挑起革命重担？鲁迅清醒地看到，彻底批判孔孟之道，肃清其流毒，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关系着“将来的命运”的战斗任务，而这场批判，必须从对孩子的教育开始。他坚定地说：“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无论是《三字经》、《神童诗》、《千字文》、《二十四孝图》，还是国民党反动派炮制的宣扬“只要有人给他钱，甚至他可以跪下来”的“武训精神”的文章，都没有逃过鲁迅尖锐的批判。鲁迅和孔孟之道的鼓吹者相反，热情地期望孩子们“活泼、健康、顽强”，“只是向上走”，做朝气蓬勃的新一代。

鲁迅批判的锋芒，还指向了国民党反动派用少年儿童文艺为他们反共卖国政策服务的无耻伎俩。

三十年代，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严重激化的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派尊孔读经的叫嚷也甚嚣尘上。他们又是煞有介事地搞什么“儿童年”，又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教训儿童的故事，湖南反动军阀何键甚至代

表“崇尚道德的宿儒”，公然要求“焚毁”那些“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的童话，而以“中外先哲格言”充作学生课本。他们这样吹吹打打，有着险恶的用心。鲁迅辛辣地写道：“为什么不写给年龄更大的人们？年龄大了就不屑教诲么？还是青年和少年比较的纯厚，容易诬骗呢？”

是的，他们是在“诬骗”！

在所谓“儿童年”的吵吵闹闹声中，“一个说要用功，古时候曾有‘囊萤照读’‘凿壁偷光’的志士；一个说要爱国，古时候曾有十几岁突围请援，十四岁上阵杀敌的奇童。”搬出这些儒家编造的陈年故事，无非是诱使儿童忘掉困难当头的处境，掩盖达官贵人们丧权辱国的罪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故事，“万一有谁相信了，照办了，那就会成为乳臭未干的吉呵德”。针对那些向少年们描述岳飞、文天祥之类的事情文章，鲁迅讽刺道：“这两位，却确可以励现任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鲁迅有力地揭露了这些反动政府的文官武将们，在敌寇侵略面前或屈膝投降，或不战而逃，却又竟然向少年们一味鼓噪这类古代故事，这完全是在用假面具掩饰卖国罪行的阴谋。在生命危垂的时刻，鲁迅看了《申报》《儿童专刊》上一篇宣扬“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文章，仍然抱病战斗，对这种汉奸奴才的论调严辞批驳。在一封信中他痛斥“此作者真畜类也。”从政治上着眼，紧密配合革命的中心任务，使鲁迅论述儿童文艺的文章具有了强烈的战斗性。

少年儿童文艺领域，就是这样充满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然而资产阶级却费尽心机地否认这有目共睹的事实，不遗余力地把这个领域描绘成充满鸟语花香、超然于阶级对抗之外的“自由王国”。反动买办文人胡适曾起劲地宣扬：“儿童的生活，

颇有和原始人相类似之处”，应当“尽听他们自己去看，用不着教师来教。”周作人也曾大肆鼓吹过“儿童本位主义”，说什么“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他们摆出一副“尊重”儿童的超然的面孔，实际上设下了一个恶毒的圈套。“没有标准”，不需引导吗？他们反对的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标准，把少年儿童引向革命的方向，而千方百计要把孩子们引上适合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道路。对少年儿童文艺，如同对一切文艺领域一样，共产主义者的鲁迅也作了阶级分析，强调了与政治斗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少年儿童并不能脱离一定的阶级地位而生存，少年儿童文艺的作者更是一定阶级的代言人。“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那种宣扬儿童文艺超阶级的论调，同样不过“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

有破有立。鲁迅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不但大力扫荡着形形色色的反动派洒向少年儿童的精神毒雾，而且还热情地倡导“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他反对把少年儿童文艺看成可以草率马虎的事，认为“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他在当时艰难的条件下选择了一些健康、进步的外国少年儿童文艺，亲自动手翻译。在工作实践中始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充分体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精神。例如，为了一部童话诗中动植物的译名准确可靠，他不但亲自查考各种辞典，还往返七次与周建人同志通信，请他查考更详尽的工具书；出版时又专门写下了《动植物译名小记》附在书后。为了翻译另一部童话，他新年都放弃休息，“每天弄

到半夜，睡了还作乱梦”，一连十天赶译了四万多字，以致累得生了病，但感到非常愉快。书出版时，他对装帧、插图、封面设计以至纸张、字体、开本都要求相当严格，亲自过问；书出版后，他对文字仍一再推敲，反复斟酌，发现有更合适的译法，便加以更正。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是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加以考虑的。他认为只有抱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才能使好的作品为孩子们接受，产生教育作用。正是为此，他也十分重视少年儿童文艺的特点，一再强调“要浅显而且有趣”。有趣，是为了使孩子们乐意接受，浅显是为了孩子们容易理解。“‘懂’是最重要的”。易懂就是有的放矢。不看对象的特点，不把正确的思想内容浅显地表达出来，纵有善良的愿望也不能产生好的效果。这些对少年儿童文艺的细致要求，生动体现了鲁迅对下一代的关怀。

鲁迅去世已经三十八年了。这三十八年中，我们伟大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鲁迅所憎恨的那个“劳动者的孩子们轮不到受教育”，“无钱可买书和无暇去读书”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灿烂的阳光普照着大地，一代新人在茁壮成长。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鲁迅曾经严厉批判过的一些反动思想和反动读物的流毒还没有肃清；资产阶级还在通过种种渠道来毒害少年儿童，同我们争夺下一代。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永远高举红旗前进，我们应该以鲁迅为榜样，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在这条战线上作战，深入批林批孔，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迷梦。我们应该以鲁迅为榜样，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努力工作，为下一代输送更多的精神的粮食。

为新的孩子们创作更多的新作品，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千千万万革命接班人的要求，是广大工农兵的热切期望。希望能看到更多更好的少年儿童文艺作品。

故事新编

官渡之战

杨志刚

公元一九九年（汉献帝建安四年）冬天，黄河两岸，朔风凛冽、彤云翻滚、冰封雪飘。就在风雪迷漫中的一天，黄河南岸官渡的地方（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浩浩荡荡来了一队人马：马蹄嗒嗒，战车粼粼，旌旗迎风招展，将士精神抖擞。只见中营队伍里，两排卫士当中，马背上坐一位将军，四十多岁年纪，头戴红缨铁盔，身披大红战袍。风尘仆仆，横槊纵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久战沙场的统帅。此人啥人？他就是三国时代著名的“以法治军”，“以法治国”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

曹操自从三十岁起兵，就立下了消灭封建割据势力，统一中国的雄心大志。十年来，伐董卓、击袁术、征陶谦、杀吕布；人不卸甲，马不离鞍，转战南北，壮志不已。

前几天，曹操为了战争，置军兖州。那知北方袁绍刚刚打败公孙瓒，自持据有并、幽、青、冀四州之地，十多万兵力，乘曹操引兵在外之隙，蠢蠢欲动，妄想一举攻下京城许昌。消息很快传到兖州，曹营将士议论纷纷，认为袁绍兵粮足，来势凶，恐怕难于抵挡，心里都有点发愁，等待统帅曹操决策。

曹操获悉这一突如其来的军事情报，立即召集了所有随军谋士和将军到演武厅商议军机。曹操面临强敌，无所畏惧，从容镇静地分析了当前战机，慷慨陈词：“袁绍志大而智短，气壮而胆薄，兵多而指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足……”讲到这里，曹操捋须大笑，“哈哈，只不过都是为我准备的。”

说完，曹操用目光环视了一下满厅的谋士、将军，接下去说：“不过袁绍此来不善，妄图偷袭许昌，望各位大夫、将军协力同心，共破强敌。”

突然从右边角落里发出了一种阴险的声音：“曹丞相休出此言，夫子曰：和为贵。倘一争斗，必两败俱伤，万万打不得。”曹操一看原来是北海太守孔融，此人就是孔老二的二十世嫡孙，是专搞复辟倒退的所谓“贤人”、“高士”。正想回驳，坐在曹操身旁的谋士郭嘉早已开口：“孔太守此言差也！袁绍拥兵割据，倒行逆施，本应讨伐。今又利令智昏，兴无名之师，此时不伐，更待何时？”

孔融一阵奸笑：“嘿嘿，袁绍此来所领十万大军皆是北方劲旅；谋士田丰、许攸、

审配、郭图都是智谋之士；更有万夫不挡之勇的‘四庭柱’名将。丞相兵少将寡，只怕难于抵挡，不如求和为妙。”

曹操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拍案而起，说：“袁绍外强中干，此番发兵虽号十万，只不过都是些游兵散卒；审配、郭图虽称谋士，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田丰、许攸略有智谋，不过袁绍量狭多疑，必不重用。再说‘四庭柱’颜良、文醜、高览、张郃皆是匹夫之勇，何足道哉。”说完，曹操用轻蔑的目光望着孔融，说：“孔太守忧心忡忡，还是回京都许昌的好！”

曹操义正辞严地痛斥了孔融的畏敌情绪，弄得孔融当场出丑，只落得少个地洞钻钻。现在听曹操下逐客令，只得告辞一声，灰溜溜逃回许昌。

一场“战”与“和”的辩论，使曹营将领更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军事会议在继续，曹操考虑到袁绍是北方最大的割据者。不消灭掉这股顽固势力，就很难实现统一中国的事业。曹操胸有成竹，仔细分析了到会的谋士、将军们的意见，作了三条决定：他首先派司隶校尉钟繇留守许昌，坐镇关中，补充兵力，供给军粮；并且负责稳住关西韩遂、马腾等割据势力，以利巩固后方。再派大将臧霸带少部分精兵，深入到袁绍腹地——青州，攻打齐、北海、东安，扰乱敌后，钳制袁绍，使袁绍有后顾之忧。还有一条为了阻止袁绍渡河，又派大将于禁带兵二千驻扎在黄河北岸延津。最后，曹操毅然决定统率三军，迎头痛击袁绍。

次日清晨，曹操登上校军场将台。台下旌旗飘拂，战马成行，三军将士立得整齐，足有三万人马。只见曹操身披戎装，气宇轩昂，坐在将台中央。军机官奉命传令：“三军将士听着，今袁绍倚仗四州之地，十余万之众，妄自尊大，倒行逆施，实为丧国

之乱臣，害民之元凶，罪大恶极，不思收敛，纠集十万乌合之众，出师无名，妄想袭我许昌。曹丞相有令：今兴师伐逆，将士们务必奋勇作战，为国立功，临阵畏敌，严刑处之。”

军机官传令完毕，三军群情激昂，士气大振。个个摩拳擦掌，决心与袁绍决一死战。只听见辕门口三声炮响，顿时，战鼓擂动，军号长鸣。曹操亲领三军，日夜进兵，到那一天，已到黄河边，兵驻官渡，专等袁绍上门送死。

那末袁绍又是何等样人？他出身“四世三公”，官居太尉、大将军，在世族大地主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和董卓一伙同样是施阴谋，耍鬼计、明争暗斗的野心家，大军阀，是封建割据的顽固派。董卓被杀后，他是北方最大的割据者。袁绍自命儒家子弟，嘴上“仁义道德”，心里“男盗女娼”。由于袁绍的反动统治，横征暴敛，敲骨吸髓；豪强贵族，强力兼并，无恶不作，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家破人亡，更兼天灾兵祸，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今朝，袁绍的太尉府里特别热闹。门前骑马的骑马，乘车的乘车，坐轿的坐轿，来了不少人。这是一批专靠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起家的儒生、儒将。这些人口里诵圣经、胸中无点墨，不管臭与香，有奶便是娘。这批宝货，此刻都是奉邀而来。原来，袁绍本是个皇帝迷，自撑旗号、拉队伍开始，老早就想尝尝做皇帝的味道。十几年来拚死拚活争得了四州之地，不可一世，自以为天下唯我袁家之天下。事有凑巧，袁绍刚刚接到一封在济阴做太守的堂弟袁叙的信，劝袁绍南下称帝，不觉心花怒放，于是大摆酒宴，商议出兵之事。

袁绍一看时候勿早，召了几个谋士进内商量。一到二堂坐定，袁绍捋了捋胡须说：“昨天堂弟来信说：海内丧乱，天意实

在我家，神应有征，要我即刻南下即位，此乃天意，非我袁某本意，上天有命，我岂敢逆天行事，只是当今世乱，曹操断我王路，诸位大夫有何妙计可以破曹。”

一个长得象竹杆似的谋士审配，急忙起立，奉迎道，“今以明公之神威，跨河朔之强众，以伐曹操，犹如翻手之易，曹操一除，南面为王，正天时也。”袁绍一听，正中心怀，刚想称赞他几句，不想坐在田丰旁边的沮授，要紧说：“审大夫，你可知骄兵之将，难于胜敌，曹操熟读兵书战策，用兵变化无常，切不可等闲视之。况且连年战争，军民疲乏，当今之计，宜养精蓄锐，……”袁绍听得沮授意见，心里大为不满，正想发作，矮子谋士郭图凑到袁绍跟前，皮笑肉不笑：“袁明公，当今武臣竭力，将士愤怒，此天助我而不取，将反受其害。”袁绍连连点头：“郭大夫之言，正合我意，我以礼治天下，必能顺天意，得民心。”沮授、田丰再三苦劝，那经得审配、郭图一搭一挡，一吹一唱，直讲得袁绍眉飞色舞，忘乎所以。立即纠集了十多万步军，一万骑兵，一路南下。不几天，已到黄河北岸。袁绍隔河相望，只见对岸营垒严密，旗帜鲜明，刀枪林立，将士来回执勤，知是曹操早有准备，捷足先登，只得在黄河北岸扎下营寨，以待时机。

再说曹操，看见袁绍大兵已到，遥遥相对，隔河扎营，正在积极部署，选择有利时机，攻打袁绍。那知消息传来，刘备杀了徐州刺史车胄，屯兵小沛，扰乱后方。曹操立即派了偏将刘岱、王忠攻打刘备。但是一连几仗战事不利，毫无进展。

时间很快，已经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的春天，曹操作好了抵御袁绍的战略措施，决定东征刘备。这一天，曹操升起大帐，文官武将分列两旁，曹操把东征刘备的想法告诉了大家，听取意见。只见武将班中有人说：“曹丞相，能与公争天下者，是袁

绍。今袁绍刚来，还未交一战，而公亲自东征刘备，恐袁绍乘我之后袭之，望公三思而行啊！”曹操听后笑了笑，说：“夫刘备，人杰也，足智多谋，倘今不击，必为后患。而袁绍虽拥兵持强，决事迟疑，我只要虚设营垒，多插旗号，他必不敢妄动，况今东击刘备，巩固后方，正是为了全力以赴，消灭袁绍。”曹操的主张得到谋士郭嘉等的全力支持。于是，曹操果断地点了大将曹洪为留守，用釜底抽薪之计，亲率大军，东征刘备。

袁绍的军情探子，探得曹操东征刘备的消息，立即回报。袁绍迟疑不决：两军对垒，曹操怎敢抽调大军，说不定是虚张声势，另有埋伏，一时难分虚实，只怕上当，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在营中昏头昏脑过了十多天，到这一日，只听见对岸曹营里鸣锣击鼓，人声沸腾，不知出了什么事，派人一打听，原来是曹操打败了刘备，收了关羽，胜利而回。袁绍一想曹操真有胆略，真有一手，不禁懊悔不及。不过袁绍并不示弱，日夜策划，最后决定派遣谋士郭图，“四庭柱”名将之一颜良，攻打曹操东郡太守刘延。两军相持在白马坡。袁绍自引兵到黎阳，准备渡河南下。

处在袁绍渡河、白马求救这种复杂情况下，曹操考虑到东郡是在自己右侧，而太守刘延兵力不足，难于久持，倘然一失，对我大为不利，不得不救，而且必须速救。至于袁绍兵进黎阳，只不过虚张声势，为了钳制我兵力，使我不能脱身。袁绍攻打东郡是实，渡河是虚。曹操分析了这一情况后，又想到袁绍兵力雄厚，不能正面御敌，要争取战争主动权，必须避敌所长，击其所短，乃决定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先击延津小股分散之敌，牵动袁绍大军西应颜良，挫袁绍的锐气，长自己的威风。

曹操的这一作战方案，荀攸完全赞同。荀攸说：“袁绍兵进黎阳，虎视眈眈，不可不

防。但我军兵少，袁军势众，必须分其势才可，我看明公可进兵延津，佯装与我军于禁会合，抄袁绍之后，断其后路，袁绍必分兵接应，然后选精兵飞马到东郡，颜良可擒也。”曹操频频点头，马上整军进兵延津。

黎阳城中的袁绍，自以为得计，洋洋得意，专听颜良的好消息，现在听说曹操大兵直望延津方向而去，以为是与于禁会合，断他后路。立即分兵相应，曹操一看袁绍中计，掉转头直奔东郡救刘延，很快来到离白马坡十多里的地方。

正与刘延对阵的袁绍大将颜良，听见自己背后战鼓隆隆，军号声声，还以为是袁绍派兵增援。后来一看，为首的一杆大旗，上面清楚地写着斗大一个“曹”字。知是曹操救兵已到，顿时军心大乱。颜良慌忙迎战。

曹操身跨战马，只见马鞭一指，队伍里杀出两员大将，前一位青巾绿袍，手执大刀，身骑一匹枣红马，此人就是关羽。后一位银盔银盔，执银枪、跨白马，正是张辽。两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颜良，手起刀落“嚓”一声，把颜良挥为两段。曹军里应外合，直杀得袁军抱头鼠窜，一败涂地。曹操鸣金收兵，带了袁军粮食、军需辎重车，马不停蹄，回师延津。

袁绍分兵拒曹，中了曹操声东击西之计，晓得上当，马上再派名将文醜追击曹军。曹操在回师途中，闻袁军追击，急命三军驻营南坡下，自己带了一班谋士大将登上高坡观察袁军虚实。只见通往延津的大路上风烟滚滚，尘土飞扬。一队袁军正飞驰而来。骑兵足有五、六千，步兵万余，而且越来越近。

曹操看到敌军来势凶猛，知道正面交锋对自己不利。望四周一看，南坡下尽是白马坡带来的粮食、军需辎重车，顿生一计。立即命士卒把辎重车推上大路，又命诸

将，谋士下马，把马放牧于辎重之后。顷刻间车辆、马匹充塞于道。诸将不解其意，认为敌骑多，不如回营安全。曹操嘿然一笑，身旁的荀攸知道曹操的用意，说：“这是诱敌之食饵，怎么可以撤去？”诸将顿然大悟，依然跟随曹操继续观察。

文醜前锋已到，并且已经看见曹操。情况相当危险，诸将要紧说：“曹公可上马。”“还早。”曹操从容不迫，笑着回答一声。一会儿，文醜军越来越多，因辎重车挡路，车子里尽是粮食，军需品，袁军垂涎三尺，拚命掠夺，兵不听将，队不成行，顿时大乱。曹操见时机已到，立即命令上马，诸将谋士跨上马背，此时曹军不满六百骑。居高临下，奋力冲杀，曹营将士犹如猛虎下山，个个勇往直前，以一当十。刹时间，战马咆哮，杀声震天，袁军首尾不顾，一片混乱。袁将文醜被这突然其来的袭击吓破了胆，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对付；却早已被曹军一刀斩于马下。袁绍的所谓“四庭柱”折了两根，名将颜良、文醜，只不过是朽木而已。

曹操一连取得了两次胜利，消灭了袁绍的精锐部队，杀了颜良、文醜两员大将，声势喧赫，人欢马跳，一路回军官渡。

被白马坡、延津口两次战斗挫败了的袁绍，坐立不安，恼羞成怒。一想自己此番带兵十万，虽然两次失利，仍然兵多粮足，占有优势；料曹操兵少将寡，难于持久，决定进驻阳武城，把大营前移，依沙堆为屯，东西连营四十里，深沟高垒，戒备森严，决意与曹操长期对抗。

曹操此番回军官渡，并不以两次战役胜利而满足。看到袁绍的军事部署，有长期对垒之势，这对我大为不利。曹操左思右想，踱出大帐，不知不觉已到黄河边。只见黄河浊浪滔天，犹如千军万马奔腾向前。偶而有一、两只木船，张起白帆，随波起伏，忽隐忽现。曹操心潮澎湃，触景生情。想

起当前战局，袁绍自持兵多粮足，不肯出战，相距连月。我军虽然战胜，但兵力也有损失，军粮更加困难，“兵无常势”，长此下去，弊多利少。当今之计，只有速战，争取主动，才能变劣势为优势，转危为安。回到大帐，拿起案头的《孙子兵法》，翻阅起来。一场大战的方案正在曹操胸中形成。

已经是公元200年的深秋了。北方的秋天，正是秋风扫落叶，大地卷黄沙。袁绍屡战失利，不觉忧心忡忡。谁知前来支援的数千车粮，又在途中为曹军焚劫一空；青州报来，曹将臧霸游击于齐、东安、北海之间，又添心腹之患。弄得袁绍好象热锅上的蚂蚁，乃召谋士商量对策。如何对付目下的困境。许攸认为前方失利，后方干扰，军心动摇，军粮不足，建议先回冀州整休，以便后图。

袁绍听后虽觉得有几分道理，但认为未免长曹军的志气，至于回到自己老窝冀州，一则怕人讥笑，二则怕曹操跟踪追击，这个台塌不起。真是进退两难。郭图顺风驶舵，假痴假呆，凑上前去说：“袁将军此番出师不利，颜良、文醜临阵捐躯，不过还有张郃、高览，战法精通，武艺高强，足以抵挡曹兵，以将军之英才，略施小计，曹操未必能一再得利，至于现在军粮将尽，将军只要派一员大将赶紧调运，困境不就迎刃而解吗？”

郭图的一番话，说得袁绍顿时象打足气的皮球又蹦蹦跳。许攸当即进言陈说利弊，不意反遭袁绍的斥责，他怏怏不乐立起身来说：“袁将军，老朽不才，触怒将军，至于进军之事，请将军自决。”说完走出大帐。

袁绍根据郭图的建议，准备运粮。不过为了防止曹操再次伏击，特派大将淳于琼带兵一万，火速调运。没有几天，淳于琼运粮回来，就在距袁军大营四十里的鸟巢扎下营寨。谋士沮授请袁绍再派大将蒋奇

立营在鸟巢右侧，以防万一。袁绍没有采纳。

再说许攸，前几日与袁绍一番争执后，想到曹操胸怀大志，以法治军，善用豪杰。更兼将士一心，用兵如神，日后必成大业。决定弃暗投明，投奔曹操。一天，夜深人静，许攸趁卫士不防，悄悄过河，直奔曹营而来。

曹营里灯烛通明，曹营外寂静无声，巡逻将士来回执勤，戒备森严。许攸一路过来，碰着巡逻队，说明了来意，马上被带到曹操大帐。

这天夜里，曹操刚刚得到袁绍军粮已到、屯于鸟巢的军情，针对这一新的情况，曹操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将军、谋士来了不少，面对军事地图，研究对策。现在听卫士传报“许攸求见”，曹操想许攸是袁绍军中的一名谋士，今朝深更半夜，突然其来，必有要事，所以马上召见。

许攸由守营卫士引领，走进大帐，只见大帐里灯烛辉煌，照耀如同白昼。由外到里两排卫士，立得崭齐，都是身材魁梧，个个象铁金刚。十八般兵器，闪闪发光，分列两旁。军情探子进进出出，来回奔忙。谋士、将军济济一堂。居中一只案桌，兵书战策，虎符印授，端端正正放在桌上。案桌后面交椅上坐好一位将军，目光炯炯，威风凛凛，精神飒爽。许攸一看正是曹操，上前拜见。曹操命他在旁边一只椅子上坐了下來。

曹操有意纳士，多方询问，见许攸并无恶意，就提出两军对垒之事，继续察看其态度，许攸把袁绍粮食辎重车一万多辆，屯驻鸟巢的消息，告诉了曹操，还把袁军守将淳于琼骄横无谋，士卒戒备不严的情况说了一通。曹操一听，与自己掌握的情况正相符合，知是真心归顺，就吩咐卫士安排好许攸住处。立即击鼓升帐，派大将曹洪留守

大营。曹操亲自挑选精锐步骑五千，乔装改扮，穿了袁军的服装，打着袁绍的旗号，带了硫磺烟硝，引火之物，人含枚马缚口，静悄悄在黄河上游潜渡，抄小路深入敌后，人不知鬼不觉已到鸟巢。

鸟巢袁绍守军，因前几天催促军粮，长途奔波，已疲倦不堪，接连几夜防守，并没有发现什么情况，所以今日夜里也懒于巡逻，放松戒备。现在看见隐隐约约好象有一队人马望自己营寨而来。鸟巢军一看这支人马装束旗号，误认为自己人，略一盘问，就大开营门，让队伍进寨。

曹军将士混进鸟巢，四下分散，把住各条要道，立即用硫磺烟硝放起火来。刹时间，鸟巢营中熊熊烈火，滚滚浓烟，直冲云天。护粮袁军，弄得糊里糊涂，蒙头转向，甚至自相残杀。

鸟巢守军主将淳于琼听得营里杀声震天，晓得不妙，从行军床上直跳起来。心急慌忙，来不及顶盔贯甲，随手拿过一杆长枪，跨上马背冲出大帐。啊！满营火光燎乱，再一看自己营中尽是曹军旗号，三十六策，走为上策，正想夺路而逃。哪里知道，迎面一员大将，坐在马上，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正是徐晃。淳于琼吓得屁滚尿流，正想掉转马头。只见徐晃迎头就是一刀，淳于琼来不及招架，要紧把头一偏，“嚓”削掉了一个鼻头，总算保牢狗命，咬紧牙关忍住痛，亡命而逃。

鸟巢距阳武袁绍大营只有四十里，近在咫尺，鸟巢的大战惊醒了正在做着皇帝美梦的袁绍。军情探子接二连三报告鸟巢危急，曹军深夜劫营，火烧军粮。袁绍大吃一惊，顿时面如土色。袁绍咬牙切齿，狗急跳墙，搜肠括肚，挖空心思想了一条毒计。他料曹操兵少，今日偷袭鸟巢必倾营而出，“嘿嘿”，我只要派一支人马攻你大营，谅你曹操插翅难飞。

长子审配、矮子郭图竭力捧场，左一个“明公高见”，右一个“此计绝妙”，袁绍立即派了两员大将，也就是最后的两根庭柱——高览、张郃带兵三万，火速攻打曹操大营，袁绍自领三万大军，直扑鸟巢。

东方欲晓，夜袭鸟巢的曹军将士，在统帅曹操亲自指挥下，人人披坚执锐，个个冒死争先，直杀得袁军丢盔弃甲，连滚带爬。忽然听见阳武方向金鼓大作，曹操知道，袁绍救兵已到，因为鸟巢与阳武邻近，曹操早有所料，所以沉着果断，乘袁绍脚跟未稳，来不及布阵，迎头痛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袁绍大军刚到，还未布阵，只看见曹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铺天盖地飞马来迎，已触前锋。袁绍急忙下令迎战，一场大战直杀得惊天动地，倒海翻江，真是战鼓阵阵急，军号声声咽，战旗翻卷刀枪击，征马奔腾天地旋。

只见那：曹军将士英雄汉，面临强敌只等闲；莫说袁绍兵十万，管叫他来时有路去时难。

又见那：袁绍阵下乱哄哄，击鼓三通兵不动；大将谋士都怕死，原是一伙乌合众。

袁绍三军见曹兵个个生龙活虎，英勇非凡，吓得浑身发抖，无心恋战，怎经得起曹兵猛冲猛打，浴血苦斗，早已人仰马翻、伏尸遍野。

袁绍一看苗头不对，拚命督阵；再一看自己身旁的所谓亲信、大将、谋士逃得一个不剩。啊呀不好！晓得大势已去，自己十几年苦心经营才拼凑了十万大军，想不到今朝官渡一战，付之流水，统统化为灰尘。想到自己本要南下即位做皇帝，原以为“以礼治军”终不怕大业不成，再看现在这副狼狽局势，真是好景不长，镜花水月。不觉仰天长叹一声：“胜败在天，此乃天不助我也。”袁绍象一只斗败的公鸡，输得精光的赌棍，呆若木鸡，浑身没劲。忽听见一片冲

杀声，袁绍象从黄粱梦中惊醒，抬头一看，曹兵已近，这一吓，直吓得冷汗直冒，一颗狼子野心“砰砰砰”跳个不停。此时不走，难免束手就擒。袁绍顾不得将，也顾不得兵，带了两个宝贝儿子，如丧家之犬，夹着尾巴逃他的狗命。

回头再说高览、张郃带领三万人马，刚刚渡河，听得后面袁绍大败的消息，还有什么心思打仗，两人一商量，决定投降曹操，所以偃旗息鼓，船头上插了白旗，船到对岸，立即派人到曹营请降。

曹营守将曹洪，素知曹操爱护将才，见有高览、张郃这样的北方名将来降，欣然接纳。

官渡一战就以袁绍全军覆没而告终。

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决不是偶然的，这是曹操坚持执行统一中国的进步的政治路线和较为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的结果。曹操继承了荀况、孙武等先秦法家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思想，他讲矛盾、讲变化，强调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战术，必须根据敌情来随时确定自己的作战方案。他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可变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所以才能打败庞然大物——袁绍军事集团。

与此相反，袁绍裂地为王，搞复辟倒退。在战略战术上完全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为基础，先是骄横轻敌、不可一世，后是悲观失望，萎靡不振，失败时又找不到原因，而归结于“天意不顺”。官渡之战，袁绍从兼四州之地，十多万兵力，到全军覆没，是他坚持错误路线和由此决定的错误战略战术的必然后果。

官渡之战，袁绍全军覆没，虽然逃得生命，不免越想越气，越气越恨，忧忧郁郁得了重病，竟一命呜呼了。

官渡一战，使曹操站稳了脚跟，终于统一了中国北方。回师途中，曹操追溯战事，浮想联翩，压抑不住内心胜利的喜悦，跃马扬鞭，即兴吟诗，写下了苍劲雄浑，刚健豪放的一首名诗《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上接 80 页）

必须坚持以革命来促进生产的发展，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舍此，谈不上理想、远景，规划也只是一句空话。今天广大工农兵制订的远景规划之所以有着生命力，正因为这是他们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产物。斗争是长期的，道路是曲折的。象《畅想曲》中那种始则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进而贩卖“唯生产力”论以最终复辟资本主义的“三部曲”，今后必然还会有人出来重弹，这

也并没有什么可怕。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放眼世界，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寿命不会太长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坚持斗争，坚持前进，把革命进行到底！



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好诗

——评叙事诗《千年红》

吴增炎 周土根

《千年红》(载《朝霞》第八期)是一首清新可喜的叙事诗。它用经过提炼的民歌语言,塑造了一个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农村赤脚医生的形象,歌颂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有着鲜明的斗争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读着它,我们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愿望:希望在无产阶级文艺之花盛开的今天,看到更多更好革命的诗歌。

在我们的时代,评价一个文学作品,首先要看它能不能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并服务得怎样。诗歌当然也不例外。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就确定的革命原则。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些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头目们却在诗歌领域里做了不少反面文章。他们别有用心地提倡背离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所谓“纯粹的”“山水诗”、“爱情诗”,反对和嘲讽许多出自工农兵手笔、热情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革命诗歌。如果谁要用诗歌来反映现实政治斗争中的重大题材,他们更要暴跳如雷,百般攻击。其实,他们倒是从反面说明了革命诗歌应该担负的战斗职能。一部无产阶级的文艺斗争史,有许多激动人心的篇章是用一系列著名的战斗诗篇写下的。甚至可以说,每当革命高潮时期,最迅速、最直接地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文学样式,往往是

诗歌。被列宁被誉为“无产者诗人”的欧仁·鲍狄埃和他的战友们在巴黎公社的火光硝烟中写下的那些战斗诗篇,以及在战斗的炮声刚刚停息时所立下的继续革命、继续前进的诗的誓言,便是最好的例证,也是此后直至今天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基石。

《千年红》最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它直接表现了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捍卫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样一个重大题材,在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有着相当典型的政治意义。事情乍看并不大:生产队长阿照在张巫医的挑唆下,在合作医疗站的草药园旁树了一块木牌,借口“办厂少场地”,要把草药园“平整”掉。赤脚医生凌雪梅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在斗争最尖锐的时刻,张巫医又想乘机来夺凌雪梅的药箱,凌雪梅不仅把药箱夺了回来,而且把阿照也从错误思想的泥坑中拉了回来。请不要小看了这一块木牌、一只药箱,这里包含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这是因为,合作医疗站和赤脚医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浩荡东风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

文化革命春雷炸,
千年铁树开了花;
山泉村乐啊碧湖水唱,

雪梅誓把病根挖。

怎么能让开了花的铁树重新凋谢？怎么能让挖出的“病根”重新种下？正因为这场斗争事关重大，所以凌雪梅和阿照的斗争是何等尖锐：

阿照：开弓没有回头箭，
木牌一插如山重！

雪梅：要砍药园难上难，
除非星星不闪光！

为什么态度如此决绝？因为雪梅心头铭刻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

为了深刻地阐述这个历史经验，也即作品的主题，作者在诗歌的高潮部分，让主人公当着阿照的面，联系阿照的亲身经历，把文化革命前的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作了鲜明的对照，从而说明捍卫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必要性。这场深切的路线教育是对立面人物阿照转化的契机，也是作品的思想重心所在。诗歌所反映的赤脚医生只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花，但是，它的主题思想，对捍卫一切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都有普遍意义。

叙事诗是通过“叙事”来反映主题的。但事是人干出来的，情节是为表现人物而设置的。因此，叙事诗不能满足于“叙事”，而应该写好人物，尤其是写好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在这方面，它应比其他体裁的诗歌有更高一些的要求。《千年红》较好地摆正了叙事和写人的关系，在凌雪梅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请看凌雪梅的出场：

水波粼粼炎阳骄，
采药归来橹快摇。
狂风骤起乌云滚，

雷电裂空万马啸！

姑娘心中喊：“把稳！”
船掠浪尖斗志高：
任凭雪浪扑船舷，
劈浪勇进不改道！

这个在特定环境中的“亮相”，是故事的开端，是情节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在写人。写人，也不仅仅是写了言语动作，而是通过富有象征意义的意境设置，概括地刻划出了一个敢于反潮流的年轻革命战士的精神风貌。这种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刻划，同时也是叙事诗抒情的一种方式。由于与绘景、叙事、抒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因此，写人虽然很简炼，但凌雪梅这个人物的主要性格侧面，已表现得相当鲜明了。

这种“劈风斩浪”式的性格特征，以后又在整个一场路线斗争中贯串始终，处处闪现。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更深入一层，细致地刻划了凌雪梅善于斗争的一面。例如第一段末尾，当凌雪梅和小爱宝面对着那块要砍掉药园木牌的时候：

小爱宝心里气呼呼，
要拔木牌当柴烧。
雪梅挥手上前挡：
“拔木牌还须请阿照。”

这决不是仅仅为了延续故事。雪梅不拔木牌，一是估计到它联系着一场复杂的斗争，并不能一拔了事；二是决心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让阿照荡涤掉插木牌的错误思想，自己来拔，那才是斗争的全胜。一个简短的决定，凝铸着革命的警惕性、宽广的胸怀和必胜的信念。这对形象的塑造，自然是增光添彩的。

又如，高潮部分，凌雪梅对阿照进行了

一场深切有效的路线教育，最后，针对着阿照要夺下她药箱的行动，满腔激情地说：

药箱要交张巫医，
水中捞月是梦想！
只要贫下中农来替换，
我放下药箱又何妨！

而且——

猛取下药箱双手捧呵，
递到阿照胸膛前。

这也不是故意为了增加情节波澜。动人的语言，惊人的动作，深刻地说明了这场斗争并非具体某一个人背不背药箱之争，而是一场阶级争夺战。因此，这一言一动仍然是刚才一场路线教育的继续和深入。心地是那么纯净，道理是那么清晰，阶级阵营是那么分明，致使刚才还想夺药箱的阿照面对着送到了手边的药箱只能是：

阿照的心啊扑通通跳，
阿照的手啊不敢伸……

作者正是通过这种相当精致、甚至类乎戏剧冲突的描述，较成功地塑造了凌雪梅这个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年青战士形象。篇幅不长的叙事诗能做到这样，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凌雪梅的形象除了上述特征，我们还能明显地感觉到，她身上散发着一股贫下中农女儿的淳朴气息，是一个真实可信的农村赤脚医生的形象。我们觉得，这种印象的获得，不仅在于对凌雪梅形象的直接刻画，而且还与整个作品的艺术格调有关。因此还想谈谈这首诗的艺术形式问题。

让我们先读读这几行诗：

黑甲鱼剖腹不死心，
瘟神还在乡间行。

船老大挂帆须辨风向，
阿照忘了“线”和“纲”。

蚕豆花开黑白最分明，
你砍药园合了谁的心？

苦根苦瓜啊连一道，
贫下中农定会撑我腰。

口渴了喝泉水头脑清，
遇困难想起党眼更明。

行文爽利，音韵和谐，琅琅上口，而更突出的，是用了借物起兴、借事起兴的手法，比喻鲜明而真切，直截了当，把较为抽象的道理，化作了可触可摸的具体意象。显而易见，这是直接吸取了我国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歌表现方式。这一段写的是凌雪梅的心理活动，这样的表现形式，比较贴切地反映了一个农村革命青年的思想方法和感情特征。另外，作品在写到雪梅回来的时候，“水鸟扑翅去报信”，“秧苗青青把手招”；而在那个斗争的焦点药园中，“看见主人百草笑，抢先要把真情表”，等等，也是明显地吸收了民歌和一些古典诗歌的拟人手法。用这一些既富有感情色彩，又充满乡土气息的诗句来写凌雪梅的行止和周围环境，就使这个形象具有革命风采而又不失其质朴。总之，这首诗的艺术形式与主人公的身份，与作品要表现的内容是符合的。试想，如果用欧化式的诗句来写一个农村赤脚医生，即便内容不错，也决不会达到现在这样的效果。《千年红》的内容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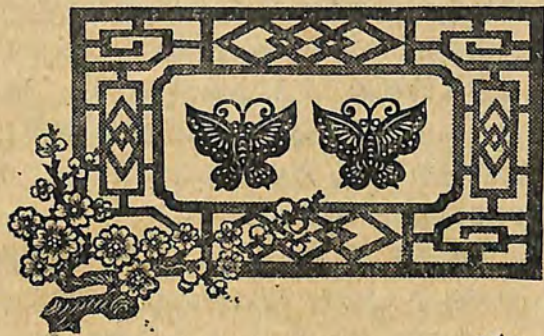
形式的较好统一，与作者本身在农村卫生院工作是分不开的。他熟悉农村，更熟悉农村赤脚医生，也懂得贫下中农会用什么样的感情和语言来称赞赤脚医生。他的诗，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的。

这正是从一个具体的艺术实践，再一次说明了革命艺术作品的形式必须服从内容这么一个普遍真理。凌雪梅的许多思想品质和精神面貌实质上反映了我国广大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的工农兵的共同特征，因此，我们认为，描写其他工农兵的诗作，尽管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都可以而且必须千态万姿，但都应该从民歌中，特别是目前广大工农兵自己创作的大量新民歌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也可从古代带有民主性精华的诗歌创作传统中进行有批判的借鉴。只有具有充分的群众性和民族性的艺术形式，才能有效地表现今天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记得五四以后曾出现过一些思想积极、形式自由的新体诗，它们在当时冲击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的斗争中起过进步作用。但毋庸讳言，由于内容大多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化的，形式也就受了明显的限制，是很难适应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需要的。伟大的文化革命旗手鲁迅曾对新诗的形式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诗须要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这显然是着眼于广大劳动群众的。但当时很少有人照此实践。今天，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诗歌创作有了更明确的方向，革命样板戏的许多唱段，也可以看成是为我们树立了诗歌创作的出色榜样，我们应该沿着这个方向，在为工农兵服务的过程中进行积极的艺术实践，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好诗出世。新诗的艺术形式当然也可以而且应该在实践中研究和探讨，但是，离开了所要表现的内容，离开了内

容和形式之间的具体关系，从形式到形式，凌空地讨论“新诗格律”之类，如过去有些人热衷的那样，是于诗歌创作无补的。

仍然回到《千年红》这首诗上来吧。它给了我们一些有关叙事诗创作的有益启示，但作为一株新芽，同时也还存在着缺点。问题较多地出在情节安排上，即“叙事”上。例如，由于对立面人物张巫医现在的身份、他破坏药园的必然原因没交代清楚，因此，他今天足以左右阿照的关系，以及最后赤膊上阵夺雪梅药箱的行动，都显得有些生硬和突兀。又如，既然矛盾的发生和发展一直缠着张巫医这条线，那么，在解决矛盾的时候，完全撇开他，尽管雪梅的言行写得比较成功，总难免影响矛盾解决的可信性和彻底性。甚至使人觉得，没有张巫医的露暴和再深入一层的其他因素，只用运动前求医之难的回忆，来解决扬言“马达一转利润多，你要啥药我来包”的阿照的思想，似乎有点对不上口径。由此可见，叙事诗的情节虽然要求简洁，不必如小说、戏剧那样细致、曲折和铺展，但仍然需要合理、严谨和完整。当然，瑕不掩瑜，由于在凌雪梅形象塑造上的成绩，这个作品总的说来是成功的。这又说明，一切叙事的文艺作品，其艺术上得失成败的关键，首先还在于人物塑造。

象《千年红》这样基本成功的诗作，文化大革命以来已出现了许多，从思想到艺术上超过它的也有不少。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诗的时代，可以预计，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照耀下，随着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日益繁荣，一个群众性的革命诗歌创作高潮也将到来。对于这一批批已开和将开的诗歌创作之花，我们应该热情地欢迎，应该及时地总结它们的创作经验，以便使它们开得更好、更茂盛、更灿烂，更能适应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迎春的窗花

刘殿玉

窗花，是一种独特的剪纸艺术，它在我国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喜爱窗花，不仅是它那朴实、纯美的特征令人感叹赞赏，还因为我熟悉的窗花作者也都是朴实、纯美的人。他们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什么“圣人”、“天才”，而是一些普通的劳动人民。

在鲁东昌潍平原的青龙山下，窗花有着悠久的传统。在这个地方，农家女孩子从懂事的时候起，娘就摸起剪刀教闺女剪窗花。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了。不论是皤然白发的贫农老奶奶，还是系着红领巾的小姑娘，几乎都会一手好剪纸。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只要她们有一把剪刀，一张红纸，不用描，不用画，只听“咔嚓咔嚓”一阵剪刀声响过，一个个意想不到的生动形象便会跃然出现。

记得小时候，我家的窗户上就贴满了窗花。我家奶奶会剪窗花，而且剪得好；可是后来我发现妈妈和邻居罗二婶剪得更好。妈妈爱剪粮食囤子，罗二婶爱剪燕子和蝴蝶。每年到了春节，我们两家的窗户上就贴满了她们剪的窗花。我问二婶为啥剪燕子和蝴蝶，二婶说：“燕子和蝴蝶喜爱春

天，咱们穷人也盼春天，春天来了就好了，咱就能过上好日子。”我问妈妈为啥爱剪五谷粮囤，妈妈说：“傻孩子，咱租种地主齐三麻子家的地，收了粮食多是人家的，以后咱自己有了粮食囤，就不会再挨饿啦。”

听了二婶和妈妈的话，每当我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就爬上炕，望着窗花出神，盼贫雇农的粮食囤，盼穷人的春天。

盼啊盼啊，终于看见了春天。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了，领导咱们打土豪，分田地……贫下中农有了自己的粮食囤。从那以后，我更喜爱窗花了，它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美好心愿和强烈的希望啊！

在革命斗争十分艰苦的年月里，窗花还发挥了它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青龙山区党的地下组织经常利用窗花作联络信号，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记得有一次大年三十，我到邻院罗二婶家玩，猛然见她家里急匆匆地跑出去了好多陌生人，好多人腰里还掖着匣子枪。妈妈也从里面闯了出来，我拽住妈妈的衣裳问他们干什么，妈妈猛一下甩开我的手，说：“小孩子家问什么？快悄悄的别作声！”

我走进了屋，只见二婶正在揭窗户上

那对又大又好看的红蝴蝶。我问二婶为啥要揭掉它，二婶绷着脸啥话没说。突然，“拍”一声枪响，二婶的胳膊被打伤了，但她终于坚持着揭下了那对红蝴蝶。一会儿，地主齐三麻子家的狗腿子带着一群日本鬼子和“黄狗子”进来了，他们咕噜着要二婶交出八路军和共产党员，还朝二婶不停地拳打脚踢。二婶当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他们把她抓走了。

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当时的罗二叔和二婶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家就是青龙山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那对红蝴蝶就是联络暗号。那天幸亏二婶揭去了红蝴蝶，使好多正要进来开会的同志脱了险。敌人想破坏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把二婶抓去严刑拷问，结果一句话也没有从她嘴里掏出来。在监牢里，二婶顽强不屈，她用剪刀剪出了一幅幅充满革命精神的剪纸画，宣传鼓舞群众跟敌人作斗争……

啊！窗花，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之花，它给了人们无限的希望，也给了人们无穷的力量。它不只是一种艺术品、装饰品，更重要的是人民革命战斗的武器。

家乡解放时，窗花就更红火了。在罗二婶带领下，村子里贴满了斗地主、庆翻身的窗花。以后，土改、合作化、大办人民公社，她们剪了数不清的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的窗花，贴满了村村落落，一簇簇盛开的社会主义之花，更加光彩斑斓！

我参加革命工作，离开家乡十几年了，这次有机会回家探亲，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繁盛景象，完全戳穿了林彪“今不如昔”的无耻澜言。人民公社象棵不老的青松，在狂风骤雨中更加苍翠、挺拔！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这个青龙山下的广阔平原，建设得几乎使我无法辨认了。村村落落，绿树红墙，所到之处，机声隆隆。在那飘满战

歌的如花似锦的田野里，到处都飞舞着“农业学大寨”的鲜艳红旗，洋溢着一派大干社会主义的跃进气氛和丰收景象。这一切，都使人明显地感觉到，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斗争推动了历史的飞快发展，社会主义祖国到处都在向前突飞猛进！

踏进村口，一股批林批孔的革命热流迎面扑来，墙壁、房屋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在村中心的老槐树前面，有一块批林批孔的大批判专栏，满版秀丽的毛笔字配着一组组生动的剪纸画，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事实和社会主义农村的发展史，有力地批判了林彪、孔老二搞“克己复礼”、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罪行。批判栏上的剪纸画气势跃然，这不就是窗花吗？我不由得脱口赞赏。一个老年人告诉我，这一期批判栏是罗二婶和她的闺女搞的。他说：“如今的妇女就是不简单。你看罗二婶，是俺队的支书，公社、县上都担工作。文化大革命闹造反那阵儿，她在全县第一个起来带头造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还用纸剪画，让闺女配上大字报，揭露走资派，批判修正主义。”

回到家里，我第一个想去探望的就是罗二婶，一想到罗二婶，便不由地想起她家窗上贴着的那对红蝴蝶。妈妈为我忙活了一阵之后，又坐上炕架起了老花眼镜，摸起剪刀剪窗花。一边剪，一边给我解释说：“这是你二婶给的任务，眼下抓革命、促生产大干社会主义，俺宣传组得把这种精神剪成画，给大伙鼓鼓劲。”窗花剪出来了，我一看，还真不错，真有个今天人民公社社员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

还不到过春节的时候，我家的窗户上却贴满了窗花。不过那不再是五谷粮囤和燕子、蝴蝶，而是革命样板戏中的英雄形象、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妈妈见我凝神看窗户上的窗花，停

下剪刀跟我拉了起来：

“这都是你二婶领着搞的。前两年，林彪一伙搞资本主义复辟，咱农村也受了影响，地主齐三婆子趁机捣乱，耍神耍鬼地讲老戏，哼旧曲，什么‘金玉良缘’、‘才子佳人’的，腐蚀毒害青年人。你二婶便领着俺们宣传革命样板戏，组织起来剪窗花，剪出了李玉和斗鸠山、江水英送风格水、杨子荣上威虎山。二婶说，无产阶级要占领农村文化阵地，防止齐三婆子那号人变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要村里有什么新事物，罗二婶就领着俺们剪出新窗花：革命委员会好，知识青年到农村，赤脚医生去出诊，贫下中农管学堂，可多哩！别看这小小窗花，还真能抵千军万马哩。我们在村子里一宣传，群众都提高了觉悟，齐三婆子被斗了几回。大伙的劲头越干越足。林彪一伙要搞资本主义，咱就要大干社会主义……”

妈妈的话吸引着我，心中象层层海潮，波涌浪翻。我抬起头，窗户上那些新型的窗花象是战斗的画卷：李玉和高举红灯，光芒四射；知识青年扎根农村，阔步前进……这一切都是冲向资产阶级的革命洪流！窗花啊，你如今不是还起着象当年那红蝴蝶一样的战斗作用么！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罗二婶家，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忙放下了手里正剪着的窗花迎了出来，爽朗地笑着说：“我叫罗红蝶，就是你二婶的闺女。你参军走的时候我还在学走路哩。”没等我张口，她又介绍说，“这名字是俺娘给起的，要我别忘了那对红蝴蝶。”她说，手一指窗户。

啊！红蝴蝶！这不还是那对红蝴蝶么！想不到二十多年了它还贴在这个扣人心弦的地方。看到这对红蝴蝶，童年的记

忆又把我带到那斗争年月。

“大哥，你该知道俺娘的心吧！”红蝶无限激昂地说：“这对蝴蝶从一九四八年最后一次贴上去，就再没有揭下来。这些年来，每次换窗纸，俺娘都不让动着那块地方。她说看着这窗花，就不会忘了过去，不会忘了斗争！”

是啊，再用不着揭下来了，不正是这幅绚丽的窗花留住了社会主义的不尽春光么！然而，世纪的风浪是不平静的。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和党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一直都想夺走这个无产阶级的春天，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尖锐复杂。为了永远保住这个春天，千千万万个象罗二婶这样的革命前辈，不正还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斗争中，继续战斗么？！

正说着，二婶回来了，她似乎并没显得苍老，虽说风风雨雨地又经历了十几年，她的脸面，看上去依然神采如故。我说：“二婶，您不见老啊！”她笑笑说：“社会主义的人，都是越活越年轻的，我还打算到共产主义大厦的窗户上贴对喜字呢！”

我说：“社会主义可是劳动人民的春天啊！”

二婶突然严肃起来，她沉思了一会，眼光望着窗花，又说：“我们还要想到，现在世界上还有好多穷苦人民也都在盼这样的春天啊！”

我喜爱窗花。它是革命的花，战斗的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心中春天的花！

啊，我喜爱窗花！让这一簇簇光辉烂漫的花扬芳吐翠，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之窗盛开吧！

（题图：周雍熙）



革命的远景是斗出来的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再批判

履 岳

在革命时期的“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俗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开展，极大地提高了广大革命人民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工农兵群众说得好：“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大干社会主义！”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积极地根据国家的统一计划，规划着自己单位的未来远景。一幅幅宏伟壮丽的蓝图展现在人们面前，它好象一声声春雷振奋着人们的心。亿万群众斗志昂扬，干劲冲天，明天的理想正在不断变成今天的现实。

“理想”是一个诱人的字眼，它引起多少人的远思遐想。但在阶级社会中，却从来没有各阶级共同的“理想”。“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无产阶级的最高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而现代修正主义者则竭力歪曲和阉割共产主义的实质，狂热鼓吹假共产主义，妄图倒转历史的车轮，复辟资本主义。被文艺黑线捧为“理想的诗篇”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就是一个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的黑标本。《畅想曲》是田汉在一九五八年炮制的，它的故事内容并不复杂，写的是大跃进时期，“首都文化界工地慰问团”中的“作家”“教授”者流“访问”十三陵

水库工地和工地上的“英雄”、“模范”，以及作者对二十年后水库的“畅想”，拼凑成一幅所谓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图景。今天，当我们激动地读着工农兵制订的一幅幅宏伟壮丽的远景规划的时候，不妨回过头来再读一遍这个早已被人民唾弃了的《畅想曲》。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什么是修正主义者的所谓“理想”？对照之下，泾渭分明，很能提高我们的识别能力。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我们不仅胸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而且深深懂得，要达到这个目标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离开了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离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所谓“无产阶级的理想”云云，只能成为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甚至成为资产阶级“理想国”的一种翻版。这是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本质特点所决定的。

作为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只要国内外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始终会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面对这场复杂的斗争，无产阶级的回答是什么？马克思早就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

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很显然,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是我们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必由之路!

但在《畅想曲》中却不是这样。阶级斗争已经“熄灭”。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也好,继续革命也好,自然一概都成了大可不必的东西。作品特地借“老红军”出身的“作家”陈培元之口说明与阶级敌人斗争的“那一场革命告一段落了”。让一个“老红军”来宣告阶级斗争的中止,这是“颇具匠心”的。在作者看来,这当然要比从一个战战兢兢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嘴巴里说出来要“有力”得多。然而,这是对我们党内坚持继续革命的老一代革命者的污蔑,是对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的抵制,是对如长江大河般波涛相逐的中国革命史的歪曲。同时,我们也可从中看到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者妄图消蚀革命老战士的斗志、缴他们手中之械的反动欲望和险恶用心。为了替这个反动论断作证,作品还着意制造一个“干戈化玉帛”的虚幻假象,大事渲染在工地上“工、农、兵、学、商”、“老、幼、男、女”,还有“庙里的法师和道士”“全动员上了”的景象,真是人人先进、个个“革命”!被这么一块粉红色的纱布一罩,好,资产阶级的叫嚣,唯心主义的呓语,统统都并入到了“社会主义”的进行曲中,阶级敌人的霍霍磨刀声更是听不到了,要是还在磨,那不过是为了替“社会主义”建设挖土垒坝!请看,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么圆满和谐的“无差别境界”!

然而请千万不要误解成作者是一个好心而糊涂的“和事佬”。剧本宣告斗争的结

束,但细看之下,它要结束的只是一种斗争,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一种斗争不但没有一点要让它结束的意思,而且是充满感情地尽情表现,竭力怂恿、鼓励和赞美。那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进攻。剧本中有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分子,“慰问团”中的“作家”胡锦堂,作者认为他只是有点“个人主义”,并且十分合情合理。不仅如此,在作者看来,腐朽的思想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精神财富,你看工地上的“女英雄”孙桂芳,也时而触景生情,哼哼“几家欢乐几家愁”的腐朽没落调调,真是“人同此心”,“私有制的残余”彼此共有,足可永世长存;在那里,把十三陵水库工程与元世祖忽必烈开运河相提并论的资产阶级教授简幼岑,居然成了青年导师,而大学生则众口一辞,“我们要学简教授”,与资产阶级的确“团结得象一个人”;在那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工地副政委,从未有人对他说个“不”字,反而被描绘为恢恢大度、高瞻远瞩的领导者!——“全动员上了”,干什么?向无产阶级进攻!什么“理想”、“畅想”,哪里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简直是道道地地的群魔乱舞的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这个剧本倒是十分深刻地从反面证实了一个真理:我们如果离开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来空谈理想,那么,最后压到我们头上来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国”,即劳动人民的地狱。“阶级斗争熄灭”论,正是地主资产阶级梦想倒退复辟、妄图阻挡无产阶级实现自己远大理想的卑劣手段!

《畅想曲》为了进一步否定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还大肆贩卖“发展生产即共产主义理想”的黑货。向共产主义进军,当然要发展生产,但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才是我们无产阶级制订规划的指导思想。“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科学技术、

生产工具，只有在劳动群众掌握和使用之后，才构成了生产力。况且科学技术、生产工具，也不是天上掉下来、地下冒出来的，而是广大群众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我们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和主观能动性，把精神力量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才能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大庆工人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高速优质地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大寨社员是以抓“线”抓“纲”作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推动力。历史的经验证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在生产关系的大变革之后；取消了革命，决不可能有生产力的发展！

而在《畅想曲》里呢？人与自然的矛盾成了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扁担与箩筐，是人们的主要武器；增加土方，就是人们的唯一任务，剧本明目张胆地宣称：“政治就为的增加土方”！更有甚者，剧本还告诉人们：经过“冲啊！同志们！”“向大自然进攻”，只消二十年，帝国主义就“消灭”了，“共产主义”就降临了！这一切，完全是对新老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鬼话的图解。“唯生产力”论的祖师爷伯恩斯坦早就说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资产阶级的“宫殿”就会“自然而然地崩溃”；臭名远扬的赫鲁晓夫也厚颜无耻地对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说过：一旦领略了他的“土豆烧牛肉”的美味，“不用我来号召，你们就会走向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颠倒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否认

无产阶级政治对生产的统帅作用，甚至把生产作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万应灵药，这实际上就是对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苏修叛徒集团篡党、篡政的罪恶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刘少奇、林彪一伙大肆兜售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等黑货，也证明了这一点；《畅想曲》中所谓“共产主义”的生活画面，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请看：在这个“共产主义”生活中，据说物质文明大大提高了，人们既不必参加“激烈劳动”，又能穿着“绸缎绫罗”而显得年轻“漂亮”，偶尔还有“家庭用直升飞机的机场”之类。但同时，还有“农民”，还有躲在高楼洋院只研究“麻雀”一类动物、“外边的事”一概不管的教授，还有“敌我矛盾”，以及各种“职业待遇不同的”资产阶级法权，如此等等。这就是说，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三大差别。既然如此，上述物质条件就并非凡需要者都能得到，能享受这种优裕生活的势必是剥夺广大群众劳动果实的少数特权者。看来，也正因为它需要的只是特权者的享乐，才如此害怕“激烈劳动”。资产阶级的理想总是建筑在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基础上的。田汉的“畅想”也毫无二致。照他的“畅想曲”，那么，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里那些吮血吸髓的垄断资产阶级，早就成了共产主义者！“生产”、“生产”呀，原是妄想在社会红色江山中造一个资产阶级“乐园”的迷魂阵；“畅想”、“畅想”呀，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篡权复辟的狂想！

反面教员总是从反面使人们认识了革命的真理。《畅想曲》的这种狂热宣传，正好证明，我们要把共产主义大目标变为现实，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下转 70 页)



再创高产 (中国画)

蔚学高作



朝霞

1974 11

ZHAO XI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元